

列传五十六

索额图 明珠 余国柱 佛伦

索额图，赫舍里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索尼第二子。初授侍卫，自三等洊升一等。康熙七年，授吏部侍郎。八年五月，自请解任效力左右，复为一等侍卫。及鼐拜获罪，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诛，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，兼佐领。九年，改保和殿大学士。十一年，世祖实录成，加太子太傅。十五年，大学士熊赐履票本有误，改写草签，既又毁去。索额图与大学士巴泰、杜立德等疏劾，赐履坐罢归。十八年，京察，侍讲学士顾八代随征称职，翰林院以“政勤才长”注考，索额图改注“浮躁”，竟坐降调。语详顾八代传。

索额图权势日盛。会地震，左都御史魏象枢入对，陈索额图怙权贪纵状，请严谴。上曰：“修省当自朕始！”翌日，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谕曰：“兹遭地震，朕反躬修省。尔等亦宜洗涤肺肠，公忠自矢。自任用后，诸臣家计颇皆饶裕，乃朋比徇私，益加贪黩。若事情发觉，国法具在，决不尔贷！”是时索额图、明珠同柄朝政，互植私党，贪侈倾朝右，故谕及之。上并书“节制谨度”榜赐焉。

十九年八月，以病乞解任，上优旨奖其“勤敏练达，用兵以来，赞画机宜”，改命为内大臣。寻授议政大臣。先是索额图兄噶布拉，以册谥孝敬仁皇后推恩所生，封一等公；弟心裕，袭索尼初封一等伯；法保，袭索尼加封一等公。二十三年三月，以心裕等懒惰骄纵，责索额图弗能教，夺内大臣、议政大臣、

太子太傅，但任佐领，并夺法保一等公。二十五年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

时俄罗斯屡侵黑龙江边境，据雅克萨，其众去复来，上发兵围之。察罕汗谢罪，使费耀多罗等来议界。二十八年，上命索额图与都统佟国纲往议。索额图奏谓：“尼布楚、雅克萨两地当归我。”上曰：“尼布楚归我，则俄罗斯贸易无所栖止，可以额尔固纳河为界。”索额图等与议，费耀多罗果执尼布楚、雅克萨为请。索额图等力斥之，仍宣上意，以额尔固纳河及格尔必齐河为界，立碑而还。

二十九年，上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，击噶尔丹，命索额图将盛京、吉林、科尔沁兵会於巴林，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。以不穷追，镌四级。三十五年，从上亲征，率八旗前锋、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前行，并命督火器营。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。上驻克鲁伦河，噶尔丹遁走。费扬古截击之於昭莫多，大败其众。三十六年，上还幸宁夏，命索额图督水驿，会噶尔丹死。叙功，复前所镌级。四十年九月，以老乞休，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。

索额图事皇太子谨，皇太子渐失上意。四十一年，上阅河至德州，皇太子有疾，召索额图自京师至德州侍疾。居月馀，皇太子疾愈，还京师。是岁，心裕以虐毙家人夺官。四十二年五月，上命执索额图，交宗人府拘禁，谕曰：“尔为大学士，以贪恶革退，后复起用，罔知愧悔。尔家人讦尔，留内三年，朕意欲宽尔。尔乃怙过不悛，结党妄行，议论国事。皇太子在德州，尔乘马至中门始下，即此尔已应死。尔所行事，任举一端，无不当诛。朕念尔原系大臣，心有不忍，姑贷尔死。”又命执索额图诸子交心裕、法保拘禁，谕：“若别生事端，心裕、法保当族诛！”诸臣党附索额图者，麻尔图、额库礼、温代、

邵甘、佟宝并命严錡，阿米达以老贷之。又命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，皆夺官。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，下刑部论死。仍谕满洲人与偶有来往者，汉官与交结者，皆贷不问。寻索额图死於幽所。

后数年，皇太子以狂疾废，上宣谕罪状，谓：“索额图助允初潜谋大事，朕知其情，将索额图处死。今允初欲为索额图报仇，令朕戒慎不宁。”并按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、阿尔吉善。他日，上谓廷臣曰：“昔索额图怀私，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，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。骄纵之渐，实由於此。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！”

明珠，字端范，纳喇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叶赫贝勒金台石孙。父尼雅哈，当太祖灭叶赫，来降，授佐领。明珠自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，迁内务府郎中。康熙三年，擢总管。五年，授弘文院学士。七年，命阅淮、扬河工，议复兴化白驹场旧闸，凿黄河北岸引河。旋授刑部尚书。改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充经筵讲官。十一年，迁兵部尚书。十二年，上幸南苑，阅八旗甲兵於晾鹰台。明珠先布条教使练习之，及期，军容整肃，上嘉其能，因著为令。

康熙初，南疆大定，留重兵镇之：吴三桂云南，尚可喜广东，耿精忠福建。十馀年，渐跋扈，三桂尤骄纵。可喜亦忧之，疏请撤藩，归老海城。精忠、三桂继请。上召诸大臣询方略，户部尚书米思翰、刑部尚书莫洛等主撤，明珠和之。诸大臣皆默然。上曰：“三桂等蓄谋久，不早除之，将养痍成患。今日撤亦反，不撤亦反，不若先发。”因下诏许之。三桂遂反，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应之。时争咎建议者，索额图请诛之。上曰：“此出自朕意，他人何罪？”明珠由是称上旨。十四年，调吏部尚书。十六年，授武英殿大学士，屡充实录、方略、一

统志、明史诸书总裁，累加太子太师。迨三叛既平，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，惟明珠等能称旨，且曰：“当时有请诛建议者，朕若从之，皆含冤泉壤矣！”

明珠既擅政，筐篋不饬，货贿山积。佛伦、余国柱其党也，援引致高位。靳辅督南河，主筑堤束水，下游不濬自通。于成龙等议濬下游，与异议。辅兴屯田，议者谓不便於民，多不右辅，明珠独是其议。蔡毓荣、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，迨得罪按治，恐累举者，傅轻比，上谕斥，始定。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。索额图生而贵盛，性倨肆，有不附己者显斥之，於朝士独亲李光地。明珠则务谦和，轻财好施，以招来新进，异己者以阴谋陷之，与徐乾学等相结。索额图善事皇太子，而明珠反之，朝士有侍皇太子者，皆阴斥去。荐汤斌傅皇太子，即以倾斌。会天久不雨，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，上命筮，得夬，因陈小人居鼎铉，天屯其膏，语斥明珠。事具德格勒传。

二十七年，御史郭琇疏劾：“明珠、国柱背公营私，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，轻重任意。国柱承其风旨，即有舛错，同官莫敢驳正。圣明时有诘责，漫无省改。凡奉谕旨或称善，明珠则曰‘由我力荐’；或称不善，明珠则曰‘上意不喜，我从容挽救’；且任意附益，市恩立威，因而要结群心，挟取货贿。日奏事毕，出中左门，满、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，密语移时，上意罔不宣露。部院事稍有关系者，必请命而行。明珠广结党羽，满洲则佛伦、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、锡珠等，凡会议会推，力为把持；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，督抚藩臬员缺，国柱等展转徵贿，必满欲而后止。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，率往论价，缺皆预定。靳辅与明珠交结，初议开下河，以为当任辅，欣然欲行。及上欲别任，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，举以应命，而成龙官止按察使，题奏权仍属辅，此时未有阻挠意也。及辅

张大其事，与成龙议不合，乃始一力阻挠。明珠自知罪戾，对人柔颜甘语，百计款曲，而阴行鸷害，意毒谋险。最忌者言官，惟恐发其奸状，考选科道，辄与订约，章奏必使先闻。当佛伦为左都御史，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，吴震方颇有弹劾，即令借事排陷。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，又有国柱奸谋附和，负恩乱政。伏冀立加严谴。”

疏入，上谕吏部曰：“国家建官分职，必矢志精白，大法小廉。今在廷诸臣，自大学士以下，惟知互相结引，徇私倾陷。凡遇会议，一二倡率於前，众附和於后，一意诡随。廷议如此，国是何凭？至於紧要员缺，特令会同推举，原期得人，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，恐致累及举者，而贪黷匪类，往往败露。此皆植党纳贿所致。朕不忍加罪大臣，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，免其发觉。罢明珠大学士，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。”未几，授内大臣。后从上征噶尔丹，督西路军饷，叙功复原级。

明珠自罢政后，虽权势未替，然为内大臣者二十年，竟不复柄用。四十七年，卒。子性德、揆叙自有传。

余国柱，字两石，湖广大冶人。顺治九年进士，授兖州推官。迁行人司行人，转户部主事。康熙十五年，考授户科给事中。时方用兵，国柱屡疏言筹饷事，语多精覈。二十年，擢左副都御史。旋授江宁巡抚，请设机制宽大缎疋。得旨：“非常用之物，何为劳费？”当明珠用事，国柱务罔利以迎合之，及内转左都御史，迁户部尚书，汤斌继国柱抚江苏；国柱索斌献明珠金，斌不能应，由是倾之。二十六年，授武英殿大学士，益与明珠结，一时称为“余秦桧”。会上谒陵，中途召于成龙入对，成龙尽发明珠、国柱等贪私。上归询高士奇，士奇亦以状闻。及郭琇疏论劾，言者蜂起，国柱门人陈世安亦具疏纠之，颇中要害，国柱遂夺官。既出都，於江宁治第宅，营生计，复

为给事中何金兰所劾，命逐之回籍。卒於家。

佛伦，舒穆禄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自笔帖式累迁内阁学士。吴三桂既死，其孙世璠犹据滇、黔，命佛伦总理粮饷，通镇远运道，旋兼理四川粮饷。事平，迁刑部侍郎。寻迁左都御史，擢工部尚书，转刑、户两部。先是下河工程，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议不协，命佛伦偕侍郎熊一潇等勘议。佛伦受明珠指，议如辅言，为总漕慕天颜所劾。御史陆祖修亦劾佛伦袒辅，且言：“九卿会议时，尚书科尔坤等阿佛伦意，尚书张玉书、左都御史徐乾学言兴屯所占民田应还之民，科尔坤置不闻。他九卿或不得见只字。”上怒，下部严议。及郭琇劾明珠，指佛伦为明珠党，因解佛伦任。召辅等廷对，佛伦乃奏停屯田，并汰前所设官。部议夺佛伦官，上命留佐领。旋授内务府总管。

出为山东巡抚，疏请均赋役，令绅民一体应役，诏嘉其实心任事。初，潍县知县硃敦厚以赃私为巡抚钱鄞所发，乞徐乾学请於鄞，获免，且内擢主事。至是事发，下佛伦鞫实，乾学坐夺官。佛伦又劾琇知吴江县时，尝侵公帑，其父景昌故名尔标，乃明御史黄宗昌奴，坐贼党诛，琇改父名冒封典，当追夺。乾学故附明珠，后相失，或传琇疏乾学实主之，故佛伦以是报。寻擢川陕总督，入为礼部尚书。三十八年，授文渊阁大学士。三十九年，琇入觐，讼父受诬。上诘佛伦，自承不实，当夺官，援赦得免。未几，以原品休致。旋卒。

论曰：康熙中，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，惟索额图、明珠，一时气势熏灼，然不能终保令名，卒以贪侈败。索额图以附皇太子得罪，祸延於后嗣。明珠与索额图竞权，不附皇太子，虽被弹事罢相，圣祖犹念其赞撤藩，力全之，以视索额图，岂不幸哉？若国柱、佛伦，则权门之疏附矣。

列传五十七

郝浴 子林 杨素蕴 郭琇

郝浴，字雪海，直隶定州人。少有志操，负气节。顺治六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八年，改湖广道御史，巡按四川。时张献忠将孙可望、李定国等降明，为桂王将，据川南为寇，师讨之，郡县吏率军前除授，恣为贪虐。浴至，严约束，廉民间疾苦，将吏始敛迹。九年，平西王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分兵复成都、嘉定、叙州、重庆。已而两路兵俱败，三桂退驻绵州。浴在保宁监临乡试，可望将数万人薄城，浴飞檄邀三桂，激以大义，谓“不死於贼，必死於法”。逾月，三桂乃赴援，可望等引去。

浴在围城中，上诏询收川方略，疏言：“秦兵苦转饷，川兵苦待哺，故必秦不助川而后秦可保；川不冀秦助而后川可图。成都地大且要，灌口一水，襟带三十州县。若移兵成都，照籍屯田，开耕一年，可当秦运三年。所难者牛种，倘令土司出牛，抚臣与立券，丰年还其值，当无不听命。嘉定据上游，饶茶、盐，令暂易穀种，则牛、种俱不难办也。臣故谓开屯便。川所患者滇寇也，滇寇所恃，不过皮兜、布铠、鸟铳、濠刀，善於腾山逾岭。蜀中土官土兵，其技尤娴於此。若拔其精锐为前茅，以满洲骁骑为后劲，疾雷迅霆，贼必鸟兽散。臣故谓用土兵便。“上以其言可采，下部议。部议谓战守事当听三桂主之，遂报寝。浴又言：“土贼投诚，给劄授官，恣行劫掠为民害。请嗣后原归伍者归伍，原为民者，令有司造册编丁，免牛租，除杂

派，就熟地开徵，俾有定额。”疏议行。

三桂入四川，浸骄横，部下多不法，惮浴严正，辄禁止沿路塘报。浴上言：“臣忝司朝廷耳目，而壅阏若此，安用臣为？”及保宁围解，颁赏将士，三桂以冠服与浴，浴不受。疏言：“平贼乃平西王责。臣司风宪，不预军事，而以臣预赏，非党臣则忌臣也。”因陈三桂拥兵观望状，三桂深衔之。浴劾永宁总兵柏永馥临阵退缩，广元副将胡一鹏骄悍不法，并命夺官逮治。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，恣睢虐民，浴复疏劾，改原职。三桂嗾显忠等入京陈辨，浴坐镌秩去。

十一年，大学士冯铨、成克巩、吕宫等交章荐浴，三桂乃摭浴保宁奏捷疏有“亲冒矢石”语，指为冒功，论劾，部议当坐死，上命宽之，流徙奉天。大学士冯铨、成克巩、吕宫皆以荐浴罢吏议。浴至戍所，益潜心理学之学，嗜孟子及二程遗书，以“致知格物”颜其庐，刻苦厉志。康熙十年，圣祖幸奉天，浴迎谒道左，具陈始末，上为动容，慰劳良久。

十二年，三桂反，尚书王熙、给事中刘沛先荐浴，为部议所格。十四年，侍郎魏象枢复疏言：“浴血性过人，才守学识，臣皆愧不及。使在西蜀操尺寸之权，岂肯如罗森辈俯首从逆？臣子立朝，各有本末。当日参浴者三桂也，使三桂始终恭顺，方且任以腹心。浴一书生耳，即老死徙所，谁复问之？今三桂叛矣，天下无不恨三桂，即无不怜浴。浴当三桂身居王爵，手握兵柄，不畏威，不附势，致为所仇。三桂之所仇，正国家之所取，何忍弃之？”上乃召浴还，复授湖广道御史。

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，浴疏言：“大兵进剿平凉，宜於西安、潼关用重兵屯驻，以待策应。用郟阳之兵攻兴安，调河南之兵入武关，直取汉中，逆贼计日可擒。”上然之，下其疏诸帅。复请禁苛徵，恤民困，止督、抚、提、镇坐名题补

之例。章十数上，皆中时弊。十六年，命巡视两淮盐政，严剔宿蠹，增课六十馀万。淮、扬大饥，发仓米赈救，全活甚众。十七年，擢左佾都御史，迁左副都御史。

十九年，授广西巡抚。广西新经丧乱，民生凋瘵，浴专意抚绥，疏陈调剂四策，请裁兵、汰马、防要害、简精锐；复请停鼓铸，改米徵银，复南宁、太平、思恩诸府县行盐旧制：上辄报可。时南疆底定，满洲兵撤还京师。浴疏言抚标兵不宜裁减，下部议，留其半。又请为死事巡抚马雄镇、傅弘烈建祠桂林，知府刘浩、知县周岱生为孙延龄所戕，疏请予恤。二十二年，卒官。丧归，士民泣送者数千里不绝。

初，傅弘烈以军事急，移库金七万有奇、米七千馀石供饷，浴请以库项扣抵。及卒，布政使崔维雅署巡抚，劾浴侵欺，命郎中苏赫、陈光祖往按，如维雅言。部议夺官追偿。上知浴廉，谕所动钱粮非入己，从宽免追。二十五年，子林讼父冤，复原官，赐祭葬。

林，字中美。康熙二十一年进士，授中书科中书，历史部郎中，亦以廉正称。累迁礼部侍郎，加尚书衔。致仕，卒。

杨素蕴，字筠湄，陕西宜君人。顺治九年进士，授直隶东明知县。东明当河决后，官舍城垣悉败，民居殆尽，遗民依丘阜，仅数十家。素蕴至，为缮城郭，招集流亡，三年户增至万馀。山东群盗任凤亭等剽掠旁郡，扰及畿南。素蕴设计降其渠，散其胁从。十七年，举卓异，行取，授四川道御史。疏言：“臣言官也，宜以言为事。然今天下所患，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。国家建官分职，各有所事。诚使司举劾，筹财用，任封疆，理刑狱，各举其职，则平天下无馀事。更原皇上推诚御物，肃大闲，宽小箝，俾人人得展其才，尤端本澄源之要也。”

时吴三桂镇云南，郡县吏得自辟署，谓之“西选”。渐乃

题用朝臣，无复顾忌。素蕴疏言：“三桂以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，并有奉差部员在内，深足骇异。爵禄者人主之大柄，纲纪者朝廷之大防，柄不可移，防不可溃。前此经略用人，特命二部不得掣肘，亦惟以军前效用及所辖五省各官酌量题请，从未闻敢以他行省及现任京官坐缺定衔者也。且疏称求於滇省既苦索骏无从，求於远方又恐叱驭不速，则湖南、四川距云南犹近，若京师、山东、江南相去万里，不知其所谓远者更在何方？皇上特假便宜，不过许其就近调补。若尽天下之官，不分内外，不论远近，皆可择而取之，何如归吏部铨授，尤为名正言顺。纵或云、贵新经开辟，料理乏人，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，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；乃径行拟用，不亦轻名器而褻国体乎？人臣忠邪之分，起於一念之敬肆。藩臣易女历有年，应知大体。此举为封疆计，未必别有深心，然防微杜渐，当慎於几先。祈申饬藩臣，嗣后惟力图进取，加意抚绥，一切威福大权，俱宜禀自朝廷，则君恩臣谊两尽其善。”疏下部。

十八年，圣祖即位，辅臣柄政，出素蕴为川北道。三桂见素蕴前奏，恶之，具疏辨，并摘“防微杜渐”语，谓意含隐射，语伏危机。诏责素蕴回奏，素蕴言：“防微杜渐，古今通义。臣但期藩臣每事尽善，为圣世纯臣，非有他也。”下部议，坐素蕴巧饰，当降调，罢归。

居十年，三桂反。尚书郝惟讷、冀如锡，侍郎杨永宁交章请起用，惟讷词尤切，略言：“素蕴首劾三桂，云当防微杜渐。在当日反状未形，似属杞忧。由今观之，则素蕴先见甚明，且为国直陈，奋不自顾，其刚肠正气，实有大过人者！亟宜优录。”乃命发湖广军前，以原品用。会丁父忧，服阕，乃赴军前。总督蔡毓荣题补湖广提学道，部议当以现办军务参议道题补。康熙十七年，题补下荆南道。时襄阳总兵杨来嘉、副将洪福等

叛应三桂。大军运饷，自襄至房、保路险陝，舟车不通，岁调襄阳、安陆、德安三郡丁夫担负，饷苦不继。素蕴访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，乃按行山谷开饷道，由是水运通利，省丁夫什九，军乃无乏。迁山西提学道。二十四年，任满，荐举擢通政司参议，累迁顺天府尹。二十六年，授安徽巡抚。会岁饥，上疏请赈。甫拜疏，即徽州县开仓赈给，全活甚众。

寻调湖广巡抚。夏逢龙乱初定，胁从尚众，人情恇扰，一夕数惊。素蕴首严告讦之禁，反侧以安。二十八年，大旱，疏请蠲免武昌等属三十二州县钱粮，上遣户部郎中舒淑等会督抚勘灾。舒淑至武昌，素蕴適患暑疾，令布政使于养志从总督丁思孔往勘。寻称病乞休，上疑其诿疾，夺官。命甫下而素蕴已卒。

先是，湖北郡县疾苦最甚者，如沔阳、江陵、汉阳、嘉鱼滨江地陷未蠲赋额，咸宁、黄陂、景陵穀折，江夏、崇阳、武昌、通城、汉阳、汉川、云梦、孝感、应城穀田科重，监利一年两赋，为民害数十年。素蕴得其实，条为两疏。未及上而病革，口授入遗疏，曰：“此疏行，吾目瞑矣！”

郭琇，字华野，山东即墨人。康熙九年进士。十八年，授江南吴江知县。材力强幹，善断疑狱。徵赋行版串法，胥吏不能为奸。居官七年，治行为江南最。二十五年，巡抚汤斌荐琇居心恬淡，莅事精锐，请迁擢。部议以琇徵赋未如额，寝其奏，圣祖特许之，行取，授江南道御史。时河督靳辅请停濬下河，筑高家堰重堤，清丈堤外田亩以为屯田，谓可增岁收百馀万。巡抚于成龙议不合，上令尚书佛伦往勘，主辅议。下九卿覈奏，尚书张玉书、左都御史徐乾学力言屯田扰民。二十七年，琇疏劾辅治河无功，偏听幕客陈潢阻濬下河。上御乾清门，召诸大臣，下琇疏，令会同察议。寻辅入觐，复召诸大臣与议。琇申

言屯田害民，辅坐罢，而擢琇佾都御史。

大学士明珠柄政，与余国柱比，颇营贿赂，权倾一时，久之为上所觉。琇疏劾明珠与国柱结党行私，详列诸罪状，并及佛伦、傅拉塔与辅等交通状，於是明珠等降黜有差。琇直声震天下。迁太常寺卿，再迁内阁学士。二十八年，复迁吏部侍郎，充经筵讲官，擢左都御史。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，给事中何楷、修撰陈元龙、编修王项龄依附坏法，士奇等并休致回籍。

未几，御史张星法劾山东巡抚钱鄫贪黷，鄫奏辨，因及琇尝致书囑荐即墨知县高上达等，却之，遂挟嫌使星法诬劾，下法司讯。狱未具，琇疏言：“左都御史马齐於会讯时多方锻鍊，必欲实以指使诬劾罪。”诏责琇疑揣。寻法司奏琇请托事实，当夺官。上以琇平日鯁直敢言，改降五级调用。二十九年，吏部推琇通政司参议，上命改令予琇休致。江宁巡抚洪之杰以吴江县亏漕项，事涉琇，牒山东追琇赴质。时佛伦为山东巡抚，因劾琇违例逗留希进用，请夺官逮治；又劾琇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，琇父郭景昌原名尔标，尝入贼党伏法，琇私改父名请诰封，应追夺。部议如所请，逮赴江宁勘治。坐侵收运船饭米二千三百馀石，事发弥补，议遣戍，诏宽之。

三十八年，上南巡，琇迎驾德州。既还京师，谕大学士阿兰泰等曰：“原任左都御史郭琇，前为吴江令，居官甚善，百姓感颂至今。其人胆量，可授湖广总督，令驰驿赴任。”琇上官，疏言：“黄州、武昌二府兵米二万七千有奇，运给荆州、郟阳汛地，悬隔千里，輓输费不貲，请改折色。江夏等十三州县有故明藩产，田瘠赋重，数倍民粮，请一律减徵。江夏、嘉鱼、汉阳三县濒江地，水齧土陔，有赋无田者三百馀顷，请豁免。”皆允行。

三十九年，入覲，因奏言：“臣父景昌，即墨县诸生，有册可稽。邑匪郭尔标本无妻室，安得有子？不知佛伦何所据，诬臣并及臣父。”时佛伦为大学士，上诘之，以舛错对，命仍予诿轴。琇陛辞，奏请清丈地亩，并言湖南地广人稀，恐清丈后赋当差减。上问：“当减几何？”琇言：“当减十分之三。”上曰：“果益民，虽倍於此，亦不惜也！”寻条陈三事：一，严定筑堤处分；一，停造无用粮船；一，通融调补苗疆官吏。又疏禁徵赋诸弊政。上嘉其实心除弊，并允行。时红苗就抚，琇陈善后之策，请颁诏敕，令勒石永遵。

四十年，以病乞休，上曰：“琇病甚，思一人代之不可得，能如琇者有几人耶？”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广布政使任风厚久病，巡抚年遐龄徇庇不以闻。遐龄奏风厚实无病。风厚入覲，上见其未衰，因曰：“任风厚若不堪任使，郭琇岂肯徇庇耶？”未几，琇以病剧再疏求罢，仍慰留。黄梅知县李锦催科不力，琇委员摘印。锦得民心，民闭城拒之，乞留锦。御史左必蕃劾琇，部议当夺官，上以清丈未毕，缓之。

四十一年，镇筴诸生李定等叩阍奏红苗杀掠，总督、巡抚匿不以闻；而给事中宋骏业亦劾琇向鹜虚声，近益衰废，持禄养痍。乃命侍郎傅继祖、甘国枢，浙江巡抚赵申乔往按。会琇报清丈毕，乞罢任。上责其清丈稽延，与前奏不合，行不顾言；并及匿报红苗杀掠与黄梅拒命事。琇自陈老病失察，请治罪。初红苗犯镇筴，游击沈长禄往剿，至大梅山，守备许邦垣、千总孙清俱陷贼，长禄私赎之归，讳不报；而副将硃绂报苗已就抚，琇据以入告。继祖等勘得状，琇与提督林本植并夺官。五十四年，卒。寻祀乡贤，并祀吴江名宦。

论曰：郝浴、杨素蕴秉刚正之性，抗论强藩，曲突徙薪，防祸未形，甘窜逐而不悔。郭琇抨击权相，有直臣之风，震霆

一鸣，金壬解体。盖由圣祖已悟其奸，而琇遂得行其志。然以浴之廉，蒙议於身后；素蕴居官爱民，不终於位；琇则横被诬陷，废置十年，始获申雪。得君如圣祖，犹不克善全，直道难行，不其然哉？

列传五十八

徐乾学 翁叔元 王鸿绪 高士奇

徐乾学，字原一，江南昆山人。幼慧，八岁能文。康熙九年，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十一年，副蔡启傅主顺天乡试，拔韩菼於遗卷中，明年魁天下，文体一变。坐副榜未取汉军卷，与启傅并镌秩调用。寻复故官，迁左赞善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丁母忧归，乾学父先卒，哀毁三年，丧葬一以礼；及母卒，如之。为读礼通考百二十卷，博采众说，剖析其义。服阕，起故官。充明史总裁官，累迁侍讲学士。

二十三年，乾学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调，其子树声与乾学子树屏并举顺天乡试。上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、浙人，而湖广、江西、福建无一与者，下九卿科道磨勘。树屏等坐斥举人。是年冬，乾学进詹事。二十四年，召试翰詹诸臣，擢乾学第一，与侍读韩菼、编修孙岳颁、侍讲归允肃、编修乔莱等四人并降敕褒奖赏赉。寻直南书房，擢内阁学士，充大清会典、一统志副总裁，教习庶吉士。时户部郎中色楞额往福建稽察鼓铸，请禁用明代旧钱，尚书科尔坤、余国柱等议如所请。乾学言：“自古皆新旧兼行，以从民便。若设厉禁，恐滋纷扰。”因考自汉至明故事，为议以献。上然之，事遂寝。

诏采购遗书，乾学以宋、元经解、李焘续通鉴长编及唐开元礼，或缮写，或仍古本，综其体要，条列奏进，上称善。时乾学与学士张英日侍左右，凡著作之任，皆以属之。学士例推巡抚，上以二人学问淹通，宜侍从，特谕吏部，遇巡抚缺勿预

推。未几，迁礼部侍郎，直讲经筵。朝鲜使臣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，语悖妄。乾学谓恐长外藩跋扈，劾其使臣失辞不敬，宜责以大义。上见疏，奖，谓有关国体。已而王上疏谢罪。二十六年，迁左都御史，擢刑部尚书。二十七年，典会试。

初，明珠当国，势张甚，其党布中外，乾学不能立异同。至是，明珠渐失帝眷，而乾学骤拜左都御史，即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，讽诸御史风闻言事，台谏多所弹劾，不避权贵。明珠竟罢相，众皆谓乾学主之。时有南、北党之目，互相抨击。尚书科尔坤、佛伦，明珠党也，乾学遇会议会推，辄与龃。总河靳辅奏下河屯田，下九卿会议，乾学偕尚书张玉书言屯田所占民地应归旧业，科尔坤、佛伦勿从。御史陆祖修因劾科尔坤等偏袒河臣，不顾公议，御史郭琇亦劾辅兴屯累民，诏罢辅任。湖广巡抚张汧亦明珠私人，先是命色楞额往谏上荆南道祖泽深婪脏各款，并察汧有无秽迹，色楞额悉为庇隐。御史陈紫芝劾汧贪黩，命副都御史开音布会巡抚于成龙、马齐覆讯，汧、泽深事俱实，复得泽深交结大学士余国柱为嘱色楞额徇庇及汧遣人赴京行贿状，下法司严议。时国柱已为琇劾罢，法司请檄追质讯，并诘汧行贿何人，汧指乾学。上闻，命免国柱质讯，戒勿株连。於是但论汧、泽深、色楞额如律，事遂寢。乾学寻乞罢，疏言：“臣蒙特达之知，感激矢报，苞苴餽遗，一切禁绝。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汙巇，缘臣为宪长，拒其币问，是以衔憾诬攀。非圣明在上，是非几至混淆。臣备位卿僚，乃为贪吏诬构，皇上覆载之仁，不加谴责，臣复何颜出入禁廷，有玷清班？伏冀圣慈放归田里。”诏许以原官解任，仍领修书总裁事。

二十八年，元文拜大学士，乾学子树穀考选御史。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：“律身不严，为张汧所引。皇上宽仁，不加谴责，即宜引咎自退，乞命归里。又复优柔系恋，潜住长安。

乘修史为名，出入禁廷，与高士奇相为表里。物议沸腾，招摇纳贿。其子树穀不遵成例，朦胧考选御史，明有所恃。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，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理学醇儒，乞立即召用，以佐盛治。乾学当逐出史馆，树穀应调部属，以遵成例。”诏乾学复奏，乾学疏辨，乞罢斥归田，并免树穀职。疏皆下部议，坐三礼所劾无实，应镌秩调用。三礼益恚，复列款讦乾学赃罪，帝严斥之，免降调，仍留任。

是年冬，乾学复上疏言：“臣年六十，精神衰耗，祇以受恩深重，依恋徘徊。三礼私怨逞忿，幸圣主洞烛幽隐。臣方寸靡宁，不能复事铅槩。且恐因循居此，更有无端弹射。乞恩始终矜全，俾得保其衰病之身，归省先臣丘陇，庶身心閒暇。原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，屏迹编摩，少报万一。”乃许给假回籍，降旨褒嘉，命携书籍即家编辑。二十九年春，陛辞，赐御书：“光焰万丈”榜额。未几，两江总督傅腊塔疏劾乾学嘱托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，复纵其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，倚势竞利，请敕部严议。语具元文传。上置弗问，而予元文休致。

三十年，山东巡抚佛伦劾濰县知县硃敦厚加收火耗论死，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鄞庇敦厚。乾学与鄞俱坐是夺职。自是齟齬者不已。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，逮狱，阅二年未定讞。按察使高承爵穷诘，在上自承尝餽乾学子树敏金，至事发后追还，因坐树敏罪论绞。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，树敏得赎罪。三十三年，谕大学士举长於文章学问超卓者，王熙、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、高士奇，命来京修书。乾学已前卒，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，诏下所司，复故官。

翁叔元，字宝林，江南常熟人。康熙十五年，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，馆试第一。累迁国子监祭酒，洊擢吏部侍郎，迁工部尚书。部例，每有工作，先计其直上之，名曰“料估”。

工完多冒破，所司不敢以闻，有十年不销算者，大工至四十三案。叔元莅部甫半载，积牒一清。调邢部，移疾归，卒。叔元爱才而褊隘，何焯在门下，初甚赏之；叔元疏劾汤斌，焯请削门生籍，叔元摈之，竟不得成名。以是为世所谓云。

王鸿绪，初名度心，字季友，江南娄县人。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十四年，主顺天乡试。充日讲起居注官。累迁翰林院侍讲。十九年，圣祖谕奖讲官勤劳，加鸿绪侍读学士衔。时湖广有硃方旦者，自号二眉山人。造中说补，聚徒横议，常至数千人。自诩前知，与人决休咎。巡抚董国兴劾其左道惑众，逮至京，得旨宽释。及吴三桂反，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，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，巡抚张朝珍亦称为异人。上密戒勒尔锦勿为所惑。方旦乃避走江、浙，会鸿绪得其所刊中质秘书，遂以奏进，列其诬罔君上、悖逆圣道、摇惑人心三大罪。方旦坐诛。

二十一年，转侍读，充明史总裁。累擢内阁学士、户部侍郎。二十四年，典会试。二十五年，疏请回籍治本生母丧，遣官赐祭。二十六年，擢左都御史。疏劾广东巡抚李士桢贪劣，潮州知府林杭学尝从吴三桂反，乃举其清廉。士桢坐罢，杭学夺职。会灵台郎董汉臣疏陈时事，以谕教元良、慎简宰执为言。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言，欺世盗名，请逮治。鸿绪疏言：“钦天监灵台郎、博士等官，不择流品，星卜屠沽之徒，粗识数字，便得滥竽。请敕下考试，分别去留。”下部议行。汉臣及博士贾文然等十五人并以词理舛误黜。初，以式玉疏下九卿集议，尚书汤斌谓大臣不言，惭对汉臣。汉臣既黜，鸿绪偕左都御史璪丹、副都御史徐元珙合疏劾斌务名鲜实，并追论江宁巡抚去任时，巧饰文告，以博虚誉。上素重斌清廉，置弗问。

鸿绪论各省驻防官兵累民，略言：“驻防将领恃威放肆，

或占夺民业，或重息放债，或强娶民妇。或谎诈逃人，株连良善；或收罗奸棍，巧生扎诈。种种为害，所在时有。如西安、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，牧放马匹，驱赴村庄，累民刍秣；百十成群，践食田禾，所至驿骚。其他苦累，又可类推。请严饬将军、副都统等力行约束。绿旗提、镇纵兵害民，以及虚冒兵粮者，不一而足，请饬督抚立行指参。”上命议行。

未几，以父忧归。二十八年，服阕，将赴补。左都御史郭琇劾鸿绪与高士奇招权纳贿，并及给事中何楷、编修陈元龙，皆予休致。语具士奇传。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事，按察使高承爵按治。在上言尝以银餽举人徐树敏，至事发退还，因坐树敏罪。巡抚郑端覆讯，在上言尝以银五百餽鸿绪，亦事发退还。端乃劾乾学纵子行诈，鸿绪竟染赃银，有玷大臣名节，乞敕部严议。上特谕曰：“朕崇尚德教，蠲涤烦苛。凡大小臣工，咸思恩礼下逮，曲全始终；即因事放归，仍令各安田里。近见诸臣彼此倾轧，伐异党同，私怨相寻，牵连报复；虽业已解职投閒，仍复吹求不已，株连逮於子弟，颠覆及於身家。朕总揽万机，已三十年，此等情态，知之甚悉。媚嫉倾轧之害，历代皆有，而明季为甚。公家之事，置若罔闻，而分树党援，飞诬排陷，迄无虚日。朕於此等背公误国之人，深切痛恨。自今以往，内外大小诸臣，宜各端心术，尽蠲私忿，共矢公忠。倘仍执迷不悟，复踵前非，朕将穷极根株，悉坐以朋党之罪。”时鸿绪方就质，诏至，得释。

三十三年，以荐召来京修书。寻授工部尚书，充经筵讲官。四十七年，调户部。其年冬，皇太子允初既废，诏大臣保奏储贰，鸿绪与内大臣阿灵阿、侍郎揆叙等谋，举皇子允禩，诏切责，以原品休致。

五十三年，疏言：“臣旧居馆职，奉命为明史总裁官，与

汤斌、徐乾学、叶方霫互相参订，仅成数卷。及臣回籍多年，恩召重领史局，而前此纂辑诸臣，罕有存者。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，尚书陈廷敬为总裁，各专一类：玉书任志，廷敬任本纪，臣任列传。因臣原衔食俸，比二臣得有馀暇，删繁就简，正谬订譌。如是数年，汇分成帙，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，檄取传稿以进，玉书、廷敬暨臣皆未参阅。臣恐传稿尚多舛误，自蒙恩归田，欲图报称，因重理旧编，搜残补阙，复经五载，成列传二百八卷。其间是非邪正，悉据公论，不敢稍逞私臆。但年代久远，传闻异辞，未敢自信为是。谨缮写全稿，贡呈御鉴，请宣付史馆，以备参考。”诏俞之。

五十四年，复召来京修书，充省方盛典总裁官。雍正元年，卒於京。乾隆四十三年，国史馆进鸿绪传，高宗命以郭琇劾疏载入，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。

孙兴吾，进士，官吏部侍郎。

高士奇，字澹人，浙江钱塘人。幼好学能文。贫，以监生就顺天乡试，充书写序班。工书法，以明珠荐，入内廷供奉，授詹事府录事。迁内阁中书，食六品俸，赐居西安门内。康熙十七年，圣祖降敕，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、诗文，供奉有年，特赐表里十匹、银五百。十九年，复谕吏部优叙，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。寻补侍读，充日讲起居注官，迁右庶子。累擢詹事府少詹事。

二十六年，上谒陵，于成龙在道尽发明珠、余国柱之私。驾旋，值太皇太后丧，不入宫，以成龙言问士奇，亦尽言之。上曰：“何无人劾奏？”士奇对曰：“人孰不畏死。”帝曰：“若辈重於四辅臣乎？欲去则去之矣，有何惧？”未几，郭琇疏上，明珠、国柱遂罢相。二十七年，山东巡抚张汧以贡银赴京行贿事发，逮治，狱辞涉士奇。会奉谕戒勿株连，於是置弗

问。事

详徐乾学传。士奇因疏言：“臣等编摩纂辑，惟在直庐。宣谕奏对，悉经中使。非进讲，或数月不覲天颜，从未干涉政事。不独臣为然，前入直诸臣，如熊赐履、叶方霫、张玉书、孙在丰、王士禛、硃彝尊等，近今同事诸臣，如陈廷敬、徐乾学、王鸿绪、张英、励杜讷等，莫不皆然。独是供奉日久，嫌疑日滋。张汧无端疑怨，含沙污螿，臣将无以自明，幸赖圣明在上，诬构难施。但禁廷清秘，来兹萋斐，岂容仍玷清班？伏乞赐归田里。”上命解任，仍领修书事。二十八年，从上南巡，至杭州，幸士奇西溪山庄，御书“竹窗”榜额赐之。

未几，左都御史郭琇劾奏曰：“皇上宵旰焦劳，励精图治，用人行政，未尝纤毫假手左右。乃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、左都御史王鸿绪等，表里为奸，植党营私，试略陈其罪。士奇出身微贱，其始徒步来京，觅馆为生。皇上因其字学颇工，不拘资格，擢补翰林。令入南书房供奉，不过使之考订文章，原未假之与闻政事。而士奇日思结纳，谄附大臣，揽事招权，以图分肥。内外大小臣工，无不知有士奇者。声名赫奕，乃至如此。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。久之羽翼既多，遂自立门户，结王鸿绪为死党，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，翰林陈元龙为叔侄，鸿绪兄瑛龄为子女姻亲，俱寄以心腹，在外招揽。凡督、抚、藩、臬、道、府、县及在内大小卿员，皆鸿绪、楷等为之居停，哄骗餽至，成千累万。即不属党护者，亦有常例，名之曰‘平安钱’。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，全无顾忌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。光棍俞子易，在京肆横有年，事发潜遁。有虎坊桥瓦房六十馀间，价值八千金，餽送士奇。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，令心腹出名置买，寄顿贿银至四十馀万。又於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，大兴土木，杭州西溪广置园宅。以觅馆餽口之穷儒，

忽为数百万之富翁。试问金从何来？无非取给於各官。官从何来？非侵国帑，即剥民膏。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，其罪之可诛者三也。皇上洞悉其罪，因各馆编纂未竣，令解任修书，矜全之恩至矣！士奇不思改过自新，仍怙恶不悛，当圣驾南巡，上谕严戒餽送，以军法治罪。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，鸿绪在淮、扬等处，招揽各官餽送万金，潜遗士奇。淮、扬如此，他处可知。是士奇等欺君灭法，背公行私，其罪之可诛者四也。王鸿绪、陈元龙鼎甲出身，俨然士林翘楚；竟不顾清议，依媚大臣，无所不至。苟图富贵，伤败名教，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之士哉？总之高士奇、王鸿绪、陈元龙、何楷、王頊龄等，豺狼其性，蛇蝎其心，鬼蜮其形。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，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。臣若不言，有负圣恩。故不避嫌怨，请立赐罢斥，明正典刑，天下幸甚。”疏入，士奇等俱休致回籍。副都御史许三礼复疏劾解任尚书徐乾学与士奇姻亲，招摇纳贿，相为表里。部议以所劾无据，得寝。

三十三年，召来京修书。士奇既至，仍直南书房。三十六年，以养母乞归，诏允之，特授詹事府詹事。寻擢礼部侍郎，以母老未赴。四十二年，上南巡，士奇迎驾淮安，扈蹕至杭州。及回銮，复从至京师，屡入对，赐予优渥。上顾侍臣曰：“朕初读书，内监授以四子本经，作时文；得士奇，始知学问门径。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，一览即知其时代，心以为异，未几，朕亦能之。士奇无战阵功，而朕待之厚，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。”寻遣归，是年卒於家。上深惜之，命加给全葬，授其子庶吉士與为编修。寻谥文恪。

论曰：儒臣直内廷，谓之“书房”，存未入关前旧名也。上书房授诸皇子读，尊为师傅；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，地分清切，参与密勿。乾学、士奇先后入直，鸿绪亦以文学进。乃

凭藉权势，互结党援，纳贿营私，致屡遭弹劾，圣祖曲予保全。乾学、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，竟编纂之业，士奇亦以恩礼终，不其幸欤！

列传五十九

汤若望 杨光先 南怀仁

汤若望，初名约翰亚当沙耳，姓方白耳氏，日耳曼国人。明万历间，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，徐光启与游，尽其术。崇祯初，日食失验，光启上言：“台官用郭守敬法，历久必差，宜及时修正。”庄烈帝用其议，设局修改历法，光启为监督，汤若望被徵入局掌推算。光启卒，以李天经代，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卜互星屏障。迭与台官测日食，候节气，并考定置闰先后，汤若望术辄验。庄烈帝知西法果密，欲据以改大统术，未行而明亡。

顺治元年，睿亲王多尔袞定京师，是岁六月，汤若望启言：“臣於明崇祯二年来京，用西洋新法釐正旧历，制测量日月星晷、定时考验诸器。近遭贼毁，拟重制进呈。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，照新法推步。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，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，开列呈览。”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。七月，礼部启请颁历，王言：“治历明时，帝王所重。今用新法正历，以敬迓天休，宜名时宪历，用称朝廷究天义民之至意。自顺治二年始，即用新历颁行天下。”汤若望复启言：“敬授人时，全以节气交宫，与太阳出入、昼夜时刻为重。今节气、日时、刻分与太阳出入、昼夜时刻，俱照道里远近推算，增加历首，以协民时，利民用。”王奖其精确。八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，惟新法吻合，大统、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。

世祖定鼎京师，十一月，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。汤若望疏辞，上不许。又疏请别给敕印，而以监印缴部，谓治历之责，学道之志，庶可并行不悖，上亦不许。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，整顿监规，如有怠玩侵紊，即行参奏。加太仆寺卿，寻改太常寺卿。十年三月，赐号通玄教师，敕曰：“国家肇造鸿业，以授时定历为急务。羲和而后，如汉洛下闳、张衡，唐李淳风、僧一行，於历法代有损益。元郭守敬号为精密，然经纬之度，尚不能符合天行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。尔汤若望来自西洋，精於象纬，闳通历法。徐光启特荐於朝，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，实不及尔。但以远人，多忌成功，终不见用。朕承天眷，定鼎之初，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，迄於有成。又能洁身持行，尽心乃事。今特锡尔嘉名，俾知天生贤人，佐佑定历，补数千年之阙略，非偶然也。”旋复加通政使，进秩正一品。

钦天监旧设回回科，汤若望用新法，久之，罢回回科不置。十四年四月，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：“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，本西域人。自隋开皇己未，抱其历学，重译来朝，授职历官，历一千五十九载，专管星宿行度。顺治三年，掌印汤若望谕臣科，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、天象占验，俱不必奏进。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，今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，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，皆关象占，不敢不据推上闻。乞上复存臣科，庶绝学获传。”并上十四年回回术推算太阴五星陵犯书，日月交食、天象占验图象。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：一、遗漏紫炁，一、颠倒觜参，一、颠倒罗计。八月，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，议明炫罪，坐奏事诈不以实，律绞，援赦得免。

康熙五年，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、选择议，斥汤若望新法十谬，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，下议

政王等会同确议。议政王等议：“历代旧法，每日十二时，分一百刻，新法改九十六刻。康熙三年立春候气，先期起管，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、觜二宿，改调次序，四馀删去紫炁。天祐皇上，历祚无疆，汤若望祇进二百年历。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，反用洪范五行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，事犯重大。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、五官挈壶正杨宏量、历科李祖白、春官正宋可成、秋官正宋发、冬官正硃光显、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；故监官子刘必远、贾文郁、可成子哲、祖白子实、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。”得旨，汤若望效力多年，又复衰老，杜如预、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，皆免死，并令覆议。议政王等覆议，汤若望流徙，馀如前议。得旨，汤若望等并免流徙，祖白、可成、发、光显、有泰皆斩。自是废新法不用。

圣祖既亲政，以南怀仁治理历法，光先坐谴黜，复用新法。时汤若望已前卒，复通微教师封号，视原品赐恤，改“通玄”曰“通微”，避圣祖讳也。

杨光先，字长公，江南歙县人。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。崇祯十年，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、给事中陈启新，异棺自随。廷杖，戍辽西。

国初，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，颁时宪历书，面题“依西洋新法”五字。光先上书，谓非所宜用。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，上所为摘谬、辟邪诸论，攻汤若望甚力，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。圣祖即位，四辅臣执政，颇右光先，下礼、吏二部会鞫。康熙四年，议政王等定谏，尽用光先说，谴汤若望，其属官至坐死。遂罢新法，复用大统术。除光先右监副，疏辞，不许；即授监正，疏辞，复不许。

光先编次其所为书，命曰不得已，持旧说绳汤若望。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，既屡辞不获，乃引吴明烜为监副。明烜，明

炫兄弟行，明炫议复回回科不得请，至是明烜副光先任推算。五年春，光先疏言：“今候气法久失传，十二月中气不应。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，与之制器测候，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、上党羊头山秬黍、河内葭苻备用。”七年，光先复疏言：“律管尺寸，载在史记，而用法失传。今访求能候气者，尚未能致。臣病风痺，未能董理。”下礼部，言光先职监正，不当自诿，仍令访求能候气者。

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，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。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於是年十二月置闰，应在康熙九年正月，又一岁两春分、两秋分，种种舛误，下议政王等会议。议政王等议，历法精微，难以遽定，请命大臣督同测验。八年，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祐测验立春、雨水两节气及太阳火、木二星躔度，南怀仁言悉应，明烜言悉不应。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，上问：“光先前劾汤若望，议政王大臣会议，以光先何者为是，汤若望何者为非，及新法当日议停，今日议复，其故安在？”议政王等疏言：“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，南怀仁所言悉应，吴明烜所言悉不应，问监正马祐，监副宜塔喇、胡振钺、李光显，皆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。一日百刻，历代成法，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，既合天象，自康熙九年始，应按九十六刻推行。南怀仁言罗喉、计都、月孛、推历所用，故入历；紫炁无象，推历所不用，故不入历。自康熙九年始，紫炁不必造入七政历。”又言：“候气为古法，推历亦无所用，嗣后并应停止。请将光先夺官，交刑部议罪。”上命光先但夺官，免其罪。

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鼈拜，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，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，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。

下议政王等议，坐光先斩，上以光先老，贷其死，遣回籍，道卒。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，当杖流，上命笞四十释之。

南怀仁，初名佛迪南特斯，姓阜泌斯脱氏，比利时国人。康熙初，入中国。时汤若望方黜，杨光先为监正，吴明烜为监副，以大统术治历，节气不应，金、水二星躔度舛错。明烜奏水星当见，其言复不售。乃召南怀仁，命治理历法。南怀仁劾光先、明烜而去之，遂授南怀仁监副。

时康熙八年三月，南怀仁言是岁按旧法以十一月置闰，以新法测验，闰当在九年正月。既又言是月二十九日雨水，乃正月中气，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，闰当在是年二月。上命礼部询钦天监官，多从南怀仁，乃罢八年十二月闰，移置九年二月；节气占候，悉用南怀仁说。六月，南怀仁请改造观象台仪器，从之。十二月，仪器成，擢南怀仁监正。仪凡六：曰黄道经纬仪，曰赤道经纬仪，曰地平经仪，曰地平纬仪，曰纪限仪，曰天体仪；并绘图立说，次为灵台仪象志。十七年，进康熙永年表，表推七政交食，为汤若望未竟之书，南怀仁续成之。二十一年，命南怀仁至盛京测北极高度，较京师高二度，别为推算日月交食表上之。南怀仁官监正久，累加至工部侍郎。二十七年，卒，谥勤敏。

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，累进为监正、监副，相继不绝。五十四年，命纪理安制地平经纬仪，合地平、象限二仪为一。乾隆中，戴进贤、徐懋德、刘松龄、傅作霖皆赐进士。道光间，高拱宸等或归国，或病卒。时监官已深习西法，不必复用西洋人，奏奉宣宗谕，停西洋人入监。方圣祖用南怀仁，许奉天主教，仍其国俗，而禁各省立堂入教。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馀所。雍正间，禁令严，尽毁去，但留京师一所，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。入内地传教，辄绳以法。迨停西洋人入监，未几海禁

弛，传教入条约，新旧教堂遍内地矣。

论曰：历算之术，愈入则愈深，愈进则愈密。汤若望、南怀仁所述作，与杨光先所攻讦，浅深疏密，今人人能言之。其在当日，嫉忌远人，牵涉宗教，引绳批根，互为起仆，诚一时得失之林也。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，己所未学，不能定是非，乃发愤肇讨，卒能深造密微，穷极其阃奥。为天下主，虚己励学如是。呜呼，圣矣！

列传六十

李率泰 赵廷臣 袁懋功 徐旭龄 郎廷佐 弟廷相 郎永清
永清子廷极 佟凤彩 麻勒吉 阿席熙 玛祐 施维翰

李率泰，字寿畴，汉军正蓝旗人，永芳子。初名延龄，年十二，入侍太祖，赐今名。年十六，以宗室女妻之。弱冠，从太宗征察哈尔、朝鲜及明锦州，又从贝勒阿巴泰征山东，并有功，洊擢梅勒额真。

顺治元年，命以刑部参政兼任，率师驻防锦州。四月，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，破李自成；又率兵徇山东、河南，斩自成将赵应元，降其众万人。二年，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兵潼关。移师南征，克扬州，下江宁，分兵定苏州、松江诸郡。江阴典史阎应元拒守，督兵攻破之。豫亲王令驻防苏州。会明将吴志葵、黄蜚等来犯，时城兵仅千馀，率泰使绕城张帜为援兵状。志葵等斩关入，劲骑突起截击，尽歼之。

三年，从端重亲王博洛平浙江、福建，叙功，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。五年，郑彩犯福建漳、泉诸郡，诏率泰与靖南将军陈泰协剿，斩获甚众。复长乐、连江二县。彩走，复擒斩所署总督顾世臣等，遂克兴化。寇攻福州十四月，围始解。民食尽，江西盗郭天才自杉关长驱至福州，载米麦江上，诱民出就食。率泰师次建宁，檄守吏严备，乃夜焚洪山桥遁。巡按御史周世科虐刑焚贿，率泰疏劾，置诸法。六年，从征大同叛将姜瓖，下保德州，擒瓖党牛化麟等。叙功，复加拖

沙喇哈番。

初定官制，改参政为侍郎，率泰仍以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。八年，调吏部，拜弘文院大学士。条奏请惩贪酷官吏，给满洲兵马草料，酌量营造工程次第，上从之。未几，与大学士陈泰坐误增恩诏赦款，并罢任，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。九年，特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。

十年，用大学士洪承畴荐，授两广总督。时明桂王殊由榔居安隆，其将李定国拥兵广西，土寇廖笃增等应之。十一年，率泰遣兵进剿，斩笃增於玉版巢。十二年，定国犯广东，率泰御之，败其将高文贵。会靖南将军珠玛喇率禁旅至，合兵夹击，大破之。复高、雷二郡。

十三年，加太子太保，调闽浙总督。率泰有方略，善用兵，与士卒同甘苦。时郑成功据台湾，数入寇。率泰疏请增设水师三千，造哨船百馀艘，招降海盗，散其羽翼。又言成功父芝龙不宜徙宁古塔，其地近海，恐乘间遁归，为患滋大。世祖悉用其言。以破定国功，进世职一等。考满，加少保。十五年，招抚成功将唐邦杰、林翀、叶禄等，降者数万人。十五年，成功攻温州，陷平阳、瑞安，率泰调江宁满洲兵助剿，成功败走。是年，诏分闽浙总督为二：以都统赵国祚督浙江，驻温州；而以率泰专督福建，驻福州。未几，成功据南安岭窥福州，其党陈斌既降复叛，率众据罗星塔。率泰檄兵燔其巨舰千馀，成功遁。斌复降，奏诛之。十六年，坐事夺世职，任总督如故。

康熙元年，率泰以漳州为福建门户，奏增设水师二千。寻与靖南王耿继茂击走定海小埕诸寇，复与提督马得功平万安所，击走成功将杨宣。是年成功死，其子锦拒命如故，部下渐携贰。於是率泰复招降其将林俊奇、陈辉、何义、魏明等三百馀人，兵二千有奇。统建宁、延平、邵武三路士卒剿内地山寇，

获其渠王铁佛，斩之。既，锦率其将周全斌以五百余人自梁山内犯，率泰遣总兵王进加、参将折光秋夹击，大破之；复与靖南王耿继茂统舟师捣厦门，取浯屿、金门二岛，锦宵遁。三年，降其将林国樑，进兵八尺门，降其将翁求多；夜半渡海拔铜山，斩级三千有奇，其将黄廷等率兵民三万余人来降，获敌舰、军械无算。锦仅以数十艘遁入台湾。叙功，加秩正一品。

寻以病累疏乞休，诏辄慰留。五年，卒官。遗疏言：“海贼远窜台湾，奉旨撤兵，与民休息。第将众兵繁，撤之骤，易致惊疑；迟，又恐貽患。今当安反侧之心，后须防难制之势。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，然往来频仍，异时恐生衅。至数年以来，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，失其故业。宜略宽界限，俾获耕渔，庶甦残喘。”上闻，优诏褒恤，赠兵部尚书，复世职，谥忠襄。

赵廷臣，字君邻，汉军镶黄旗人。顺治二年，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，迁江宁同知，有政声。坐催徵逾限，免。十年，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广，荐廷臣清幹，题授下湖南道副使，屡平冤狱。十三年，调督粮道。

十五年，从定贵州，遂擢授巡抚。甫至官，察民间疾苦，定赋蠲赈，惩贪横，禁吏卒驿骚。疏言：“贵州古称鬼方，自城市外，四顾皆苗。其贵阳以东，苗为夥，而铜苗、九股为悍；其次为革老，曰羊黄，曰八番子，曰土人，曰侗人，曰蛮人，曰冉家蛮，皆黔东苗属也。自贵阳以西，罗罗为夥，而黑罗为悍；其次曰仲家，曰米家，曰蔡家，曰龙家，曰白罗，皆黔西苗属也。专事斗杀，馭之甚难。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。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，令入学习礼，由儒学起送承袭。其族属子弟原入学读书者，亦许其仕进，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。土官私袭，支系不明，争夺易起，酿成变乱，令岁终录其世次籍上布政司达部。有争袭者，按籍立辨，豫杜衅端。”并

下部议行。

十六年，擢云贵总督。土寇冯天裕陷湄潭，犯甯安，调兵击卻之。疏请改马乃、曹滴诸土司为流官。又言：“贵州曩被寇，改卫为府，改所为县，法令纷更，民苦重役，今应复旧制。云南田土荒芜，当招民开垦。冲路州县，请以顺治十七年秋粮贷为春种资。”并下部议行。吴三桂贡象五，世祖命免送京，廷臣因乞概停边贡，允之。十八年，以平土酋龙吉兆功，加兵部尚书。是年调浙江。叙云南垦荒劳，加太子少保。

康熙二年，疏言：“浙江逋赋不清，由徵解繁杂，请以一条鞭法令各州县随徵随解，布政司察明注册，至为简易。”又疏言：“徵粮之法不一，苟能寓抚字於催科，即百姓受其福。急公好义，人情皆然。有司止以箠楚为能，民安得不重利借债，减价卖产？钱粮完，地方坏矣。苟能得廉有司，禁革火耗，天平不欺天，法马不违法，又禁绝差扰，一酒一饭无不为民节省，民未有不交纳恐后者。徵粮之能，在人不在法，然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，亦得半之道也。实徵册籍立实在户名，以杜诡卸；流水红簿送本府印发，以防侵蚀；易知由单遍散穷山深谷，以绝横索。臣於浙属立法通行，催徵得法之吏，请敕部酌议，许题请奖励。”又疏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，杜其煽诱；定水师提镇各营兵制，以备水战。杭、嘉、湖三郡毗连太湖，易藏奸宄，请增造快号船，拨兵巡哨。诏并从之。时郑成功死，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、都督郑殷、侍郎蔡昌登等，皆率众来降；惟张煌言散兵居定海山中，执而杀之。

四年，疏请崇节俭，维风俗。又言用人宜宽小管，请敕部分别罢误降革人员，量才录用。又言民人鬻身旗下，宜令有司给与印契，并晓谕邻里，后或逃归，有容留者，乃可坐以窝逃。并议行。时钱滞不行，疏请令外省收铜开铸，准宝泉、宝源两

局法式，去各省分铸之名，以天下之钱供天下之用。上命复各省二十四监铸钱。浙东初平，叛狱屡起，廷臣平情谏鞫，全活甚众。时海滨尚多馀孽，闻廷臣宽大，多解甲来归。六年，以病乞休，诏慰留之。八年，巡海自福建还，至奉化，病卒，谥清猷。

廷臣为政宽静而善折狱。有瞽者入屠者室，攫其{ }中钱，屠者逐之，则曰：“欺吾瞽，夺吾钱。”廷臣令投钱水中，见浮脂，以钱还屠者。有杀人狱已诬服，廷臣察伤格，曰：“伤寸而刃尺，必冤也！”更求之，得真杀人者。旱，山中人言魃见，入人家辄失财物。廷臣曰：“盗也！”令吏捕治之。

袁懋功，字九叙，顺天香河人。顺治二年进士，授礼科给事中。疏请慎简学官，磨勘文体，釐定礼制。又以前明废官援恩诏踵至，请敕吏部会都察院严覈才品。累擢户部侍郎。十七年，世祖谕懋功才品敏练，授云南巡抚。时云南初定，懋功令降卒入籍归农，垦无主之田。编保甲，以时稽察。奏减屯田粮额，请停派部员履勘田亩。抚云南九载，政绩大著。以父忧去。服除，起山东巡抚。康熙十年，济南五十六州县卫新垦地被淹，懋功疏请展限一年起科，部格不行，上特允之。调浙江，未行，卒，谥清猷。

徐旭龄，字元文，浙江钱塘人。顺治十二年进士，除刑部主事，再迁礼部郎中。康熙六年，授云南道御史。裁缺，改湖广道。迭疏请汰额外衙役，核州县赎鍰，降调官百姓保留敕督抚核实，皆下部议行。命偕御史席特纳巡视两淮盐政，疏陈积弊，请严禁斤重不得逾额，部议如所请勒石。又疏请停止豫徵盐课，部议不允。迁太常寺少卿，累擢左佾都御史，请裁军兴以后增设道员。二十二年，授山东巡抚。二十三年，迁工部侍郎。复出为漕运总督，疏请釐三害，筹三便，革随漕增、裁运

耗二项，及民间帮贴盘费脚价，各省给军款项，改由州县逐发运丁，行月粮改入现运项下拨给，并合并漕船帮次，皆下九卿议行。二十六年，卒，亦谥清献。

郎廷佐，字一柱，汉军镶黄旗人，世籍广宁。父熙载，明诸生。太祖克广宁，熙载来归，授防御，以军功予世职游击。崇德元年卒，长子廷辅嗣。廷佐，其次子也。自官学生授内院笔帖式，擢国史院侍读。顺治三年，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，平张献忠。六年，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。迁秘书院学士。

十一年，授江西巡抚。江西自明末洊遭兵乱，逋赋钜万。廷佐累疏请蠲缓苏民困，诏允行。土寇洪国柱等掠饶州、广信，遣兵剿平之。十二年，擢江南江西总督。江南逋赋至四百馀万，廷佐覈赋籍，曰：“此非尽民困不能输也，必有官吏侵蚀而诡称民逋者。民困可矜，官吏弊不可不革。”乃籍之为三：曰官侵，曰吏蚀，曰民逋。责右布政使按籍督催，而令左布政使稽徵新赋，以除新旧牵混之弊。并疏请官吏徵赋未完者，令戴罪留任催徵，於是宿弊顿革。师行取估舶以济，商民交困。廷佐疏请视江西例，发帑造船备用，上韪其言，命议行。

十六年，巡阅江海，因密疏言：“郑成功屯聚海岛，将犯江南。江南汛兵无多，水师舟楫未备，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。“事格不行。未几，成功陷镇江，袭瓜洲，遂窥江宁，城守单弱。会梅勒额真噶楚哈、玛尔赛自贵州旋师，廷佐与驻防总管喀喀木邀入城共御敌，挫其前锋，得舟二十馀。成功兵大至，战舰蔽江，廷佐登埤固守。提督管效忠、总兵梁化凤等水陆夹击，焚敌舰五百馀，擒斩无算，成功遁入海。捷闻，诏嘉奖。十八年，分江南江西总督为二，以廷佐专督江南。康熙四年，复旧制，仍兼江西。七年，以疾解任。致仕大学士金之俊家居，得匿名书帖，诋其曾降李自成，之俊诉廷佐，令有司穷治。上

闻，虑株连无辜，责之俊违例妄诉，廷佐俟病痊起用，镌二秩。

十三年，耿精忠反，授廷佐福建总督。廷佐奏言：“臣孙为耿氏婿，臣与精忠有连。然誓不与贼俱生，原力疾前驱，歼除叛寇。”上嘉之，赐鞍马、甲冑以宠其行。廷佐至浙江，从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治军，驻金华。疏陈精忠勾结海寇，宜剿抚兼施。上曰：“海寇当抚，精忠当用剿，或用间。”廷佐颇有规画，未及行，十五年，卒於军，赐祭葬。江南、江西俱祀名宦。

弟廷相，字钧衡。初授钦天监笔帖式。累官四川左布政使。四川屡经兵燹，廷相莅任，百废俱兴，民不知扰。康熙八年，授河南巡抚。廷佐卒，上即擢廷相为福建总督。会精忠降，馀党纪朝佐、张八等尚抗拒，廷相剿抚兼用，旬月悉平。郑锦及山寇硃寅屡犯郡县，遣兵分剿，屡却之，擒斩甚众。十七年，锦窥漳州，据玉州等寨，分扰石码、江东桥。廷相请援，诏康亲王督兵协剿。时寇势甚张，上责廷相庸懦不能殄贼，命解任。二十七年，卒。

郎永清，字定庵。初授礼部笔帖式。出知山西浑源州，招民开垦，豁逋赋万馀。姜瓖党高山等窜伏山谷间为盗，永清简丁壮，亲率搜捕，多斩获。事平，擢江西赣州知府，平反冤狱，居官有声。师讨李定国，议牧马赣州，民譁言兵且入城，争窜避。永清度城外地为牧场，区画八旗驻营，具刍茭，兵不入城，赣民安堵。师还，徵民夫数千挽舟，滩水湍激，永清虑民夫无食且逃，以大舰载米尾其后，军行无滞。民德之，为立像祠焉。

从子廷佐巡抚江西，永清例回避，调山西汾州。迁山东东昌道副使，转湖广下荆南道。李自成党踞房、竹间，官军分路会剿，餽饷俱取给郟、襄，陆路挽运，议徵民夫数万。永清疏水道，仿古转搬法，安塘递运，军得无匮。累迁湖南布政使。

衡、永、宝三郡苦食粤盐，滩险道远，商民交病。永清申请改食淮盐，民便之。康熙十二年，调河南。师讨吴三桂，议养马南阳，永清请移牧湖广。河南协济湖广军米十万石，申巡抚题请改於江南、江西采运。在官十二年，课最。二十五年，擢山东巡抚。未几，卒官，祀湖南名宦。永清子廷极、廷栋。

廷极，字紫衡。初授江宁府同知，迁云南顺宁知府，有政声。累擢江西巡抚。江西多山，州县运粮盘兑，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，载赋役全书，岁分给如法。户部初议驳减，总督范承勋以请，得如故。至是户部复议停给，并追前已给者，廷极累疏争之。寻兼理两江总督。五十一年，擢漕运总督。卒，谥温勤。廷栋，字朴斋。官湖南按察使。

佟凤彩，字高冈，汉军正蓝旗人，养性从孙也。初授国史院副理事官。外改顺天香河知县，内擢山西道御史，出视河东盐政。顺治七年，巡按湖南。八年，外转湖广武昌道参议，迁广西右布政使。时师征云南，道广西，供亿浩繁，凤彩筹济无匮。调江西左布政使。十七年，擢四川巡抚。四川经张献忠乱，城邑残破，劝官吏捐输，修筑成都府城，葺治学宫，濬都江堰。以祖母忧去官。

康熙六年，起贵州巡抚。疏言：“驿站累民，而贵州尤苦。层山峻岭，俗言‘地无三里平’。行一站，马则蹄瘤脊烂，夫则足破肩穿。应於重安江、杨老堡、黄丝铺、盘江坡、江西坡、輓轿坡等六处增置腰站，设夫马如额。”复言：“黔省田土多奇零，国初隶版图，州县卫所等官不谙赋役，任意牒报。户部以明季赋役全书发黔订正，原报多者不复更改，少者照数增添。臣莅任，酌定繇单规式，饬所司填给花户，以杜私派。嗣各属造报，此多彼缩，不能照则填给。且田地名色甚多，钱粮轻重不一。现饬所司清釐，更正赋役全书，以垂永久。”诏并允行。

丁母忧。

十一年，起河南巡抚。彰德旧有万金渠，康熙七、八年水患三至，凤彩奏请修濬，以弭民害。寻疏言：“豫省岁修黄河，用夫多或至万馀，俱按亩起派，雇直年需三四十万，小民重困。请改为官雇，按通省地亩等则派银，刊明繇单。若遇意外大工，再具题请旨。”上以派银雇夫仍属累民，命并免之。十二年，凤彩疏言：“均平里甲，直省通行。河南虽有里甲之名，其实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顷，少者止一二百顷，或寥寥数顷。有司止知照例编差，里小田少，难以承役，愈增苦累。今饬州县按徵粮地亩册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，原分为十里者，每里均分一百顷；一里之中各分十甲，每甲均分十顷。遇有差徭，按里甲分当，则豪强无计规避，贫弱不致偏枯。”又言：“豫省民间栽柳供河工采办，岁需百馀万束。自康熙七年以后，协济江南河工已二百七十馀万束。去岁阳武险工，无柳可用，将民间桃李、梨、杏尽行斫伐，方事堵御。是修防本省河工尚属不敷，实难协济外省。且黄河渡船装柳止二三百束，至无船之地，官吏束手，若非亟图变通，必至误运。向例本省河工运柳，每束给银五分，今远运江南千里之外，止给银四分五釐，民安得不赔累？乞敕河臣於江南雇船到豫，使民止备柳束輓运江干。嗣后就江南邻近无河患处，酌派协济。留河南有馀不尽之柳，以备本省河患，庶百姓稍得苏息，大工不致迟误。”疏入，并下九卿科道议行。河南民称均里甲、蠲夫柳为利民二大疏。

吴三桂反，河南当通衢，凤彩悉心调度，民不知扰。十三年，以疾乞休，许之，士民赴阙籥留。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，凤彩抚豫数载，民所爱戴，宜令力疾视事，命仍留任。十六年，卒官，谥勤僖。河南、四川、贵州并祀名宦。

麻勒吉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先世居苏完，有达邦

阿者，当太祖时来归，麻勒吉其曾孙也。顺治九年，满、汉分榜，麻勒吉以繙译举人举会试第一，殿试一甲第一，授修撰，世祖器之。十年，谕麻勒吉兼通满、汉文，气度老成，擢弘文院侍讲学士。十一年，擢学士，充日讲官，教习庶吉士，编纂太祖、太宗圣训副总裁，经筵讲官。

明将孙可望诣经略洪承畴军降，封义王，命麻勒吉为使，学士胡兆龙、奇彻伯副之，赍敕印授之，即偕诣京师。麻勒吉初与直隶总督张玄锡同官学士，使还，玄锡迎於顺德，麻勒吉诃辱之，玄锡愤，自刭不殊。巡抚董天机以玄锡手书遗疏上闻，上遣学士折库纳、侍郎霍达往按。玄锡复疏言：“麻勒吉於迎候时面斥失仪，又责以前此南行不出迎，且云：‘在南方洪经略日有馈遗，何等尽礼！’奇彻伯又索臣骡驼。臣因贿赂干禁，不与。”上责麻勒吉等逼迫大臣，任意妄行，下九卿会勘。玄锡，直隶清苑人，明庶吉士。顺治初授原官，自检讨累迁至学士。上称其勤敏，擢宣大总督，移督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。至是，以听勘诣京师，居僧寺，自缢。九卿议麻勒吉等当夺官籍没，上宽之，削加级、夺诰敕而已。

十六年，以云南初定，发帑金三十万，命麻勒吉偕尚书伊图、左都御史能图往赈，并按大将军贝勒尚善纵兵扰民状，麻勒吉为奏辨。寻安亲王岳乐覆勘，尚善兵入永昌掠民妇事实，麻勒吉坐徇庇，夺官。十八年，命以原衔入直。上大渐，召麻勒吉与学士王熙撰拟遗诏，付内廷侍卫贾卜嘉进奏。上命麻勒吉怀诏草，俟上更衣毕，与贾卜嘉奏知皇太后，宣示诸王贝勒。是夕上崩，麻勒吉遵旨将事。旋授秘书院学士。

康熙五年，擢刑部侍郎。七年，授江南江西总督。时苏州、松江频遭水患，布政使慕天颜议濬吴淞江、刘河口，麻勒吉因与巡抚玛祐疏请以各府漕折银十四万充工费。淮、扬被水坍没

田地，请永免岁赋。诏并允行。镇江驻防兵许将军李显贵、知府刘元辅侵冒钱粮，遣学士折尔肯等往按得实，麻勒吉坐不先举发，并械系至京听勘。给事中姚文然疏言麻勒吉罪状未定，宜宽锁系，上然之。寻命复任。十二年，大计，左迁兵部督捕理事官。

吴三桂反，定南王孔有德壻孙延龄及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。十六年，命赴简亲王喇布军，招抚延龄。比至桂林，延龄已为三桂所杀，其部将刘彦明等率众降。十八年，诏麻勒吉赴广西护诸军，时雄已死，其子承廕降，授招义将军，封伯爵。已，部兵以饷匱譁，麻勒吉上言：“承廕与黄明、叶秉忠皆贼帅归诚，今承廕授高爵，而明、秉忠未授官，故阴嗾兵士为变。秉忠年老无异志，惟明强悍，为柳州官兵所慑服，若不调用他所，终恐为害。”乃授明总兵官。明复叛，诏麻勒吉与偏沅巡抚韩世琦会剿，寻报为苗人所杀。十九年，巡抚傅弘烈剿贼至柳州，承廕复叛，弘烈遇害，命麻勒吉兼摄巡抚事。时柳州再变，民多逃窜，田荒赋淆，麻勒吉招抚流亡，令归故业，葺学宫，振兴文教，颇著治绩。二十一年，撤故定南王所部，分隶八旗汉军，麻勒吉率以还京。

二十三年，授步军统领。二十八年，卒。三十七年，兵部奏黄明为贵州参将上官斌等所擒，麻勒吉追坐妄报。夺官。江南民为麻勒吉立碑雨花台纪绩，祀名宦。

阿席熙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自兵部笔帖式四迁光禄寺卿。考满，辅政大臣鼐拜等令解任，随旗行走，复坐事夺官。圣祖亲政，鉴其无罪，命以郎中用。七年，超擢陕西布政使。举卓异，擢巡抚。康熙十二年，迁江南江西总督。耿精忠叛，窥江西，阿席熙发兵赴剿，并檄援浙江。未几，精忠陷广信、建昌、饶州，参将陈九杰等应之。阿席熙遣兵防徽州，贼

陷绩溪、婺源，扰及徽州，迭克之。简亲王喇布率师至江宁，以阿席熙参赞军务。十七年，疏报江南清出隐漏田地一万四千馀顷、山八百馀里，加兵部尚书。寻坐瞻徇巡抚慕天颜奏销浮冒，罢任。卒。阿席熙居官廉洁，江南士民德之，祀名宦。

玛祐，哲柏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顺治九年繙译进士。授佐领，兼刑部员外郎。迁钦天监监正。康熙八年，江宁巡抚缺，命议政大臣等会推满洲郎中以上、学士以下通汉文有才能者备擢用，举奏皆不当上意，特以命玛祐。九年夏，淮安、扬州二府久雨，田庐多淹，诏发帑赈济。玛祐疏请蠲免桃源等县积欠赋银，及六、七两年未完漕米，部议漕米无蠲免例，上特允其请，并蠲减苏、松、常三府被灾岁赋。

十年，疏言：“苏、松二府额赋最重，由明洪武初以张士诚窃据其地，迁怒於民，取豪户收租籍，付有司定赋额，较宋多七倍、元多三倍，是以民力困竭，积逋遂多。自康熙元年至八年，民欠二百馀万，催徵稍急，逃亡接踵，旧欠仍悬，新逋复积。请敕部覈减二府浮粮，以期岁赋清完。”疏下部议，以科则久定，报寝。时布政使慕天颜请濬吴淞江、刘河，玛祐与总督麻勒吉请以漕折十四万充费。给事中柯耸疏言，东南水利宜乘此兴工，尽疏各支河。下玛祐覆勘。玛祐言各州县支河皆已疏通，吴县长桥乃太湖泄水要道，应令开濬。未几，以京口将军李显贵等侵饷事觉，坐不先举发，罢吏议，当左迁，命留任。十二年，黄、淮水涨，清水潭石堤决，高邮等十八州县卫所被灾，玛祐奏请发帑赈济。十五年，霖雨久不霁，以忧卒。遗疏极陈水灾民困，无一语及私。诏褒惜，谥清恪。

施维翰，字及甫，江南华亭人。顺治九年进士，授江西临江推官，清漕弊，善折狱，奸顽敛迹。巡抚郎廷佐奏其治行，举卓异，内擢兵部主事。改山东道御史，疏言：“察吏首重惩

贪，尤宜先严大吏。各督抚按露章弹劾，宜及监司，勿仅以州县塞责。”又言：“纠举之法，密於文，疏於武。镇帅拥重兵，有庸碌衰惫、缓急难恃者，有纵恣婪赃、肆虐军民者，督抚按徇隐弗纠，事发同罪。”诏并议行。十七年，出按陕西。圣祖即位，裁巡按，维翰乞假归。

康熙三年，复授江南道御史，疏言：“直省钱粮，每委府佐协徵，所至铺设供给，不免扰民。甚或纵容胥役，横肆诛求。请概行禁止，以专责成、杜扰害。”下部饬禁。巡盐河东，徵课如额。八年，疏劾偏沅巡抚周召南徇庇贪吏。十一年，疏劾福建总督刘斗徇情题建故靖南王耿继茂祠。召南、斗并坐谴。十二年，内升，以四品服俸仍留御史任。疏言：“设登闻鼓，原以伸士民冤抑，故使科道共与其事。然每收诉状，必待科道六十馀员集议，辄致稽延。请用满、汉科道各一员司之，半年更易。”从之。

迁鸿胪寺少卿，累迁左副都御史。浙江巡抚陈秉直荐举学道陈汝璞，为左都御史魏象枢所劾，秉直应降调，以加级抵销。维翰言：“秉直与汝璞见闻最近，乃徇情妄举，非寻常诬误可比。请敕部定议，凡保举非人坐降调者，不许抵销。”上然之，因著为列。给事中李宗孔继劾秉直，坐左迁。

十八年，授山东巡抚。会岁稔，民多流亡，维翰疏请賑恤，并截留漕米五万石发济南仓存贮，散给饥民。又疏言：“青、莱等府距临清仓远，办解甚艰。请永行改折，以息转输。”民大悦服。二十一年，代李之芳为浙江总督。之芳按治军士鼓譟，系累二百馀人。维翰至，即日定讞，多平反。二十二年冬，调福建，未上官，二十三年春，卒，谥清惠。

论曰：李率泰镇福建，御郑成功父子，赵廷臣督浙江，执张煌言，有功於戡定。郎廷佐釐逋赋。佟凤彩均里甲、蠲夫柳，

为民祛害。麻勒吉初奉使迫张玄锡至死，圣祖谕斥其纵恣。然於江南有惠政，阿席熙、玛祐清望尤过之。施维翰在台敢言，出持疆节，措置得大体。皆康熙初贤大吏也。恺悌君子，屏藩王国，厥绩懋矣！

列传六十一

杨雍建 姚缔虞 硃弘祚 子纲 王鹭 宋鞏 陈诜

杨雍建，字自西，浙江海宁人。顺治十二年进士，授广东高要知县。时方用兵，总督驻高要。师行徵民夫，吏虑其逃，繫之官廨。当除夕，雍建命徙廊庑，撤餽饌畀之。师中索榕树枝制绳以燃砲，军吏檄徵，语不逊，雍建笞之。总督王国光以是称雍建方刚，特疏荐。莅官甫一年，擢兵科给事中。

十六年春，世祖幸南苑，雍建疏言：“昨因圣体违和，传谕孟春飨太庙，遣官致祭。至期皇躬康豫，仍亲庙祀，此敬修祀典之盛心也。乃回宫未几，复幸南苑，寒威未释，陟历郊原，恐不足以慎起居。且古者蒐苗猕狩，各有其时。设使兽起於前，马逸於后，惊属车之清尘，岂能无万一之虑？”疏入，上甚怒，宣雍建入，谕以阅兵习武之意。雍建奏对不失常度，上意亦解。

时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继茂并镇广东，雍建疏陈广东害民之政八：委吏太滥，杂派太繁，里役无定例，用夫无定制，盐埠日横，私税日盈，伐薪采木，大肆流毒，均宜亟为革除。且两藩并建，供亿维繁。今川、贵底定，请移一藩镇抚其地，俾粤民甦息。上寻命继茂移镇福建，雍建发之也。十七年，疏言：“朋党之患，酿於草野。欲塞其源，宜严禁盟社，请饬学臣查禁。”从之。转吏科给事中。圣祖即位，辅臣秉政，奏事者入见，皆长跪，雍建独立语。比退，辅臣目之曰：“此南苑上书谏猎者也。”自是奏事者见辅臣皆不跪。

康熙三年，彗星见。雍建奏言：“天心仁爱，垂象示警。

乞斋心修省，广求直言，详询利病，并饬内外臣工，涤虑洗心，共修职业。”上优旨褒答。四年，疏言：“治化未醇，由於臣职未尽。比者部臣以推诿为卸责，明为本部应议之事，或请咨别部，或请饬督抚，致一案之处分，因一人之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；一事之行止，因一时文卷小误而重俟行查；至地方利弊所关，惮於釐正，辄云已经题定，无庸再议。如此，则一二胥吏执定例以驳之足矣，不知满、汉堂司各官所司为何事也。督抚以蒙蔽为苟安，民苦於差徭，而额外之私徵，未闻建长策以除积困；吏横於贪暴，而有司之掊克，不过摘薄罪以引轻条。向日行考满之法，则题报者皆称职，曾无三等以下之劣员；平时上弹劾之章，则特纠者仅未僚，不及道府以上之大吏。凡此推诿蒙蔽之习，请严饬内外臣工各图报称，倘仍蹈故辙，立予罢斥，以儆官常。”疏入，报闻。寻自刑科都给事中累擢左副都御史。

十八年，典会试，授贵州巡抚。疏请立营制，减徭役，招集流亡，禁革私派。土司谒巡抚，故事，必鸣鼓角，交戟於门，俾拜其下。雍正悉屏去，引至座前问疾苦，予以酒食，土司咸输服。始，贵阳斗米值钱五千，雍正请转饷以给。既，令民翦荒茅，教以耕种。比三年，稻田日辟，民食以裕。二十三年，召授兵部侍郎。寻以亲老乞终养，许之。四十三年，卒，赐祭葬。子中讷，进士，官右中允。

姚缔虞，字历升，湖广黄陂人。顺治十五年进士，授四川成都府推官。四川残民多聚为盗，互告讐，酿大狱。缔虞平恕讞鞫，辄得其情，审释叛案株连狱囚十七人。总督苗澄、巡抚张德地荐廉能，举卓异，会裁缺，改陕西西安知县。行取，康熙十五年，授礼科给事中。疏请严选庶吉士，考覈翰林，报闻。十七年，典试江西，还，奏：“江西被贼残破州县在丁缺田荒

案内者，请敕督抚酌量轻重，限三年或五年劝垦，以渐升科。全省逋赋二百二十万，历年追比，仅报完三万。此二百十馀万，虽敲骨吸髓，势必不能复完。请早予蠲免，俾小民得免死亡。

十八年，地震，求言。绵虞上疏曰：“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，原期知无不言，有闻则告。自故宪臣艾元徵请禁风闻条奏，自此言路气靡，中外多所顾忌。臣请皇上省览世祖朝诸臣奏议，如何謦谥；今者相率以条陈为事，輒熟成风。盖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，一旦欲其慷慨直陈，难矣。乞敕廷臣会议，嗣后有矢志忠诚、指斥奸佞者，即少差谬，亦赐矜全。如或快意恩仇，受人指使，章奏钞传，众目难掩，纵令弹劾得实，亦难免於徇私之罪。如此，则言官有所顾忌，不敢妄言；中外诸臣有所顾忌，不敢妄为。”疏下九卿科道会议。越日，召廷臣等集中左门，上问：“绵虞疏如何定义？”吏部尚书郝惟讷等暨给事中李宗孔等俱言风闻之例，不宜复开。上问：“绵虞，尔意如何？”绵虞对曰：“皇上明圣，从未谴罪言官。但有处分条例在，言官皆生畏惧。”上曰：“如汝言，条例便当废耶？”绵虞对曰：“科条虽设，当辨公私诚伪。”上意稍解。谕言：“官宜敷陈国家大事，如有大奸大贪，纠劾得实，法在必行，决不姑贷。且魏象枢弹奏程汝璞，亦是风闻，已鞫问得实，原未尝有风闻之禁也。”上宣绵虞前，指内阁所呈世祖时章奏示之曰：“汝以朕为未阅此乎？”绵虞对曰：“惟久经圣览，臣故不惮尽言。”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。次日，复命绵虞入起居注，授笔札记之。寻转工科掌印给事中。上考察科道，黜孙绪极、傅廷俊、和盐鼎三人，而嘉绵虞与王曰温、李迥称职。二十一年，疏论外吏积习，视事偷惰，公务沉阁，文移迟缓；僚属宴会，游客酬酢，废时糜费。请敕部禁饬。累擢左佾都御史。

二十四年，授四川巡抚。绵虞先为推官有声，百姓喜其来。

締虞至，榜上諭於事，严约束，禁私徵杂派，杜绝餽遗，属吏惮之。疏言：“四川迭经兵火，荒残已极。官户乡绅，多流寓外省，虽令子弟复业，迨入学乡举登仕版后，仍弃本籍他往。百姓见其如此，亦裹足不归。若招回乡宦一家，可抵百姓数户。绅宦既归，百姓亦不招而自至。今察明各属流寓外省绅衿，请敕部移行，飭令复业。”从之。蜀人困於采木，締虞陛辞，首陈其害。会松威道王鹭入覲，亦举是以奏，诏特免之。复请免运白蜡，停解铁税，皆获施行。二十七年，卒官，赐祭葬。

硃弘祚，字徽廕，山东高唐人，昌祚弟。弘祚自举人授江南盱眙知县，有惠政，举卓异。康熙十四年，行取御史，以昌祚子绂官大理寺卿回避，改刑部主事。再迁兵部督捕郎中，出为直隶天津道僉事，调直隶守道参议。

二十六年，超擢广东巡抚。入见，奏对称旨，赐帑金千，及内廝鞍马。过庾岭，察知夫役苦累，首禁革之。复牒兵部，凡使者过境，有驿站供亿，不得更有所役。广东军兴后，无艺之徵，浮於正供，悉罢免。劾墨吏尤者数人，馀悉奉法。盐法为藩下奸民所乱，据引地莫敢谯诃。弘祚疏陈整饬盐政数事，如议行。

高州属县吴川，琼州属县临高、澄迈，户少田芜，积逋十二万两有奇，疏请豁免。卫所屯田岁输粮三斗，额重多逃亡。弘祚言：“民粮重，则每亩八升八合起科，今屯田浮三之二，非恤兵之道，当比例裁减。”事皆允行。逆乱方定，奸民告讐无已，疏请严安首株连之例，略谓：“当定南分镇，闻风投冒倚藉声势者，实繁有徒，迨经平定，藩下人应归旗者，悉已簿录解京；籍内无名者，释放为民。嗣有旨：‘藩下官兵、奴仆及贸易人等，除实系辽东旧人及价买人外，逐一清查，发出为民。’臣寻绎诏意，原以诸人皆朝廷赤子，不忍株累。且十馀

年来，或补伍，或归农，或死亡迁徙，无籍可稽。乃奸宄之徒，蔓引株连，或在部呈首，或向有司告讦；及事白省释，而官民之被累已深。请敕部严议。”从之。

三十一年，擢福建浙江总督。值大计，弘祚疏言“福建地瘠民佻”，上责弘祚失言，谓：“贤才不择地而生。四川巡抚张德地署延绥巡抚，言‘延绥边地，无可举博学鸿词者’；少詹事邵远平奏‘南方人轻浮不可用’。朕心甚不愜，因皆罢斥。今弘祚又以谬言陈奏，下部议降调。”三十九年，命修高家堰河工，病卒。

子绛，官至广东布政使；纲，初授兵部主事，累官湖南布政使，雍正间，擢云南巡抚，疏劾署巡抚杨名时徇隐废弛，藩库借支未清款项至十九万有奇，名时坐是得罪。寻调抚福建，卒，谥勤恪。

王鹭，字辰岳，山东福山人。顺治十二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康熙五年，典试广东。历刑部郎中。十九年，出为四川松威道。时征云南，鹭督运军粮，覆舟坠马，屡经险阻，师赖以济。二十四年，垒溪大定堡山后生番出掠，巡抚韩世琦檄兵追剿，令鹭驻茂州，与总兵高鼎议剿抚。鹭赴堡开谕，番族据巴猪寨，阳就抚，负隅如故。鹭招抚附近诸寨，遣兵自庙山进，围寨，斩获无算。追至黑水江，贼渠挖子被焚死，山后番众悉降。调直隶口北道，未行。

时以太和殿工，命采蜀中栴木。鹭入觐，疏言：“四川大半环山巉岩，惟成都稍平行。巨材所生，必於深林穷壑，人迹罕到，斧斤难施，所以久存。民夫入山采木，足胝履穿，攀藤侧立，施工既难；而运路自山抵江，或百馀里，或七八十里，深涧急滩，溪流纡折，经时历月，始至其地。木在溪间，必待暴雨而出，故陆运必於春冬，水运必於夏秋，非可一径而行，

计日而至，其艰如此。且四川祸变相踵，荒烟百里。臣当年运粮行间，满目疮痍。自荡平以后，休养生息。然计通省户口，仍不过一万八千馀丁，不及他省一县之众。就中抽拨五千入山采木，衣粮器具，盈千累百，遣发民夫，远至千里，近亦数百里，耕作全废，国赋何徵？请敕下抚臣，亲诣采柁处察勘，量材取用，其必不能采运者，奏请上裁。”疏入，上谕曰：“四川屡经兵火，困苦已极，采木累民。塞外松木，取充殿材，足支数百年，何必柁木？令免采运。”未几，吏部循例疏请司道内擢京堂，鹭未与，特命内升。寻授光禄寺少卿，累迁太常寺卿。

二十六年，授江西巡抚。陛辞，上谕曰：“大吏以操守为要，大法则小廉，百姓蒙福。”鹭对曰：“臣向在四川，不取民间粒米束草，日费取给於家。”上曰：“身为大臣，日费必取给於家，势有所不能。但操守廉洁，念念爱民，便为良吏，且亦须安静。贪污属吏，先当训诫；不悛，则纠劾。”濒行，赐帑金千。二十七年，擢闽浙总督。疏言：“江西自荡平后，积年蠲免银米二百万有奇，民生渐裕。然徵收之弊，尚为民累，钱粮明加火耗，暗加重戡，部院司道府皆有解费。臣入境之初，火耗已减，解费尚存，即揭示剔除积弊，尽革官役上下大小杂费。南昌、新建二县漕粮尚仍民兑，俱行革除，漕运积年陋规，搜剔无遗。但在民则省费，在官则失利。恐臣去后，空言无用，乞天语严禁，不致前弊复生。”下所司知之。

时湖广叛卒夏逢龙据武昌，陷黄州。鹭次邵武，闻警，恐蔓及江西，奏拨福建兵协剿。自海禁既弛，奸民杂入商贩，出洋劫掠。鹭既上官，即檄温州总兵蒋懋勋、黄岩总兵林本植、定海总兵董大本以舟师出洋搜捕。懋勋、本植得贼舟七、大本於白沙湾获巨舰一，斩盗渠杨仕玉等十六辈，释被掳难民百十

一人。二十八年，上幸浙江，赐鹭御用冠服。谕曰：“尔任总督，实心任事，浙、闽黎庶称尔清廉，故特加优赉。”未几，召拜户部尚书，以老病累疏乞休，诏辄慰留。

三十三年，召大学士、九卿及河督于成龙入对，上责成龙排陷靳辅，并及鹭与左都御史董讷、内阁学士李应荐附和成龙，鹭等具疏引罪，讷、应荐并夺官，鹭原品休致。三十四年，卒於家，赐祭葬。

宋莘，字牧仲，河南商丘人，权子。顺治四年，莘年十四，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。逾岁，试授通判。康熙三年，授湖广黄州通判。以母忧去。十六年，授理藩院院判，迁刑部员外郎，榷赣关，还迁郎中。二十二年，授直隶通永道。二十六年，迁山东按察使。再迁江苏布政使，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，莘揭报督抚，责前布政使刘鼎、章钦文分偿。户部采铜铸钱，定值斤六分五釐，莘以江苏不产铜，采自他省，值昂过半，牒巡抚田雯，疏请停采。下部议，改视各关例，斤一钱。

二十七年，擢江西巡抚。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，徵江西兵赴剿，次九江，挟饷缺几譁变。莘行次彭泽，闻报，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，兵乃进。至南昌受事，旧裁督标兵李美玉、袁大相纠三千余人，谋劫仓库，应逢龙以叛。莘诇知之，捕得美玉、大相，众恟恟。莘令即斩以徇，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，众乃定。

江西采竹木，饶州供紫竹，南康、九江供檀、栲诸木，通省派供猫竹，名虽官捐，实为民累，莘疏请动支正帑采买。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，莘疏请粮驿道库，布政使察覈；府库，道员察覈。汉军文武官吏受代，家属例当还旗，经过州县，点验取结。莘曰：“是以罪人待之也。”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，止给到京定限咨文，俾示区别。皆下部议

行。

三十一年，调江苏巡抚。苏州滨海各县遇颶，上元、六合诸县发山水，淮、扬、徐属县河溢，疏请视被灾轻重，蠲减如例。发江宁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。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，户部以地逾千亩，令详察。萃再疏上陈，上特允之。

萃在江苏，三遇上南巡，嘉萃居官安静，迭蒙赏赉，以萃年逾七十，书“福”、“寿”字以赐。四十四年，擢吏部尚书。四十七年，以老乞罢，濒行，赐以诗。五十三年，诣京师祝圣寿，加太子少师，复赐以诗，还里。卒，年八十，赐祭葬。

陈诜，字叔大，浙江海宁人。康熙十一年举人，授中书科中书舍人。二十八年，考授吏科给事中，乞养归。三十六年，起补原官。辅刑科掌印给事中。疏言：“淮、黄自古不两行。迩者修归仁堤，开胡家沟，出睢湖之水；闭六坝，加筑高家堰，出洪泽湖之水。此借淮敌黄不易之理。然淮水入运者多，则敌黄仍弱。旧设天妃闸，自淮、黄交会处至清江浦，凡为五闸，重运到时，更迭启闭，过即下板锁断，是以全淮注黄。其引入运河者，不过暂资济运。自改建草坝，淮、黄尽趋运河，清江浦民居可危。宜复天妃闸旧制，使淮易敌黄，有裨大工。”疏下河督张鹏翮议行。寻疏劾山东蒲台知县俞宏声以赦前细故，拘系监生王观成，迫令自杀；巡抚王国昌仅以杖责解役结案，玩视民命。命侍郎吴涵偕诜往按，宏声坐夺官，国昌等议处。授鸿胪寺卿，再迁左副都御史。

四十三年，授贵州巡抚。疏言：“贵州田地俱在层冈峻岭间，土性寒凉，收成歉薄，人牛种蓺维艰。前抚臣王蓺因合属田地荒芜十之四五，减轻旧则，招徠开垦成熟，六年后起科。有续报者亦如之。”疏下部，如所请。四十七年，调湖北。疏劾布政使王毓贤亏帑，命解任。寻以盘验已完，奏免其罪。五

十年，擢工部尚书。五十二年，调礼部。五十八年，乞休，命致仕。六十一年，卒，赐祭葬，谥清恪。子世倌，自有传。

论曰：当三藩乱时，云、贵、闽、粤，其发难地也；蹂躏所及，湖南北、江西、四川，受害最甚。伊辟、王继文抚云南，从师而南，参与军画，其事已别见；雍建於贵州，缔虞於四川，弘祚於广东，鸞於江西，萃承鸞，诜遥继雍建，兵后抚綏甚勤。大乱方定，起衰救弊，出水火，登衽任席，伟哉诸人之功欤！

列传六十二

格尔古德 金世德 赵士麟 郭世隆 傅腊塔 马如龙

格尔古德，字宜亭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自笔帖式授内院副理事官。康熙三年，从定西将军图海平湖广茅麓山李自成馀部。师还，迁弘文院侍读，进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十三年，从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。三桂将林兴珠降，上策请分水师，泊君山，断常德道；泊香炉夹扁山，断长沙、衡州道：则三桂将坐困。安亲王令格尔古德驰奏，并以兴珠语闻，上密谕驻岳州诸将议行。师还，擢詹事，迁内阁学士。

二十一年，授直隶巡抚。上谕之曰：“金世德、于成龙为巡抚有声，尔承其后，得名甚难。若急於求名，或致僨事，尔其慎诸！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，倚恃声势，每为民害。尔其严察惩创，即皇庄亦毋宽宥。”八旗圈地属於王公大臣者，辄置庄，设庄头，主徵租，遂以病民，上深知之，故以谕格尔古德。格尔古德寻疏言：“自鬻投旗之人，或作奸犯科，冀逃法网；或游手好閒，规避差徭。本主听其仍居本籍，放债牟利，则讳旗而称民；窝逃构讼，遇官长访闻，又舍民而称旗。诈害良善，官不敢问。应责成本主，止留农户在庄，馀俱收回复役。有徇纵者议处。”下所司飭禁，并谕户部：“凡鬻身之人，先经犯罪，投旗冀幸免者，与知情之本主，并从重治罪。”时大学士明珠所属佐领下人户指圈民间冢地，民诉於户部，事下巡抚，令宛平县察勘。知县王养濂言无碍民冢，格尔古德疏劾圈占冢地属实，养濂罢吏议。诏嗣后有如此者，严惩不贷。自康

熙初，鼇拜柄政，总督硃昌祚等以圈地获罪，由是无敢讼言其失者。至奸民窜入旗下，寻仇倾陷，狡桀莫能制。独格尔古德承上指，执法严惩，时称为“铁面”。

二十三年，上幸五台山，格尔古德迎驾，询地方贤吏，以灵寿知县陆陇其对。寻疏荐井陘道李基和、卢龙知县卫立鼎与陇其廉能，下部擢用。顷之，以疾乞休，优诏慰留。会诏廷臣公举清廉官，首以格尔古德列奏。上念其羸疾，遣御医诊视。未几，卒，赐恤加等，谥文清。

格尔古德清介，布衣蔬食，卻餽遗，纤毫不以自污。上尝责漕运总督硕幹居官无状，硕幹言：“臣为众所忌，故未能致声誉。”上曰：“格尔古德为巡抚，没后人犹思慕称颂。居官苟善，岂有不致声誉者？”为上所重如此。祀直隶名宦。

金世德，字孟求，汉军正黄旗人，兵部侍郎维城子。淹贯经史，精国书。以廕生授内院博士，累擢左副都御史。康熙七年，授直隶巡抚。是时尚循明制，直隶不置两司，世德请设守道理钱穀，巡道理刑名，如外省布政、按察二司。由是始有专司。畿北诸郡，旗、民杂处，易於容奸，请立屯长以治之。唐县等三十七州县，田一千六百馀顷，河流沙拥，民不能耕。岁输银二万有奇、穀豆三百九十石，历年责原户纳赋为民害，世德为奏请除额。地震通州等九州县，复请赈恤，并蠲免钱粮。皆如所请行。师南征，供亿繁急。世德单骑行营中，躬料刍粮，军无横索，吏无侵渔，市肆晏然。十九年，卒，谥清惠。

赵士麟，字麟伯，云南河阳人。康熙三年进士，授贵州平远推官。改直隶容城知县，缉盗卫民，创正学书院，与诸生讲学。行取，授吏部主事。历郎中，擢光禄寺少卿，三迁至左副都御史。疏请台湾改郡县比内地，设总兵镇守，省沿海之戍卒，诏报可。

二十三年，授浙江巡抚。杭州民贷於驻防旗兵，名为“印子钱”，取息重，至鬻妻孥卖田舍；不偿，则鬲於官。营兵马化龙毆官，成大狱。士麟移会将军掣缴券约，捐资代偿。将军令减子归母，母复减十之六。事遂解，民大称颂。诏裁浙江总督，总督驻衢州，督标兵三千被汰，乏食譁掠，民罢市。士麟仍济以饷，因奏设副将一，定额兵八百馀，留拨各营缺额。众乃定。浙中豪右衙蠹，骄悍不法，为民害。士麟廉得其状，悉置之法，强暴敛迹。省城河道久淤，督役疏濬，半载乞工，民以为便。复缮城隍，修学校，亲莅书院，与诸生讲论经史及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士风大振。禁革规费，积弊一清。二十五年，移抚江苏。浙人怀之，绘图以志去思，并於西湖敬一书院肖像祀之。寻召为兵部督捕侍郎，调吏部，皆能举其职。三十七年，卒。祀浙江名宦。

士麟潜心正学，以硃子为归。躬行实践，施於政事，士恧民恬，所至皆有声绩。

郭世隆，字昌伯，汉军镶红旗人。父洪臣，原籍汾州。顺治二年，英亲王阿济格下九江，洪臣随明将左梦庚来降，入旗，授佐领，分辖降众。累官湖广道州总兵。康熙四年，世隆袭管佐领，授礼部员外郎，改御史。二十七年，盛京福陵守兵诉其兄冤死，命世隆往按，得诬良刑偪自缢状，原审侍郎阿礼瑚等坐失实夺官。顷之，超擢内阁学士。圣祖谒孝陵，经通州，山西礼县民诉知县万世纬及知府纪元婪索状，命世隆会督抚按治。世纬坐贪婪、科派、杖毙无罪人，元坐受赇荐世纬卓异，皆论死。

二十九年，代于成龙为直隶巡抚。先是，罢任安溪知县孙鏞告福建巡抚张仲举、布政使张永茂侵蚀库帑，遣郎中吴尔泰会总督勘讯，至即拘讯知府六人，连引州县官数十人。上闻疑

之，命世隆往按，发仲举与前布政使张汧窜改赋册、侵隐已徵额银捏作民欠，又汧迁湖广巡抚亏福建库帑三十馀万，仲举前任湖南布政亦亏帑，相约互抵；嗣仲举闻汧以赃败，而福建库尚未完，饬属代为弥缝，左证悉合。仲举、永茂俱论罪如律。

世隆之任，帝谕曰：“于成龙居官甚善，继之不易，尔当勤慎任事。”顺天、保定、真定、永平诸府旱，世隆奉命履勘，疏言：“被灾者七十四州县，请蠲本年及来年额赋。霸、文安等十四州县灾尤重，请治赈。”迭疏筹积贮，并以奉天岁丰，请饬山海关暂听民间转粟，仍限肩挑驮负，不得以大车装载，皆如所请。又疏言：“真定地当冲要，所属赞皇县，西有大峪曰子午套，素为盗藪，请移紫荆关副将驻真定；调马、步兵二千分防霸州。”子牙河决，淹没田亩，请修筑大城等县堤岸，并濬王家口、黑龙港诸支流堙塞者，皆报可。

三十四年，擢闽浙总督。岁歉，率闭籾居奇。世隆疏请蠲赋，并发帑二十万，乞籾江、浙，海运平粟，诏俞之。先是浙省奏请鼓铸，官吏射利，请减其分数。由是私铸者众，每钱不及七八分，壅滞不行。三十八年，上南巡，世隆迎驾，至杭州，民拥舆赴诉。乃停官炉，发帑收毁私钱，钱得流布。上闻，为褒美。鄞县沿海田，被水冲决一千七十馀亩，请永免额赋。

四十一年，调两广总督。广东海疆二千馀里，守汛辽阔，盗贼出没无常。世隆疏定营制，增设兵船巡哨，迭击败海盗，沉其舟四十五。疏报擒海阳巨盗蔡玉也等五人。上遣刑部侍郎常绶往勘，因议世隆平时禁贼不严，盗发，朦胧掩饰，坐夺官。

四十六年，起湖广总督、疏陈防守红苗，请沿边安设塘汛，禁内地民与苗往来，并勿与为婚姻。未几，召为刑部尚书。五十年，以山西流匪陈四等潜入湖广，鸠党劫掠，世隆前任总督坐失察，夺官。五十二年，万寿，复原品。居三年，卒。直隶、

福建、浙江、两广、湖广皆祀名宦。

傅腊塔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康熙十九年，授山东道御史，有声台中。二十五年，出为陕西布政使。二十六年，擢左副都御史，迁工部侍郎。二十七年，偕侍郎多奇往云南按提督万正色与总兵王珍互讦事。谏实，正色、珍俱论罪有差。调吏部，授两江总督。陛辞，上谕曰：“尔当洁己奉公，督两江无如于成龙者，尔效之可矣！”傅腊塔至官，清弊政，斥贪墨，谏狱尤明慎。赣县民诉知县刘瀚芳私徵银米十馀万，并蠹役不法。傅腊塔因劾布政使多弘安、按察使吴延贵、赣南道锺有德於吏役婪赃不速勘，复从轻拟，曲为庇护，弘安、延贵、有德并坐罢。

二十八年，上南巡，阅运河，命傅腊塔会河道总督王新命勘仪真河闸。疏言：“闸外为北新洲，北新洲外又有涨沙平铺江中。应疏北新洲支河，直通四闸。粮艘循涨沙尾入新河口，可以通行。”别疏言：“江宁厘税累民，内输房税，外输廊钞，更外输棚租，请予蠲免。”皆如所请。二十九年，淮、徐饥，发常平仓穀赈恤，灾民赖焉。芦洲丈量，例委佐贰，民苦需索。傅腊塔定五年一行，悉以印官理其事。历年逋赋，量为带徵，由是积困顿甦。是年，监临江南乡试，疏称士子应试者万有馀人，请广科举额，下部议，增广额四十名。疏劾大学士徐元文、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，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。诏毋深究，予元文休致。沭阳民周廷鉴叩阍讼降调侍郎胡简敬居乡不法，并及之杰瞻徇状，命傅腊塔按治，得实，简敬及其子弟并治罪，之杰夺官。

三十二年，广东巡抚江有良与巡盐太常少卿沙拜互讦。傅腊塔往按，有良、沙拜并坐受赇，夺官。三十三年，疏言：“淮、扬所属多版荒，巡抚宋萃曾请缓徵，格於部议。臣履亩详勘，

盐城、高邮等州县因遇水灾，业户逃亡者众。今田有涸出之名，人无耕种之实，小民积困。熟田额粮尚多悬欠，何能代偿盈万之荒赋？请恩赐蠲除，庶逃户怀归，安居乐业。”疏入，下部议，不许，上特命免徵。旋卒於官。上闻，谕廷臣曰：“傅腊塔和而不流，不畏权势，爱惜军民。两江总督居官善者，于成龙而后，惟傅腊塔。”遣太仆寺卿杨舒赴江宁致祭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清端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士民怀之，为建祠江宁。四十四年，上南巡，经雨花台，赐祠额曰“两江遗爱”。雍正中，入祀贤良祠。

马如龙，字见五，陕西绥德州人。康熙十一年举人。十四年，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叛，其党硃龙寇绥德，陷之。如龙纠乡勇倚山立寨，寇至，屡击卻之。辅臣诱以伪劄，斩其使。会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兵至，如龙渡河迎，呈伪劄，并陈贼虚实，因率所部为前锋，克绥德。毕力克图以闻，即便宜令摄州事。总督哈占亦疏言如龙倡义拒贼状，请优叙。

十六年，授直隶灤州知州。州民猾而多盗，如龙锄暴安良，豪右敛迹。州有民杀人而埋其尸，四十年矣；如龙宿逆旅，得白骨，问之，曰：“此屋十易主矣。”紮最初一人至，钩其情得实，置诸法。昌平有杀人狱不得其主名，使如龙按之。阅状，则民父子杀於僧寺，并及僧五，而民居旁二姓皆与民有连，问之，谢不知。使迹之，二人相与语曰：“孰谓马公察，易欺耳。”执讯之，乃服。自是民颂如龙能折狱。十九年，以察出民间隐地，叙劳，入为户部员外郎，历刑部郎中，榷浙江北新关税务。

二十四年，迁杭州知府。杭州民贷於旗营，息重不能偿，质及子女。如龙请於将军，覈子母，以公使钱代偿。杭州民咸颂如龙。二十八年，上南巡，闻其治行，超擢按察使。平反庶

狱，多所全活。海贼杨士玉窜迹岛屿，勾土贼胡茂等剽掠商船，如龙设策擒之，尽歼其首从，巡抚张鹏翮以闻。二十九年，迁布政使，属吏有岁餽，悉禁绝之。是年，绍兴大水，库储绌，无可救济。如龙檄十一郡合输米二万馀石，按户赈给，告属吏曰：“是逾於岁餽多矣，”

三十一年，授江西巡抚。整饬常平仓，春以羨米出货，秋收还仓。饬州县广积储，备凶荒。仿白鹿洞遗法，建书院以教士。严溺女之禁。疏请罢追转漕脚耗。三十八年，入觐，赐御书“老成清望”榜。时淮、扬荐饥，如龙以江西连岁丰稔，率僚属捐米十万赈之。以老病累疏乞休，诏辄慰留。四十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论曰：守成世为大臣者，以仁心行仁政，培养元气，其先务也。兵革初息，疮痍未复，格尔古德等任封疆之重，拊循安辑，与民休息，政绩卓卓在耳目。廷褒老成，野留遗爱，有以哉！

列传六十三

石琳 兄子文晟 徐潮 子杞 贝和诺 子马喇 陶岱
傅霁 觉罗华显 蒋陈锡 子涟 洞 刘廕枢
音泰 鄂海 卫既齐

石琳，汉军正白旗人，石廷柱第四子。初授佐领，兼礼部郎中。康熙元年，出为山东按浙江盐运使。十二年，转湖广下荆南道。十三年，襄阳总兵杨来喜、副将洪福以南漳叛应吴三桂，据房县、保康、竹山。琳偕总兵刘成龙率师讨之，抚定各峒寨。十五年，迁河南按察使。禁旅南征，牧马开封，当麦秋，琳与统兵诸将帅约，令兵毋驿骚，坐帐中四十馀日。及去，民得穫麦。

二十年，迁浙江布政使。时耿精忠初平，衢州被兵尤甚，户口逃亡，丁赋皆责之里甲。琳覈实，请免之。师行供亿浩繁，民多逋负，琳悉为釐定，裁革陋规，禁加耗尤严。尝曰：“革一分火耗，可增一分正供。”二十三年，擢湖北巡抚。工部以修建太和殿，檄各省采柟、杉诸木。琳言柟产万山中，挽运甚艰，请宽其程限。部议不许。特诏允之。

二十五年，调云南。疏言：“详覈赋役全书，应更改者八事。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，以田养军曰屯田。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，听其招佃者曰官田。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，犹佃民之纳租於田主。国初吴三桂留镇，以租额为赋额，相沿至今，积逋愈多，官民交困。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。云南盐井有九，以各井行盐之多寡为每岁徵课之重轻。琅井盐斤徵课六釐，白井八

釐，至黑井则倍。明末加徵，较明初原额不啻数倍。今请减黑白二井之课如琅井例。开化民田亩科粮二斗六升三合，较未设府以前加至十倍。通省民粮，惟河阳最重，今当减半，与河阳一例。元江由土改流，三桂於额粮外别立名色：曰田地讲银，曰茶商税银，曰普洱无耗秋米，曰浪妈等六寨地租。加赋倍徵，民不堪命，应请各减其半。通海六寨地粮较民赋重几三倍，当改依新定民赋科则。 号嘉每粮一石，徵条编银四两有奇，亦为偏重。今既归南安州附徵，应与州赋一律，每粮一石，徵银一两四分。丽江界连土番，古称荒服。三桂叛后，割金沙江以内喇普地与蒙番，地去而粮存，当删除。建水自明时设参将，岁派村寨陋规银三百有奇、粮八十馀石，三桂遂编入正额，当裁革。新平之银场，易门之铜厂，矿断山空，宜尽豁课税。”疏入，下所司议，刊入全书颁行。

二十八年，擢两广总督。琼州总兵吴启爵奏琼属黎地，请设州县，筑城垣，增兵防守。命琳勘奏，力陈其非要，上从之。四十一年，连州瑶作乱，遣都统嵩祝等会剿，平之。琳规画善后，定官吏管辖，拨兵移防，悉协机宜。未几，卒官。

兄子文晟，初授蓟州同知，历云南开化、山西平阳知府。康熙三十三年，上嘉其居官有声，超擢贵州布政使。是岁，即迁云南巡抚。为政务举大纲。云南屯赋科重民田数倍，琳官巡抚时，奏减而未议行；文晟复疏请，特允减旧额十之六。安南国王黎维正疏告国内牛羊、蝴蝶、普园三地为邻界土司侵占，乞敕谕归还。会文晟入觐，上问文晟，奏言：“此地明时即内属，非安南地。妄言擅奏，不宜允。”乃降诏切责之。四十三年，调广东。四十四年，擢湖广总督。坐劾容美土司田舜年僭妄淫虐非实，部议当降调，上命留任。文晟以疾乞退，上谕大学士曰：“文晟粗鄙，若为土司事而罢，似未得体。今既引疾，

可允其请。”罢归。五十九年，卒。

徐潮，字青来，浙江钱塘人。康熙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，累擢少詹事。潮学问淹通，在翰林，应奉文字，多出其手。圣祖尝御门召讲易、论语，敷陈明晰，为之倾听。三迁至工部侍郎，督理钱局，清介不苟随俗。局官冒滥事发，潮独无所连染。三十三年，典会试。以母忧归，服阕，起刑部侍郎。

三十九年，授河南巡抚，上谕之曰：“河南火耗最重，州县多亏欠，尔当筹画禁止。”潮上官，令火耗无过一分，州县私派，悉皆禁革。南阳承解黑铅，卫辉办兑漕米，向皆假手胥吏，恣为侵渔。潮悉心区画，宿弊悉除。开封五府饥，疏请漕粮暂徵改折，以平市直。归德属永城、虞城、夏邑三县被灾地亩至一万七千馀顷，出粟常平、义、社仓穀，借给贫民牛种，全活甚众。四十一年，上巡幸畿甸，问巡抚李光地邻省督抚贤否，光地举潮对。上褒美，以潮与光地、张鹏翮、彭鹏、郭琇并称。四十二年，上南巡，潮迎驾泰安，赐冠服及御书榜额。其冬，西巡，复迎驾，赏赉有加。上念汾、渭皆入河，议於河南储穀，遇山、陕岁歉，自水道移粟，便於陆运。命潮会陕西、山西督抚勘议。潮与川陕总督博霖会勘三门砥柱。语见博霖传。又别疏言：“汴水通淮，一自中牟东经祥符至宿迁，湮塞已久；一自中牟东南经尉氏至太和，今名贾鲁河，尚可通流：请量加疏濬。郑州北别有支河，旧迹尚存，若於此建闸，使汴与洛通，尤为民便。”上从之。

四十三年，擢户部尚书，充经筵讲官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教习庶吉士。四十四年，扈从南巡，命赴河南按事。时上以高邮、宝应诸州县频年被水患，由洪泽湖无所宣泄，宜於高堰二坝筑堤束水入河，又於下河筑堤束水入海。会潮按事还，上询河壩形势，因指授方略，命往董其役。四十五年，监修高家堰

滚水坝、高邮车逻中坝，并濬文华寺减河。四十六年，监修武家坝、天然坝、蒋家坝及诸堤闸，先后毕工。四十七年，调吏部。四十九年，以病乞休，许以原官致仕。五十四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潮居官平易，不事矫饰，所至民咸称颂。乾隆初，追谥文敬。子本，自有传。

杞，字集功。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官编修。由甘肃布政使巡抚陕西，入为宗人府府丞。予休致，卒。

贝和诺，富察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济席哈孙。自工部笔帖式授户部主事，历郎中，兼佐领，累迁大理寺卿。康熙三十五年，命往山东经理闸河。漕运总督桑额奏漕船尽过济宁，较往岁早一月。上以遣官经理，於漕运便，命以为常。迁左副都御史，擢户部侍郎。三十七年，朝鲜岁侵，国王李焯乞开市义州中江贸穀。诏发三万石与为市，令贝和诺及侍郎陶岱监视。事已，焯上表谢“八道生灵，赖以全活”。是年，授陕西巡抚。疏报：“陕西开事例，积贮米麦，应存一百七十七万石有奇，今实存仅十七万。”上命尚书傅腊塔、张鹏翮往按。寻疏言长安、永寿、华阴等余补三十八万有奇，餘皆欠自捐生，请令补完。

三十九年，调四川。疏言：“打箭炉、木鸦等处番、民一万九千馀户归顺，请增设安抚使五、副使五、土百户四十五，以专管辖。边民运茶赴炉贸易，给官引五千六百道，定额徵课。川省行盐，潼川、中江山路崎岖，难於陆运，额运壅滞。惟冰江小溪通水运，请增给水引，商民交便。”贝和诺治事精详，尚书张鹏翮按事还，於上前亟称之。四十二年，召授兵部侍郎。

四十四年，擢云贵总督，捕治富民盗李天极、王枝叶等。天极广通诸生，与临安硃六非造为符讖，师宗州枝叶，人素无

行，天极等诱之，诡託明桂王孙，纠党谋不轨。僭称文兴三年，散播印劄，图劫掠广南、开化，自蒙自窜入会城。贝和诺标兵诤得状，诛六人，流其馀党。四十九年，召拜礼部尚书。以太原流匪陈四等六十馀人诡称赴云南垦地，贝和诺得布政使牒报不察究，坐降调，授盛京工部侍郎。五十七年，复召为礼部尚书，以老乞休，诏慰留。六十年，卒官。

子马喇，袭管佐领，兼护军参领，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。雍正五年，西藏阿尔布巴等与贝子康济鼐不睦，命马喇往驻西藏。既，阿尔布巴戕害康济鼐，后藏颇罗鼐率兵报仇，执阿尔布巴等。遣尚书查郎阿等谏其罪，磔之。诏颇罗鼐总管前后藏事，移达赖喇嘛於里塘。七年，命马喇驻里塘守护，赐帑金二千，总藏事。擢护军统领。还京，迁工部尚书，坐免。十一年，复以副都统衔往西藏办事。卒官。

陶岱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由主事历户部郎中，累擢吏部侍郎。朝鲜告饥，乞开市贸穀，命陶岱与贝和诺运米给余，御制海运朝鲜记纪其事。康熙三十八年，署两江总督。寻授仓场侍郎，以漕运迟误，降五秩，随旗行走。寻卒。

博霖，巴雅拉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自护卫授銮仪使，擢镶白旗都统。康熙二十四年，授江宁将军，调西安。三十五年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师西剿噶尔丹，命博霖率满洲兵自宁夏会师，大败噶尔丹於昭莫多。叙功，授世职拖沙喇哈番。圣祖尝谕大学士等曰：“博霖自江宁赴西安，军民攀留泣送，直至浦口。非有善政，何能如此？诚可谓将军矣！”四十二年，上幸西安阅兵，谕曰：“西安官兵皆嫺礼节，重和睦，尚廉耻，且人才壮健，骑射精练。朕巡幸江南、浙江、盛京、乌喇等处阅兵，未有能及之者，深可嘉尚！”赉博霖御用囊建、弓矢。

四十三年，授四川陕西总督。上以山、陕屡岁稔，欲於河

南储粟备赈，溯黄河挽运，虑三门砥柱水急，舟不得上，命博霁偕山、陕、河南巡抚会勘。寻合疏言：“三门滩多水激，挽运险阻，仍以陆运为便。”从之。四十七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觉罗华显，满洲正红旗人。初授宗人府主事，迁户部理事官。康熙三十七年，授翰林院侍讲学士，累迁内阁学士。三十九年，授甘肃巡抚，未上官，调陕西。四十年，擢川陕总督。甘肃流民数千人就赈西安，华显与巡抚鄂海出俸为有司倡，集资计口授粮，并拨荒地业。上幸西安阅兵，与博霁、鄂海同受赐。陕民困重敛，华显饬有司禁私徵，屏绝餽遗，军民称颂。四十二年，卒官，加太子太保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文襄。祀陕西名宦。

蒋陈锡，字雨亭，江南常熟人。父伊，康熙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御史。疏陈民间疾苦，绘十二图以进。累官河南提学道副使，卒官。

陈锡，康熙二十四年进士，授陕西富平知县。岁饥，米斛直数千，发仓赈济，不给，斥家资佐之，全活甚众。行取，擢礼部主事。监督海运仓，革粮艘篷席例银。迁员外郎。河道总督张鹏翮荐佐两淮河务。四十一年，授直隶天津道，迁河南按察使，谏决平恕。豫省有老瓜贼为害行旅，陈锡廉得其巢穴，悉擒治之。

四十七年，迁山东布政使。未几，擢任巡抚。疏请缓徵二十三州、县、卫被灾逋赋，广乡试解额，增给买补营马直，免累及所司。条陈海防三事，言战船当更番修葺，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，沿海村庄当举行团练，互相接应；并以御史陈汝咸条议海疆弭盗，疏请渔舟编甲，闽、粤鸟船不许携砲械，得盗舟火药军器，必究所从来。部议悉从之。长芦巡盐御史希禄请增东省盐引，临清关请增设济宁等五州县口岸，陈锡皆言其

不便，并得请。

五十五年，擢云贵总督。禄劝州土酋常应运诱沿江土夷攻卓干寨，陈锡檄师会剿，平之，拨兵弁驻守其地。石羊绪矿厂硎老山空，课额不足，疏请嗣后硎衰即止，勿制定额。镇远至省三十二驿，山路崎岖，驿夫苦累，下令非有符合，毋滥应夫马。都统武格、将军噶尔弼率师入西藏，以云南粮运艰难，欲自四川运粮济给。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、蜀俱进兵，蜀粮不足兼供。乃命陈锡与巡抚甘国璧速运。五十九年，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，与国璧并夺职，令自备资斧运米入藏。明年，卒於途。雍正元年，山东巡抚黄炳言陈锡在巡抚任，侵蚀捐穀羨馀银二百馀万，部议督追。弟廷锡入陈始末，诏减偿其半。子涟、洞。

涟，字檀人。进士，官编修，终太仆寺卿。

洞，字愷思。进士，历工部郎中，出为云南提学道。西陲用兵，命从军，授甘肃凉庄道。西檄多卜藏、玛嘉诸部与谢勒苏、额勒布两部逃入倚石门寺为巢，往来劫掠。洞料简精锐，会凉州镇官兵，分五路进剿，转战棋子山，歼贼之半。时罗卜藏丹津进逼西宁，复檄兵捍御，罗卜藏丹津遁走。大将军年羹尧上其功，迁山西按察使，进布政使。上嘉洞实心供职，免其父追偿。雍正十年，加侍郎衔，往肃州经理军营屯田。在事二年，辟镇番柳林湖田十三万亩，得粮三万石。筑河堤，扩二大渠，分濬支渠，并建仓储粮，公私饶裕。副都御史二格协理军需，劾洞侵帑误公，逮治论死，下狱追赃。总督查郎阿等交章雪其诬，洞已病卒。

刘廕枢，字乔南，陕西韩城人。康熙十五年进士，授河南兰阳知县，有政声。行取，擢吏科给事中，以忧归，服阕，除刑科给事中。疏言：“廉吏必节俭。迩来居官竞尚侈靡，不特

车马、衣服、饮食、器用，僭制逾等；抑且交结、奔走、餽送、夤缘，弃如泥沙，用如流水。俸不给则贷於人，玷官箴，伤国体。请敕申斥，以厉廉戒贪。”又疏言：“京师放债，六七当十；半年不偿，即行转票，以子为母。数年之间，累万盈千。是朝廷职官，竟为债主厮养。乞敕严立科条，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。”并下部议行。寻调户科。三十六年，诏求直言，蔭枢疏请肃纪纲，覈名实，开言路，报可。

三十七年，外转江西赣南道。赣俗健讼，蔭枢昼夜平决，愆妄诉者，讼渐稀。将吏私徵门税，蔭枢令革之。米市有牙课，牙人籍以婪索。蔭枢以其钱置田，徵租代课，除民累。署按察使，忤总督阿山，以讞狱前后狱辞互异，劾罢。四十二年，圣祖西巡，蔭枢迎驾潼关，上识之，召对称旨，复授云南按察使。四十五年，迁广东布政使。总督贝和诺称其清廉勤慎，士民爱戴，云南布政使缺员，请以蔭枢调补，上从之。蔭枢督濬昆明湖，筑六河岸傍。会夏旱，发粟平糶，禱於五华山，得雨，民大悦。

四十七年，擢贵州巡抚。贵州苗、仲杂处，号难治。蔭枢至，绝餽遗，省徭役，务以安静为治。疏请广乡试解额，设南笼学，以振人文。先后请改石阡、丹川、西堡、宁谷、平州、大华诸土司，设流官。开驿道，自云南坡至蕉溪二千馀里。又疏言贵州钱粮课税仅十馀万，邻省岁协饷二十馀万，稍愆期，军士悬额待饷。请豫拨二十万储布政使库。部议持不可，疏三上，诏特允之。其后红苗叛，饷赖以无绌。乌蒙、威宁两土司相仇杀，四川巡抚年羹尧遣吏勘问，土酋匿不出，疏闻，命四川、云、贵督抚按治。蔭枢先至，遣使招谕，威宁土酋听命，乌蒙土酋亦自缚出就质，咸原伏罪释仇，苗以无事。

五十四年，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，诏备兵进讨。蔭

枢累疏请缓师，略云：“小丑不足烦大兵。原皇上息怒，重内治，轻远略。”上责其妄奏，命驰驿赴军前周阅详议。廕枢抵巴里坤，上疏数千言，请屯兵哈密，以逸待劳。旋称病还甘肃，疏乞休，严旨谯让，仍令回巡抚任。廕枢疏报病愈，上斥廕枢：“令诣军前即称病，令回任病顿愈，情伪显然。”命解任诣京师。部议阻挠军务，坐绞，上宥之，遣赴喀尔喀种地。年已八十二，居戍三年，释还，复故官。六十一年，与千叟宴。世宗御极，召见，赐金归里。寻卒，年八十七。

音泰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初为西安驻防兵。康熙十三年，副都统佛尼勒讨吴三桂将谭弘、吴之茂、王屏藩等，音泰隶麾下。师自汉中进克阳平朝天关，驻守梅岭关，贼夜劫营，音泰力御，中枪折齿，得上赏。明年，佛尼垺攻王辅臣秦州，临壕列围，贼突骑出犯，音泰射殪三人，贼骇遁。复进攻西和，屡败之茂等於盐关岐山堡。十七年，进攻四川，克保宁、叙州。叙功，授骁骑校，迁防御。

三十五年，署参领，从西安将军博霖会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，出西路。五月，上亲征，出中路，至克鲁伦河。值积雨，运粮滞，贼预焚草地，我军紆道秣马。音泰言於博霖曰：“圣驾亲征，宜倍道前进。”乃急趋昭莫多，大军继进，噶尔丹败遁。叙功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四十一年，迁佐领。四十二年，上巡西安，令官兵校射，音泰蒙赉与赐宴，寻授协领。

四十三年，擢西安副都统。四十四年，授西宁总兵官。上知其贫，诏陕西督抚助练兵犒赉之资。四十六年谕：“音泰久居西陲，谙习兵事，外藩蒙古及内地军民交口称誉。”命擢甘肃提督。四十八年，授川陕总督。入觐，赏花翎及冠服、鞍马，并御书“揽辔澄清”榜赐之。

四十九年，幹伟番蛮罗都等掠宁番卫，戕冕山营游击周玉

麟，命四川巡抚年羹尧偕提督岳升龙往剿。羹尧至，升龙已擒罗都等三人械送勘问。既定讞，遂先还。升龙偕建昌总兵郝弘勋至会盐招降，番蛮诸酋原率众十万贡纳粮马。音泰请以降酋为土司，分领其众。因劾羹尧违旨先还，诏夺羹尧职，留任效力。未几，升龙以疾解任，羹尧知其曾假帑金，议率属捐俸代偿，音泰不从。羹尧遂入告，上允行，并谕音泰宜与巡抚和衷。寻褒其洁清不瞻徇，实心任事。会奉诏申禁游民越境，令严劾纵容官吏。邠州诸属拘系者四十馀案，每案至数十人。音泰疏言诸人皆藉技营生，无不法状，应递解原籍编管；如纵出境，议处所司，上韪之。

以病疏乞休，上曰：“朕前幸西安，知音泰义勇，洵擢至总督。宽严并用，军民无不感戴。朕甚爱惜之，可令在任调摄。”五十二年，复请，许解任还京师，给第宅田亩，以旌其廉。并谕群臣曰：“朕初用音泰，人不知其善，后乃称朕有知人之明也。”五十三年，卒，赐祭葬，谥清端。初授云骑尉世职，特命世袭罔替。

鄂海，温都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，历宗人府郎中，兼佐领。康熙三十二年，圣祖亲征噶尔丹，命鄂海赴宁夏储备牲畜。陕西按察使员缺，上以命鄂海，且谕之曰：“初任外僚，每言洁其身以图报。及莅任，辄背其言。朕於数十从臣中简尔为按察使，尔当益励素行也。”三十七年，迁布政使。四十年，擢巡抚。

四十九年，授湖广总督。镇筸边外红苗为乱，令总兵张谷贞等召苗目宣谕，毛都塘等五十二寨、盘塘等八十三寨，先后薙发归化，上嘉之。五十二年，移督川、陕。疏报甘肃洮、岷边外大山生番请归化，上以洮、岷边外无生番，或为蒙古属部，命详察。鄂海奏大山在洮州东南土司杨汝松界外，非蒙古属部，

宜令汝松兼辖；复疏报四川会川营界外凉山番目阿木哨请归化，岁贡马，请给番目职衔，令辖所属番、民；并从之。甘肃靖远、固原、会宁岁歉饥，民乏食，疏给口粮资本，抚辑流移。

五十七年，大将军贝子禔等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，驻兵西宁、甘州、庄浪诸处。鄂海请发西安库帑四十万，并拨平凉、巩昌、宁夏仓穀十万，充饷；以陕西葭州、甘肃宁夏等二十八处转输军需，请豁丁粮，纾民力。五十八年，复请豁甘肃逋欠钱粮草束，俾民得尽力输纳本年粮草以佐军，户部格不行，特旨允之。六十年，诏解任专治粮饷，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之。未几，命往吐鲁番种地效力。雍正元年，予原品休致，效力如故。寻卒。

卫既齐，字伯严，山西猗氏人。父绍芳，字犹箴，顺治三年进士，授河南尉氏知县。兵后修复城郭、学校，勤劝课，广积储，禁暴戢奸，尉氏民颂焉。行取兵部主事，累迁贵州提学道佥事、浙江巡海道副使。

既齐，康熙三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检讨。讲学志当世之务，上疏言时事，语戆直。会遭祖母丧，假归。居久之，诣京师补官。上命以对品调外，授直隶霸州州判。既齐召民之秀良者曹试而教诲之，俾各有所成就。民贷於旗丁，子钱过倍，横索无已。既齐力禁戢之，无敢逞。迭署固安、永清、平谷知县，所至辄有惠政。巡抚于成龙疏荐。会既齐以母忧去，继复遭父丧。一日，上御门，举既齐谘於九卿，佥曰贤，命复授检讨。二十七年，服阕，诣京师补官。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，超擢山东布政使。既齐感激，益自奋勉为清廉，令府县输款封还平馀。门悬钲，吏民白事得自通。建历山书院，仿经义、治事之例，设奎、壁二斋课士。护巡抚印者再。清庶狱，结八十馀案，株累数百人尽释去。在官三年，有声绩。三十年，授顺天

府尹，疏请按行所部，黜陟属吏贤不肖。上以为无益，不许。寻擢副都御史，闻山、陕蝗见，平阳以南尤甚，疏请赈恤，上责其悬揣。

旋授贵州巡抚。绍芳为提学，士民祠焉。既齐至贵州，谒父祠受事。黎平知府张湫、副将侯奇嵩报古州高洞苗金涛匿罪人杀吏，请发兵进剿，既齐疏闻，即遣兵捕治；湫、奇嵩复报兵至斩苗一千一百一十八人，既齐复以闻。旋察知湫、奇嵩妄报，疏实陈，请夺湫、奇嵩官勘治。上责既齐轻率虚妄，遣尚书库勒纳、内阁学士温保往按。旋命逮既齐至京师，上令九卿诘责。既齐引罪请死，九卿议当斩，上命贷之，遣戍黑龙江。明年，赦还。家居，立社课士，斥家资供膏火。三十八年，上命承修永定河工。三十九年，又命督培高家堰，卒工次。

论曰：康熙中叶后，天下乂安，封疆大吏多尚廉能，奉职循理。若石琳改赋役，徐潮革火耗，博霖、华显、音泰整饬武备，安不忘危，皆能举其职者。刘廕枢志在休民，未知应兵之不容已，蒋陈锡、鄂海又以督饷稽迟蒙谴，卫既齐遭际殊异，而不获以功名终，其治行皆有可称，膏泽及於民，无深浅远近，要为不沫矣。

列传六十四

于成龙 孙准 彭鹏 陈瑛 陈鹏年 施世纶

于成龙，字北溟，山西永宁人。明崇祯间副榜贡生。顺治十八年，谒选，授广西罗城知县，年四十五矣。罗城居万山中，盛瘴疠，瑶、僮犷悍，初隶版籍。方兵后，遍地榛莽，县中居民仅六家，无城郭廨舍。成龙到官，召吏民拊循之，申明保甲。盗发即时捕治，请於上官，讞实即处决，民安其居。邻瑶岁来杀掠，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，瑶惧，誓不敢犯罗山境。民益得尽力耕耘。居罗山七年，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。牒上官请宽徭役，疏鹺引，建学宫，创设养济院，凡所当兴罢者，次第举行，县大治。总督卢兴祖等荐卓异。

康熙六年，迁四川合州知州。四川大乱后，州中遗民裁百馀，正赋仅十五两，而供役繁重。成龙请革宿弊，招民垦田，贷以牛种，期月户增至千。迁湖广黄冈同知，驻岐亭。岐亭故多盗，白昼行劫，莫敢谁何。成龙抚其渠彭百龄，贳罪，令捕盗自赎。尝察知盗所在，伪为丐者，入其巢，与杂处十馀日，尽得其平时行劫状。乃出呼役械诸盗，具狱辞，骈缚坑之，他盗皆远窜。尝微行村堡，周访闾里情伪，遇盗及他疑狱，辄踪迹得之，民惊服。巡抚张朝珍举卓异。

十三年，署武昌知府。吴三桂犯湖南，师方攻岳州，檄成龙造浮桥济师，甫成，山水发，桥圯，坐夺官。三桂散伪劄遍湖北州县，麻城、大冶、黄冈、黄安诸盗，皆倚山结寨应三桂。妖人黄金龙匿兴宁山中，谋内乱。刘君孚者，尝为成龙役，善

捕盗，亦得三桂劄，与金龙等结大盗周铁爪，据曹家河以叛。朝珍以成龙旧治得民心，檄往招抚。成龙谕知君孚虽反，众未合，犹豫持两端。兼程趋贼砦，距十里许止宿，榜示自首者免罪，来者日千计，皆贷之。先遣乡约谕君孚，降者待以不死。乃策黑骡往，从者二，张盖鸣钲，迳入贼舍。呼君孚出见，叩头受抚，降其众数千，分立区保，籍其勇力者，督令进讨。金龙走纸棚河，与其渠邹君申往保山砦，成龙擒斩之。朝珍以闻，请复官，即擢黄州知府，上允之。

诸盗何士荣反永宁乡，陈鼎业反阳逻，刘启业反石陂，周铁爪、鲍世庸反泉畈，各有众数千，号东山贼，遥与湖口、宁州诸盗合，将趋黄州。时诸镇兵皆从师徇湖南，州中吏民裁数百，议退保麻城。成龙曰：“黄州，七郡门户，我师屯荆、岳，转运取道於此。弃此不守，荆、岳且瓦解。”誓死不去。遂集乡勇得二千人，遣黄冈知县李经政攻阳逻，得鼎业诛之。士荣率贼数犯，自牧马崖分两路来犯。成龙遣千总罗登云以千人当东路，而自当西路。令千总吴之兰攻左，武举张尚圣攻右，成龙力冲其中坚。战合，之兰中枪死，师少却；成龙策马冒矢石迳前，顾千总李茂升曰：“我死，汝归报巡抚！”茂升战甚力，尚圣自右出贼后，贼大败，生致士荣，槛送朝珍，遂进克泉畈。凡二十四日，东山贼悉平。十五年，岁馔，讹言复起。成龙修治赤壁亭榭，日与僚吏献咏其中，民心大定。会丁继母忧，总督蔡毓荣奏请夺情视事。十六年，增设江防道，驻黄州，即以命成龙。

十七年，迁福建按察使。时郑成功迭犯泉、漳诸郡，民以通海获罪，株连数千人，狱成，当骈戮。成龙白康亲王杰书，言所连引多平民，宜省释。王素重成龙，悉从其请。遇疑狱，辄令讯鞫。判决明允，狱无淹滞。军中多掠良民子女没为奴婢，

成龙集资赎归之。巡抚吴兴祚疏荐廉能第一，迁布政使。师驻福建，月徵莖夫数万，累民，成龙白王罢之。

十九年，擢直隶巡抚，莅任，戒州县私加火耗餽遗上官。令既行，道府劾州县，州县即讦道府不得餽遗挟嫌，疏请严定处分，下部议行。宣化所属东西二城与怀安、蔚州二卫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，前政金世德请除粮，未行，为民累；成龙复疏请，从之。又以其地夏秋屡被灾，请治赈。别疏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墨，论如律。二十年，入觐，召对，上褒为“清官第一”，因问剿抚黄州土贼状，成龙对：“臣惟宣布上威德，未有他能。”问：“属吏中亦有清廉否？”成龙以知县谢锡袞，同知何如玉、罗京对。复谕劾赵履谦甚当，成龙奏：“履谦过而不改，臣不得已劾之。”上曰：“为政当知大体，小聪小察不足尚。人贵始终一节，尔其勉旃！”旋赐帑金千、亲乘良马一，制诗褒宠，并命户部遣官助成龙赈济宣化等处饥民。成龙复疏请缓真定府属五县房租，并全蠲霸州本年钱粮，均报可。是年冬，乞假丧母，优诏许之。

未几，迁江南江西总督。成龙先后疏荐直隶守道董秉忠、阜城知县王燮、南路通判陈天栋。濒行，复荐通州知州于成龙等。会江宁知府缺，命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擢补。成龙至江南，进属吏诤诫之。革加派，剔积弊，治事尝至达旦。好微行，察知民间疾苦、属吏贤不肖。自奉简陋，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。江南俗侈丽，相率易布衣。士大夫家为减舆从、毁丹堊，婚嫁不用音乐，豪猾率家远避。居数月，政化大行。势家惧其不利，构蜚语。明珠秉政，尤与忤。二十二年，副都御史马世济督造漕船还京，劾成龙年衰，为中军副将田万侯所欺蔽。命成龙回奏，成龙引咎乞严谴，诏留任，万侯降调。二十三年，江苏巡抚余国柱入为左都御史，安徽巡抚涂国相迁湖广总督，命成龙

兼摄两巡抚事。未几，卒於官。

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，卒时，将军、都统及僚吏入视，惟笥中终袍一袭、床头盐豉数器而已。民罢市聚哭，家绘像祀之。赐祭葬，谥清端。内阁学士锡住勘海疆还，上询成龙在官状，锡住奏甚清廉，但因轻信，或为属员欺罔。上曰：“于成龙督江南，或言其变更素行，及卒后，始知其始终廉洁，为百姓所称。殆因素性鲠直，不肖挟仇谗害，造为此言耳。居官如成龙，能有几耶？”是年冬，上南巡至江宁，谕知府于成龙曰：“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，乃为不负。”又谕大学士等曰：“朕博采舆评，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。”加赠太子太保，廕一子入监，复制诗褒之。雍正中，祀贤良祠。

孙准，字子绳。自廕生授山东临清知州，有清操。举卓异，入为刑部员外郎，迁户部郎中。出为江南驿盐道，再迁浙江按察使，居成龙丧归，起四川布政使。康熙四十三年，授贵州巡抚。飭州县立义学，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，送督学考试。调江苏，岁饥，请发帑赈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、镇海二卫。滨海海田亩被潮汐冲击，多坍没，疏请豁免钱粮，诏允行。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，准坐失察，罢归。雍正三年，复职衔。寻卒。

彭鹏，字奋斯，福建莆田人。幼慧，有与其父仇，欲杀鹏，走匿得免。顺治十七年，举乡试。耿精忠叛，迫就伪职，鹏阳狂示疾，椎齿出血，坚拒不从。事平，谒选，康熙二十三年，授三河知县。三河当冲要，旗、民杂居，号难治。鹏拊循惩劝，不畏强御。有妄称御前放鹰者，至县索饷牵，鹏察其诈，絜而鞭之。治狱，摘发如神。邻县有疑狱，檄鹏往鞠，辄白其冤。二十七年，圣祖巡畿甸，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，赐帑金三百，谕曰：“知尔清正不受民钱，以此养尔廉，胜民间数万

多矣！”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，命巡抚于成龙察之。成龙奏：“鹏讯无左验，方缉凶，非不报也。”吏议夺官，诏镌级留任。嗣以缉盗不获，累被议，积至降十三级，俱从宽留任。

二十九年，诏举廉能吏，用尚书李天馥荐，鹏与邵嗣尧、陆陇其、赵苍璧并行取，擢为科道。寻乞假归，明年，即家起工科给事中。三十二年，陕西西安、凤翔，山西平阳灾，发帑赈之。又命运河南米十万石界陕西散饥民。鹏疏论陕西、山西、河南三省有司不恤民状，语甚切，下所司，并令鹏指实以闻。鹏因奏泾阳知县刘桂剋扣籽粒，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，磁州知州陈成郊滥派运价，夏邑知县尚崇震派银包运，南阳知府硃璘暧昧分肥，并及闻喜、夏县匿灾不报状。诏三省巡抚察审，事不皆实，鹏例当谴，上贖之。

三十三年，疏劾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李仙湄闾墨删改过多，杨文铎文谬妄，给事中马士芳磨勘通贿。下九卿等察议，以鹏奏涉虚，因摘疏语有“臣言如妄，请劈臣头，半悬国门，半悬顺天府学”，以为狂妄不敬，应夺官。命鹏回奏，鹏疏言：“会议诸臣，徇试官徐倬、彭殿元欺饰，反以臣为妄，乞赐罪斥。“上不问，而予倬、殿元休致。

是年，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，上命在任守制，光地乞假九月。鹏劾光地贪恋禄位，不请终制，应将光地解任，留京守制，上从之。会廷臣集议，鹏追论杨文铎文谬妄，与廷臣忿争，事闻，命解职，以原品效力江南河工。三十六年，召授刑科给事中。三十七年，出为贵州按察使。

三十八年，擢广西巡抚。湖广总督郭琇请除学政积弊，给事中慕琛、满晋，御史郑惟孜等亦疏列顺天乡试事。上以李光地。张鹏翮、郭琇与鹏俱清廉，命各抒所见。鹏疏言：“琇请

严督抚处分，学政贪脏，提问督抚，需索陋规，视贪脏治罪，久有定例，请敕榜示律条。维孜请令各省监生回籍乡试，九卿虑成均空虚，应责成祭酒司业，就坐监读书者讲习考课，各省学政择诸生有文行者送入成均，何虑空虚？琛、晋请察封坐号以防换卷，臣谓换卷多在入门暗约出号交卷时，请严稽於此。“又言：“文官子弟请皇上亲试，臣谓当另立考场，去取听睿裁。”与光地等疏皆下九卿详议。互详光地等传。时河南巡抚徐潮之任，上谕曰：“尔能如李光地、张鹏翮、郭琇、彭鹏，不但为今之名臣，亦足重於后世矣。”鹏在官省刑布德，减税轻徭。广西旧供鱼胶、铁叶，非其土物，赴广东采运，鹏疏请免之。

寻移抚广东，濒行，疏言：“广西州县借端私派，名曰均平。臣到任，劾罢贺县、荔浦、怀集、武缘诸贪吏。前此诸州县大者派至三千两，其次一二千两。不肖官吏，往往先徵均平而后正课，甚者均平入己，遇事复行苛派。其不派均平者，又取盈於火耗。且均平所入，费於公者十之二三，费於馈遗者十之六七。欲去旧弊、甦民困，必先养州县之廉。请於徵粮之内，明加火耗一分。其馀陋规，概行禁止。”疏入，下部议，谓火耗不可行，但严禁加派。广西旧未设武科，鹏奏请行之。时与萧永藻互调，上勉永藻效鹏，又谕大学士曰：“彭鹏人才壮健，前知三河，闻有贼，即佩刀乘马驰捕，朕所知也。”御史王度昭劾鹏在广西知布政使教化新亏帑，不即纠举；迨离任始奏闻，又掩护其半。广西粮道张天觉改徵兵米浮销九十馀万，部勒追完，而鹏反以天觉署布政使。兵米之案，必由藩司审详，是直以天觉察天觉也。命鹏回契，鹏疏辨，并讦度昭。上以其辞忿激，降旨严飭。

广东因借兵饷，改额赋徵银为徵米，较估报时值浮多，户

部屡饬追完。鹏至官，是年岁稔米价低，以米计银少七万三千有奇，疏请令经管各官扣追存库，并议嗣后额赋仍依原则徵银，采购兵米；其按年应追完之银，实因丰歉不同，米价无定，乞免重追：诏允行。鹏视事勤敏，遇墨吏纠劾无少徇。岁旱，步祷日中，诣狱虑囚，开仓平糶，旋得雨，民大称颂。四十三年，卒官，年六十八，上深悼惜，称其勤劳，赐祭葬。寻祀广东名宦。

陈瑛，字眉川，广东海康人。康熙三十三年进士，授福建古田知县。古田多山，丁田淆错，赋役轻重不均，民逋逃迁徙，黠者去为盗。瑛请平赋役，民以苏息。调台湾，台湾初隶版图，民骁悍不驯。瑛兴学广教，在县五年，民知礼让。四十二年，行取，授刑部主事，历郎中，出为四川提学道佥事。清介公慎，杜绝苞苴。上以四川官更加派厉民，诏戒饬，特称瑛廉。未几，用福建巡抚张伯行荐，调台湾厦门道。新学宫建硃子祠於学右，以正学厉俗，镇以廉静，番、民帖然。在官应得公使钱，悉屏不取。

五十三年，超擢偏沅巡抚。莅任，劾湘潭知县王爱溱纵役累民，长沙知府薛琳声徇庇不纠劾，降黜有差。寻条奏禁加耗，除酷刑，糶积穀，置社仓，崇节俭，禁餽送，先起运，兴书院，饬武备，停开采，凡十事。诏嘉勉，谕以躬行实践，勿骛虚名。旋入觐，奏言：“官吏妄取一钱，即与百千万金无异。人所以贪取，皆为用不足。臣初任知县，即不至穷苦，不取一钱，亦自足用。”比退，上目之曰：“此苦行老僧也！”

寻调抚福建，上谕廷臣曰：“朕见瑛，察其举止言论，实为清官。瑛生长海滨，非世家大族，无门生故旧，而天下皆称其清。非有实行，岂能如此？国家得此等人，实为祥瑞。宜加优异，以厉清操。”陛辞，上问：“福建有加耗否？”瑛奏：

“台湾三县无之。”上曰：“火耗尽禁，州县无以办公，恐别生弊端。”又曰：“清官诚善，惟以清而不刻为尚。”瑛为治，举大纲，不尚烦苛。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、尤溪殊子祠，疏请御书榜额，并允之。复疏言：“防海贼与山贼异，山贼啸聚有所，而海贼则出没靡常。台湾、金、厦防海贼，又与沿海边境不同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，而台、厦患在剽掠海中。欲防台、厦海贼，当令提标及台、澎水师定期会哨，以交旗为验。商船出海，令台、厦两汛拨哨船护送。又令商船连环具结，遇贼首尾相救，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。”下部议，以为繁琐，上韪其言，命九卿再议，允行。

是年冬，兼摄闽浙总督。奉命巡海，自赍行粮，屏绝供亿。捐穀应交巡抚公费，奏请充饷。上曰：“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，朕皆未之允。盖恐准令充饷，即同正项钱粮，不肖者又於此外婪取，重为民累。”令瑛遇本省需款拨用。瑛又请以司库馀平赏赉兵役，命遵前旨。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，海潮冲激，侵损民田，瑛奏请修筑，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。堤岸自是永固，乡人蒙其利。五十七年，以病乞休，诏慰留之。未几，卒於官。遗疏以所贮公项馀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。命以一万佐饷，馀给其子为葬具。寻谕大学士曰：“陈瑛居官甚优，操守极清，朕所罕见，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。”追授礼部尚书，廕一子入监读书，谥清端。

瑛服御俭素，自奉惟草具粗粝。居止皆於事，昧爽治事，夜分始休。在福建置学田，增书院学舍，聘主讲，人文日盛。雍正中，入祀贤良祠。乾隆初，赐其孙子良举人；子恭员外郎，官至知府。

陈鹏年，字沧洲，湖广湘潭人。康熙三十年进士。授浙江西安知县，当兵后，户口流亡，豪强率占田自殖。鹏年履亩按

验，复业者数千户。烈妇徐冤死十年，鹏年雪其枉，得罪人置诸法。禁溺女，民感之，女欲弃复育者，皆以陈为姓。河道总督张鹏翮荐调赴江南河工，授江南山阳知县，迁海州知州。四十二年，圣祖南巡阅河，以山东饥，诏截漕四万石，令鹏翮选贤幹吏运兖州分赈，以鹏年董事，全活数万人。上回銮，召见济宁舟次，赋诗称旨，赐御书。

寻擢江宁知府。四十四年，上复南巡，总督阿山召属吏议增地丁耗羨为巡幸供亿，鹏年力持不可，事得寝。阿山嗾之，令主办龙潭行宫，侍从徵餽遗，悉勿应，忌者中以蜚语。会致仕大学士张英入对，上问江南廉吏，举鹏年；复询居官状，英言：“吏畏威而不怨，民怀德而不玩，士式教而不欺，廉其末也。”上意乃释。幸京口阅水师，先一日，阿山檄鹏年於江干叠石为步，江流急，施工困难，胥徒惶遽。鹏年率士民亲运土石，诘旦工成。顾阿山憾不已，疏劾鹏年受盐、典各商年规，侵蚀龙江关税银，又无故枷责关役，坐夺职，系江宁狱。命桑额、张鹏翮与阿山会鞫，江宁民呼号罢市，诸生千馀建幡将叩阊。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，月朔宣讲圣谕，并为之榜曰“天语丁宁”。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，因坐以大不敬，论大辟。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阿山居官，光地言阿山任事廉幹，独劾陈鹏年犯清议，上颔之。讞上，鹏年坐夺官免死，徵入武英殿修书。

四十七年，复出为苏州知府。禁革奢俗，清滞狱，听断称神。值岁饥，疫甚，周历村墟，询民疾苦，请赈货，全活甚众。四十八年，署布政使。巡抚张伯行雅重鹏年，事无钜细，倚以裁决。总督噶礼与伯行忤，并忌鹏年。已，劾布政使宜思恭、粮道贾朴，因坐鹏年覈报不实，吏议夺官，遣戍黑龙江，上宽之，命仍来京修书。噶礼复密奏鹏年虎丘诗，以为怨望，欲文

致其罪，上不报。俄，噶礼与伯行互讦，屡遣大臣按治，议夺伯行职。上以伯行清廉，命九卿改议，并谕曰：“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，宵人伎俩，大率如此。朕岂受若辈欺耶？”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。五十六年，出署霸昌道，仍回京修书。

六十年，命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、河南运河，时河决武陟县马营口，自长垣直注张秋，命河督赵世显塞之。议久不决，鹏年疏言：“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，大溜直趋溢口，宜於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，更於决口稍东亦开引河，引溜仍归正河，方可堵筑。”奏入称旨。世显罢，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。六十一年，马营口既塞复决，鹏年谓：“地势低洼，虽有引河，流不能畅。惟有分疏上下，杀其悍怒。请於沁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，使水东南行，入荥泽正河，然后堤工可成。”诏如议行。先是，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，难以程工；副都御史牛钮奉命阅河，奏於上流秦家厂堵筑，工甫竟，而南坝尾旋决一百二十馀丈，入马营东下。鹏年与巡抚杨宗义谋合之。既，北坝尾复溃百馀丈，鹏年乃建此议。世宗即位，命真除。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，至是以次合龙，而马营口尚未塞。鹏年止宿河坝，寝食俱废，浸羸惫。雍正元年，疾笃，遣御医诊视。寻卒，上闻，谕曰：“鹏年积劳成疾，没於公所。闻其家有八旬老母，室如悬磬。此真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之臣。”褒锡甚至。赐帑金二千，锡其母封诰，视一品例廕子，谥恪勤。祀河南、江宁名宦。

子树芝、树萱，圣祖时，以诸生召见，令随鹏年校书内廷。树芝官至平越知府，树萱官至户部侍郎。

施世纶，字文贤，汉军镶黄旗人，琅仲子。康熙二十四年，以廕生授江南泰州知州。世纶廉惠勤民，州大治。二十七年，淮安被水，上遣使督堤工，从者数十辈，驿骚扰民，世纶白其

不法者治之。湖北兵变，官兵赴援出州境，世纶具刍粮，而使吏人执挺列而待，兵有扰民，立捕治，兵皆敛手去。二十八年，以承修京口沙船迟误，部议降调。总督傅腊塔疏陈世纶清廉公直，上允留任。擢扬州知府。扬州民好游荡，世纶力禁之，俗为变。三十年八月，海潮骤涨，泰州范公堤圯，世纶请捐修。三十二年，移江宁知府。三十五年，琅卒，总督范成勋疏以世纶輿情爱戴，请在任守制；御史胡德迈疏论，世纶乃得去官，复居母丧。岁馀，授苏州知府，仍请终制，辞不赴。三十八年，既终制，授江南淮徐道。

四十年，湖南按察使员缺，九卿举世纶，大学士伊桑阿入奏，圣祖谕曰：“朕深知世纶廉，但遇事偏执，民与诸生讼，彼必袒民；诸生与搢绅讼，彼必袒诸生。处事惟求得中，岂偏执？如世纶者，委以钱穀之事，则相宜耳。”是岁授湖南布政使。湖南田赋丁银有徭费，漕米有京费。世纶至，尽革徭费，减京费四之一，民立石颂之。四十三年，移安徽布政使。

四十四年，迁太仆寺卿。四十五年，坐湖南任内失察营兵掠当铺，罢职。三月，授顺天府府尹，疏请禁司坊擅理词讼、奸徒包揽捐纳、牙行霸占货物、流娼歌舞饮宴，饬部议，定为令。四十八年，授左副都御史，兼管府尹事。四十九年，迁户部侍郎，督理钱法。寻调总督仓场。五十四年，授云南巡抚，未行，调漕运总督。世纶察运漕积弊，革羨金，劾贪弁，除蠹役，以严明为治。岁督漕船，应限全完，无稍愆误。

时西陲用兵，转输餽运，自河南达陕西。陕西旱饥，五十九年，上命世纶诣陕西佐总督鄂海督军饷，并令道中勘河南府至西安黄河輓运路径，并察陕西现存穀石数目陈奏。世纶乃溯河西上，疏言：“河南府孟津县至陕西太阳渡，大小数十馀滩，纤道高低不等，或在河南，或在河北。渑池以下，舟下水可载

粮三百馀石，上水载及其半；澠池以上，河流高迅，仅可数十石。自砥柱至神门无纤道，惟路旁石往往有方眼，又有石鼻，从前輓运，其迹犹存。自陕州至西安府，河水平稳，俱有輓运路径。谨绘图以闻。”又言：“河南府至陕州三门，今乃无舟。请自太阳渡以下改车运，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舟行为便。党家马头入仓复改车运，穀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两有奇。但运穀二十万，止得米十万。请令河南以二穀易一米，则运价可省其半。若虑米难久贮，请照例出陈易新。”奏入，上念陕西灾，发帑金五十万，并令酌发常平仓穀；又以地方官吏大半在军前，令选部院司官诣陕西，命世纶总其事。世纶令分十二路察贫民，按口分给，远近皆遍。六十年春，得雨，灾渐澹。上命世纶还理漕事。六十一年四月，以病乞休，温旨慰留，令其子廷祥驰驿省视。五月，卒。遗疏请随父琅葬福建，上允之，诏奖其清慎勤劳，予祭葬。

世纶当官聪强果决，摧抑豪猾，禁戢胥吏。所至有惠政，民号曰“青天”。在江宁以忧归，民乞留者逾万。既不得请，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，号一文亭。官府尹，步军统领托合齐方贵幸，出必拥驺从。世纶与相值，拱立道旁俟。托合齐下舆惊问，世纶抗声曰：“国制，诸王始具驺从。吾以为诸王至，拱立以俟，不意为汝也！”将疏劾，托合齐谢之乃已。赈陕西，陕西积储多虚耗，将疏劾。鄂海以廷祥知会宁，语微及之，世纶曰：“吾自入官，身且不顾，何有於子？”卒疏言之。鄂海坐罢去。

论曰：于成龙秉刚正之性，苦节自厉，始终不渝，所至民怀其德。彭鹏拒伪命，立身不苟，在官亦以正直称。陈瑛起自海滨，一介不取，行能践言。陈鹏年、施世纶明爱人，不畏强御。之五人者，皆自牧令起，以清节闻於时。成龙、世纶名尤

盛，閭巷誦其績，久而弗渝。康熙間吏治清明，廉吏接踵起，聖祖所以保全諸臣，其效大矣。

列传六十五

慕天颜 阿山 噶礼

慕天颜，字拱极，甘肃静宁人。顺治十二年进士，授浙江钱塘知县。迁广西南宁同知，再迁福建兴化知府。康熙九年，擢湖广上荆南道。总督刘兆麒疏言天颜习边海诸事，请调福建兴泉道。寻擢江苏布政使。十二年，丧母。总督麻勒吉、巡抚玛祜疏言：“天颜廉明勤敏，清积年逋赋，釐剔挪移，事未竟，请令在官守制。”十三年，入觐，疏言：“江南田地钱粮有隐占、诡寄诸弊，臣饬州县通计田额，均分里甲；又因科则不等，立徵收截票之法，每户实徵钱粮分十限，於开徵日给限票，依限完纳截票。逾限未截，按数追比，吏不能欺民。”下部，著为令。

十五年，擢江宁巡抚。疏进钱粮交代册，上嘉其清晰，命布政使交代当以此为式。寻以节减驿站钱粮，加兵部侍郎。师征吴三桂，大将军贝勒尚善请造船济师，下天颜督造送岳州。叙劳，加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，仍兼右副都御史。时诸道兵应徵发，舳舻蔽江，夫役牵挽，动以千万计。天颜疏言：“纤夫募诸民间，夫给银一钱。民争逃匿，计里均派，先期拘集，饥寒踣顿。及兵既到，计船给夫，兵与船户横索财物，鞭撻死伤。臣拟军赴前敌，仍给纤夫；其凯旋还京，并各省调遣归标官兵，每船应夫若干，以其直给船户，令雇水手。”上从之，命下直省，著为令。

江南水道交错，天颜为布政使时，请於巡抚玛祜，濬吴淞

江、刘河淤道。十九年，江南困霖雨，疏言：“附近吴淞江、刘河诸州县水道通畅，旋溢旋消。宜兴、常熟、武进、江阴、金坛诸县水无出路，或要口湮塞，致积雨成壑。常熟白茆港为长洲、昆山、无锡诸水出海要道，武进孟渎河为丹阳、宜兴、金坛诸水归江要道，请动帑疏濬。”上从之。於是濬白茆港四十三里达海，濬孟渎河四十八里达江，皆建闸以时启闭，费帑九万有奇。又尝疏请减浮粮，除版荒、坍没公占田地，部议坍没许豁除，版荒令覆勘。二十年，疏请募民垦版荒，六年后起科。

扬州知府高德贵亏帑数万，既劾罢，旋卒；天颜疏销草豆价，户部覈减七千有奇，天颜檄追德贵家属。京口防御高腾龙，德贵族也，与参领马崇骏以天颜奏销浮冒讦於将军杨凤翔，凤翔格不行。总督阿席熙劾崇骏、腾龙婪取，上遣郎中图尔宸、鍾有德会天颜勘治。崇骏、腾龙叩阍讼天颜奏销浮冒，恶其讦告构罪状，唆总督劾奏。上命图尔宸、鍾有德具狱，崇骏、腾龙婪取罪至死，天颜以草豆价户部覈减诿罪德贵，当左迁。得旨，如议。

天颜将去官，疏列成劳，且言：“夙夜冰兢精白，不意遭诬讦，蒙鉴宥不加严谴。”上以天颜未闻有廉名，乃自言“冰兢精白”，非是，命严飭。二十三年，起湖北巡抚，复谕之曰：“尔前为巡抚，未能洁己率属。今宜痛改前非，廉谨自持，以副任使。”旋移贵州。

二十六年，授漕运总督，疏言：“京口至瓜洲，漕船往来，风涛最险。请仿民间渡生船，官设十船，导引防护。”部议非例，不允。上曰：“朕南巡见京口、瓜洲往来人众，备船过渡，有益於民。其如所请行。”天颜疏陈江南、江西累年未完漕项银米请恩贯，上命尽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积逋。江南扬州、淮安

所属运河东濒海诸州县地卑下，谓之下河，频岁被水。上先用汤斌议，遣侍郎孙在丰疏濬下河。河道总督靳辅议起翟家坝迄高家堰筑重堤，束堤堰溢出之水北出清口，谓疏濬无益。天颜仍主疏濬，并修筑高家堰，与不协。上遣尚书佛伦、熊一潇，给事中达奇纳、赵吉士会勘，佛伦等主用辅议，天颜、在丰议与辅异。天颜密疏力争，辅疏劾天颜与在丰有连，欲在丰建功，故坚阻上游筑堤。下部议，夺天颜职，而辅亦为御史郭琇、陆祖修，给事中刘楷交章劾罢。初，辅请於仲家庄建闸，引骆马湖水，别凿中河，俾漕船避黄河之险，天颜亦议为无益。上命学士开音布、侍卫马武往视，还奏天颜令漕船毋入中河，上以责天颜，逮下狱。天颜反覆申辨，副都御史噶尔图举天颜诉辞先后互异，坐奏事上书不以实论罪，上追录天颜造舟济师，特宽之。三十五年，卒。

天颜历官有惠绩，尝疏请有司亏帑虽逾限，於发遣前清偿，仍赏其罪。狱囚因逸犯株连，待质已三年者，於秋审时开释；狱囚无亲属馈食，月给米三斗：皆恤下之政。在江南，兴水利，蠲积逋，而请免纤夫，甦一时之困，江南民尤颂之。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於舆论，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言：“天颜劾陇其，称其操守绝一尘，德有馀而才不足。今之有司，惟操守为难；既知之矣，何不留以长养百姓？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，勿使廉吏灰心，贪风日长。”会诏举清廉，象枢遂以陇其应，语具陇其传。

阿山，伊拉哩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初自吏部笔帖式历刑部主事、户部员外郎。康熙十八年，授翰林院侍讲，七迁至户部侍郎。三十年，命治賑西安、凤翔二府，明年还京。上闻流民有至襄阳者，以问阿山。阿山言正月已得雪，民无流亡。上曰：“正月虽雪，二、三月雨不时，麦收未可望。流民至襄阳甚

多，汝未之知耳。”坐奉使不尽心，左授郎中。三十三年，擢左副都御史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阿山从。授阿密达为将军，逐噶尔丹，阿山为参赞。师还，授盛京礼部侍郎。三十六年，授翰林院掌院学士。

三十九年，授江南江西总督。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以忧去官，巡抚高永爵劾四教擅动库帑，下阿山察奏。阿山言四教动库帑为公用，请免议，上复命具实状以闻。阿山乃言：“三十八年上南巡，四教发库帑十一万供办，议令各官扣俸抵补。各官皆自承，臣不敢隐。”上责阿山徇情沽誉，命漕运总督桑额鞫四教，论如律。阿山当夺职，上宽之，命留任。

四十三年，阿山劾江西巡抚张志栋大计不公，志栋及布政使李兴祖、按察使刘廷玠、道员韩象起等皆夺职。阿山又言大计志栋主之，请复兴祖等官。给事中许志进劾阿山恩威自擅，阿山疏辩，且诋志进为淮安漕标营卒子，素行不端，为志栋报复。志进亦追论阿山庇张四教，并收属吏贿赂，盗仓穀不问，贪淫恶迹，纵妾父生事。疏并下部议，部议皆夺职。上复宽阿山，命留任如故。四十四年，疏劾江宁知府陈鹏年贪酷，并以妓楼改建讲堂，瀆圣谕，大不敬。命会桑额及河道总督张鹏翮集谏，坐鹏年罪至斩，上特命来京，事具鹏年传。

阿山与桑额、鹏翮议自泗州开河筑堤，引淮水至黄家堰，入张福口，会出清口，是为溜淮套，疏请上临视。四十五年，授刑部尚书。四十六年，上南巡，临视溜淮套，谕曰：“阿山等奏溜淮套别开一河，分泄淮水，绘图进呈。朕策骑自清口至曹家庙，见地势甚高，虽成河，不能直达清口，与所进图不同。且所立标竿多在民冢上，朕何忍发此无限枯骨耶？”命鹏翮罢其事。下九卿议，阿山及桑额、鹏翮皆夺职；上以阿山主其议，命但坐阿山，遂夺职。五十一年，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以亏帑坐

谴，因列诉总督噶礼等频向需索，阿山亦受节餽，下部议，上以阿山老，宽之。五十二年，万寿，复原品。逾年，卒。

阿山故精察，上尝问大学士李光地：“阿山在官何若？”光地奏：“臣尝与同僚，廉幹，果於任事。其失民心，独劾陈鹏年一事耳。”上颔之。

噶礼，栋鄂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何和哩四世孙也。自廕生授吏部主事，再迁郎中。康熙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次克鲁伦河。噶礼从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兵粮，首达行在，召对，当上意。寻擢盛京户部理事官。岁馀三迁，授内阁学士。三十八年，授山西巡抚。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，然贪甚，纵吏虐民。抚山西数年，山西民不能堪。会潞安知府缺员，噶礼疏荐霍州知州李绍祖，绍祖使酒自刎，噶礼匿不以奏。上闻之，下九卿议罪，拟夺噶礼职，上宽之。御史刘若霖疏论噶礼贪，得赃无虑数十万，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其腹心，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事。下噶礼复奏，得辨释。

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庇贪婪知县王绶，走京师诣巡城御史袁桥列诉。桥疏闻，并言“噶礼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，分补大同、临汾等县亏帑，馀并以入己，得四十馀万；指修解州祠宇，用巡抚印簿勒捐；令家伶赴平阳、汾州、潞安三府迫富民馈遗；又以讼得临汾、介休富民亢时鼎、梁湄金；纵汾州同知马遴；庇洪洞知县杜连登，皆贪吏；隐平定雹灾”，凡七事。上命噶礼复奏，山西学政邹士聪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礼。御史蔡珍疏劾士聪“职在衡文，乃与巡抚朋比。且袁桥疏得旨二日后，太原士民即具呈，显为诬伪。噶礼与士聪同城，委为不知，是昏愆也；知而不阻，是幸恩也。请并敕部议处”。寻噶礼复奏，以明奇等屡坐事走京师诬告，并辨桥、珍所言皆无据。下九卿察奏，明奇等下刑部治罪，桥、珍坐诬谴罢。

四十八年，迁户部侍郎，旋擢江南江西总督。噶礼至江南，益恣肆，累疏劾江苏巡抚于准、布政使宜思恭、按察使焦映汉，皆坐罢。知府陈鹏年初为总督阿山劾罢，上复命守苏州；及宜思恭罢，署布政使。鹏年素伉直，忤噶礼。噶礼续劾宜思恭亏帑，又论粮道贾朴建关开河皆有所侵蚀，遂及鹏年覈报不实，鹏年复坐罢。噶礼复密疏鹏年虎丘诗怨望，上不为动。

巡抚张伯行有廉声，至则又与噶礼忤。五十年，伯行疏言本科江南乡试取士不协舆论，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同考官知县王曰俞、方名所荐士有不通文字者。上命尚书张鹏翮如扬州会噶礼及伯行察审。鹏翮至，会讞，既得副考官编修赵晋及曰俞、名诸交通状，伯行欲穷其狱。噶礼盛怒，刑证人，遂罢讞。伯行乃劾噶礼，谓舆论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；及事发，又传总督索银五十万，许不竟其事：请敕解任就讞。噶礼亦劾伯行，谓：“方会讞时，臣正鞫囚，伯行谓臣言不当，臣恐争论失体，缄口结舌。伯行遂阴谋诬陷，以鬻举人得银五十万汙臣，臣不能与俱生。”因及伯行专事著书，猜忌糊涂，不能清理案牘。时方有戴名世之狱，又言：“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，伯行岂得不知？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，伯行夙与友，不肯捕治。”并列伯行不职数事。

疏入，上并命解任，令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察奏。狱具，晋、曰俞、名及所取士交通得贿，当科场舞弊律论罪；噶礼劾伯行不能清理案牘事实，余皆督抚会衔题咨旧事，苞为伯行逮送刑部，南山集刻板在江宁，皆免议；伯行妄奏噶礼鬻举人，当夺职。上切责鹏翮、赫寿瞻徇，又命尚书穆和伦、张廷枢覆讞，仍如鹏翮等议。上谕曰：“噶礼才有馀，治事敏练，而性喜生事，屡疏劾伯行。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，手批不准。此议是非颠倒！”下九卿、詹事、科道察奏，复谕曰：“噶礼

操守，朕不能信；若无张伯行，江南必受其朘削且半矣。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，噶礼欲害之，摘虎丘诗有悖谬语，朕阅其诗，初无他意。又劾中军副将李麟骑射皆劣。麟比来迎驾，朕试以骑射，俱优。若令噶礼与较，定不能及。朕於是心疑噶礼矣。互劾之案，遣大臣往谏，为噶礼所制。尔等皆能体朕保全廉吏之心，使正人无所疑惧，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。九卿等议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，互劾失大臣礼，皆夺职；上命留伯行任，噶礼如议夺职。

五十三年，噶礼母叩阁，言噶礼与弟色勒奇、子幹都置毒食物中谋弑母，噶礼妻以别户子幹泰为子，纵令纠众毁屋。下刑部鞫得实，拟噶礼当极刑，妻论绞，色勒奇、幹都皆斩，幹泰发黑龙江，家产没入官。上令噶礼自尽，妻从死，馀如部议。

论曰：廉吏往往不获於上，岂长官皆不肖，抑其强项固有所不可堪欤？陇其之廉，天颜知之而不能容。鹏年初扼於阿山，继挫於噶礼，皆欲中以危法，抑又甚矣。伯行与噶礼互劾，再谏不得直。幸赖圣祖仁明，陇其复起，鹏年致大用，伯行亦终获全。二三正人诎而得申，人心风气震荡洋溢，所被至远。噶礼不足以语此，盖天颜、阿山亦弗能喻也。

列传六十六

杨方兴 硃之锡 崔维雅 靳辅 陈潢 宋文运 董讷
熊一潇 于成龙 孙在丰 开音布 张鹏翮

杨方兴，字淳然，汉军镶白旗人。初为广宁诸生。天命七年，太祖取广宁，方兴来归。太宗命直内院，与修太祖实录。崇德元年，试中举人，授牛录额真衔，擢内秘书院学士。性嗜酒，尝醉后犯蹕，论死，上赏之，命断酒。

顺治元年，从入关。七月，授河道总督。李自成决河灌开封，其后屡决屡塞，贼势浸张，土寇群起，两岸防守久废。伏秋汛发，北岸小宋口、曹家寨堤溃，河水漫曹、单、金乡、鱼台四县，自兰阳入运河，田产尽没。方兴至官，遣兵捕治土寇，扫穴擒渠，乃疏请修筑。二年七月，河决流通集，分两道入运河，运河受河水淀浊淤塞，下流徐、邳、淮、扬亦多冲决。方兴以防护无功自劾，上谕以殫力河防，不必引咎。旋疏荐补管河道方大猷等。四年，流通集决口将合，河下注湍激，又决汶上入独山湖。方兴请修筑通济闸上下堤岸，并淮安东北苏淤、马罗等堤，又筑江都、高邮诸石堤，流通集合口。进兵部尚书衔。

七年，加太子少保。八月，河决荆隆口，南岸出单家寨，北岸出硃源寨。南岸先合，河全注北岸，张秋以下堤尽溃，自大清河东入海。方兴用大猷议，於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，复筑小长堤塞决口，期半年葺事。九年，方兴复乞休，不许。大猷

擢江南按察使，方兴请以新街管河务。九年，荆隆口工竟，方兴疏言：“清口，淮、黄交汇，黄强淮弱，岁需疏濬。请於清江、通济二闸適中处修复福兴闸，启一闭二，以时蓄泄。”从之。

给事中许作梅，御史杨世学、陈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，导河北流入海。方兴言：“河古今同患，而治河古今异宜。宋以前治河，但令赴海有路，可南亦可北。元、明迄我清，东南漕运，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馀里，藉河为转输，河可南必不可北。若欲寻禹旧迹，导河北行，无论漕运不通，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，不可收拾。势须别筑数千里长堤，较之增卑培薄，难易显然。且河挟沙以行，束之为一，则水急沙流；播之为九，则水缓沙壅。数年后河仍他徙，何以济运？臣愚以为河不能无决，决而不筑，司河者之罪；河不能无淤，淤而不濬，亦司河者之罪。若欲保其不决不淤，谁敢任之？请敕下廷议，定画一之规，屏二三之说，俾有所遵守。”疏入，上嘉纳焉。

十年，河决大王庙，距硃源寨口不远。给事中周体观劾方兴治河罔效，方兴疏辨，因请罢斥，温诏慰留。十一年，给事中林起龙复劾方兴侵蚀工需，累民捐费至六十馀万；并劾大猷等奸贪不法。上解方兴任，命入都质对，起龙以诬讪，方兴复任。既，直隶总督李廕祖复劾大猷贪婪误工，方兴亦劾大猷，上以其不先举发，切责之。给事中董笃行又劾方兴徇庇，降级留任。

十四年，乞休，上念其劳，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。方兴还京师，所居仅蔽风雨，布衣蔬食，四壁萧然。康熙四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硃之锡，字孟九，浙江义乌人。顺治三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一年七月，擢弘文院侍读学士，四迁至吏部侍郎。

十四年，杨方兴乞休，上特擢之锡，以兵部尚书衔，总督河道，驻济宁。十五年十月，河决山阳柴沟，建义、马逻诸堤并溢。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戩堤，塞决口。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，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。十六年，条上治河诸事，言：“河南岁修夫役，近屡经奏减，宜存旧额。明制，淮工兼用民修，宜复旧例。扬属运道与高、宝诸湖相通，淮属运道为黄、淮交会，旧有各堤闸，宜择要修葺。应用柳料，宜令濒河州县预为筹备。奸豪包占夫役，卖富金贫，工需各物，私弊百出，宜责司、道、府、查报，徇隐者以溺职论。额设水夫，阴雨不赴工，所扣工食，谓之旷尽，宜令管河道严覈。河员升调降用，宜令候代始行离任。河员有专责，不宜别有差委。岁终察覈举劾，并宜复旧例。”皆下部议行。之锡丁母忧，命在任守制，疏请归葬，优诏给假治丧。十七年，还任。以捐金赈淮、扬、徐三府灾，加太子少保。

康熙元年，河决原武、祥符、兰阳县境，东溢曹县，复决石香炉村。之锡檄济宁道方兆及董曹县役，而赴河南督塞西阎寨、单家寨、时利驿、蔡家楼、策家寨诸决口。四年二月，疏言：“南旺为运河之脊，北至临清，南至台庄，四十餘闸，全赖启闭得宜。濒河春常少雨，伏秋雨多，东省久旱，山泉小者多枯，大者已弱。若官船经闸，应闭者强之使开，泄水下注，则重运之在上者阻；应开者强之使闭，留水待船，则重运之在下者又阻。乞飭各遵例禁。”得旨，非奉极要差遣，擅行启闭者，准参奏。八月，疏言：“部议停差北河、中河、南河、南旺、夏镇、通惠诸分司，归并地方官。臣维河势变幻，工料纷繁，天时不齐，非水则旱，或绸缪几先，或补葺事后，或张皇於风雨仓遽之际，或调剂於左右方圆之间。北河所辖三千餘里，其间三十餘闸；中河所辖黄、运两河，董口尤运道咽喉，清黄

交接，浊流易灌；南河所辖在淮、黄、江、湖之间，相距穹远；南旺、泉源三百馀处，近者或出道隅，远者偏藏僻壤；夏镇地属两省，凿石通漕，形势陡绝，节宣闸座，尤费经营；通惠浮沙易浅，峻水易冲，塞决之役，岁岁有之。若云归并府佐，则职微权轻，上下掣肘。至於地方监司，责以终年累月奔驰驻守，揆之事势，万万不能。分司与各道界壤迥不相同，应合而分：一闸座也，上流以为应闭，下流以为应开；一额夫也，在此则欲求多，在彼又复患少。不但纷竞日多，必致牵制误事。应请仍循旧制。”得旨允行。五年二月，卒。

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硃昌祚疏言：“之锡治河十载，绸缪旱溢，则尽瘁昕宵；疏濬堤渠，则驰驱南北。受事之初，河库贮银十馀万；频年撙节，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。覈其官守，可谓公忠。及至积劳撓疾，以河事孔亟，不敢请告。北往临清，南至邳、宿，夙病日增，遂以不起。年止四十有四，未有子嗣。籥请恩恤，赐祭葬。”徐、兗、淮、扬间颂之锡惠政，相传死为河神。十二年，河道总督王光裕请锡封号，部议不行。乾隆四十五年，高宗南巡视河工，始允大学士阿桂等请，封助顺永宁侯，春秋祠祭。嗣加号曰“佑安”，民称之曰硃大王。

崔维雅，字大醇，直隶大名人。顺治三年举人，授濬县教谕，迁河南仪封知县。仪封濒河，岁苦泛滥，北岸三家庄当水冲，十四年，水势北注，岸崩五里馀。维雅於上游故流疏使东行，北岸得安。复与塞封丘大王庙决口，之锡疏荐，擢开封南河同知。

康熙元年五月，曹县石香炉村河决，士民求速塞，维雅持不可。工将成复溃，至冬乃塞，如维雅言。迁浙江宁波知府，光裕疏荐，擢河南河道副使。时沿河千馀里，险工迭出，维雅常预为之备，得无事。阳武潭口寺堤直河冲，水势迅急，下埽

輒螫。维雅预於上流疏引河，埽定，堤得固。虞城距河堤仅数里，堤没入河，北岸引河冲刷不利。维雅预迎河溜挑濬，及秋水归新河，旧河为平陆。桃源七里沟河屡塞屡决，光裕檄维雅往勘，维雅言引河浅狭，流缓沙停，激荡无力，宜令河头加宽阔，使足翕受全河；又待河水突涨，乃使开放，建瓴直下。又言下游数十里已成平陆，而引河仅百丈，节短势蹙，力不能刷淤，当接挑二百丈阔，损十之八而深半之。又言开放当在河头西北，留近埽五丈勿开，则河流入口有倒泻之势，埽亦迎流下。光裕悉用其议。复迁河南按察使，湖南、广西布政使，内召为大理寺卿。卒。

维雅治河主疏导引河，使水有所归，故屡有功而后不为患。当靳辅兴大工时，维雅奏上所著河防刍议、两河治略，并诋謏辅所行诸法，列二十四事难之。辅疏辨，谓维雅说不可行，寢其议。

靳辅，字紫垣，汉军镶黄旗人。顺治九年，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，改内阁中书，迁兵部员外郎。康熙初，自郎中四迁内阁学士。十年，授安徽巡抚。疏请行沟田法，以十亩为一韃，二十韃为一沟。沟土累为道，道高沟低，涝则泄水，旱以灌田。会三藩乱起，不果行。部议裁驿站经费，辅疏请禁差员横索、骚扰驿递，岁终节存驿站、擯脚等项二十四万有奇。上奖辅实心任事，加兵部尚书衔。

十六年，授河道总督。时河道久不治，归仁堤、王家营、邢家口、古沟、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，高家堰决三十馀处，淮水全入运河，黄水逆上至清水潭，浸淫四出。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，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，清口涸为陆地。辅到官，周度形势，博采舆论，为八疏同日上之：首议疏下流，自清江浦至云梯关，於河身两旁离水三丈，各挑引河一道，俟黄、淮下

注，新旧河合为一，即以所挑土筑两岸大堤，南始白洋河，北始清河县，并东至云梯关。云梯关至海口百里，近海二十里，潮大土湿，不能施工；馀八十里亦宜量加疏濬，筑堤以束之，限二百日毕工，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。次议治上流淤垫，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，为全淮会黄之所。当於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，各挑引河一道，分头冲洗。次议培修七里墩、武家墩、高家墩、高良涧至周桥闸临湖残缺堤岸，下筑坦坡，使水至平漫而上，顺缩而下，不至怒激崩冲。堤一尺、坦坡五尺，夯杵坚实，种草其上。次议塞黄、淮各处决口，例用埽，费钜且不耐久；求筑土御水之法，宜密下排椿，多加板缆，用蒲包裹土，麻绳缚而填之，费省而工固。次议闭通济闸坝，濬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，以所挑之土倾东西两堤之外，西是筑为坦坡，东堤加培坚厚，次议规画经费，都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。宜令直隶、江南、浙江、山东、江西、湖北各州县预徵康熙二十年钱粮十之一，约二百万。工成后，令淮、扬被水田亩纳三钱至一钱；运河经过，商货米豆石纳二分，他货物斤四分；并开武生纳监事例，如数补还。次议裁并冗员，明定职守，并严河工处分，违决视讳盗；兼请调用官吏，工成，与原属河 官吏并得优叙。次议工竣后，设河兵守堤，里设兵六名至二名，都计五千八百六十名。疏入，下廷议，以方军兴，复举大工，役夫每日至十二万馀，招募扰民，应先择要修筑。上命辅熟筹。

十七年，辅疏言：“以驴运土，可减募夫之半；初拟二百日毕工，今改为四百日，又可减募夫之半。”河工故事，大堤谓之“遥堤”，堤内复为堤逼水，谓之“缕堤”，两堤间为横堤，谓之“格堤”。辅疏请就原估土方加筑缕堤，有馀量增格堤，南自白洋河，北自清河，上至徐州，视此兴筑。馀并如前

议。疏入，复下廷议，允行。

上谕以治河大事，当动正项钱粮。辅疏言：“前议黄河两岸分筑遥、缕二是，勘有旧堤贴近河身，拟作为缕堤，其外更筑遥堤。前议用驴运土，今议改车运。前议离堤三十丈内不许取土，今因宿迁、桃源等县人弱工多，改令二十丈外取土。前议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，今以工费浩繁，除清河北岸浅工必须挑濬。馀俱用铁扫帚濬深河底。”下部议，从之。

是岁吴三桂死，上趣诸将帅进兵，辅欲节帑佐军，又以兴工后需费溢出原估，均颇改前议，先开清口引河四道，塞高家堰、王家冈、武家墩诸决口，筑堤束水。如所议施行。顾下流未大治，伏秋盛涨，水溢出堤上，复决碭山石将军庙、萧县九里沟。辅乃议设减水坝，於萧、碭、宿迁、桃源、清河诸县河南北两岸为坝十三，坝七洞，水盛藉以宣泄。辅复察清口淮、黄交会，黄涨侵灌运河，乃自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；又自文华寺开新河至七里闸，复折向西南，亦至太平坝；改以七里闸为运口，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。运口距黄、淮交会处约十里，自此无淤垫之患。疏报，并议行。辅勘清水潭决口屡塞屡冲，乃弃深就浅，筑东西长堤二道，并挑新河八百四十丈，疏积水。山阳、高邮等七州县民田，至是皆出水可耕。

十八年，辅疏报，并请名新河曰永安河，报闻。翟家坝淮河决口成支河九道，辅饬淮扬道副使刘国靖等督堵塞，至是工竟，辅诣勘疏报，并言：“山阳、宝应、高邮、江都四州县潴水诸湖，逐渐涸出。臣今广为招垦，俾增赋足民，上下均利。“屯田之议自此起。

漕船自七里闸出口，行骆马湖达窑湾。夏秋盛涨，冬春水涸，重运多阻。辅议濬湖旁阜河故道，上接泇河通运。疏入，下廷议，上问诸臣意若何，左都御史魏象枢曰：“辅请大修黄

河，上发帑二百五十一万，计一劳永逸。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，今又欲别开河道，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？臣等虑漕运有阻，故议从其请。”上曰：“象枢言良是。河虽开，必上流浩瀚，方免淤滞。今雨少水涸，恐未必有济。即已成诸工，亦以旱易修，岂得恃为永固耶？”十九年五月，辅丁忧，命在任守制。秋，河复决，辅疏请处分，上趣辅修筑。二十年三月，辅疏言：“臣前请大修黄河，限三年水归故道。今限满，水未归故道，请处分。”下部议，当夺官，上命戴罪督修。

二十一年五月，上遣尚书伊桑阿、侍郎宋文运、给事中王曰温、御史伊喇喀勘工。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上所著书，议尽罢辅所行减水坝诸法，大兴工，日役夫四十万，筑堤以十二丈为率。上命从伊桑阿等往与辅议之。伊桑阿等遍勘诸工，至徐州，令辅与维雅议，辅疏言：“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。萧家渡虽有决口，而海口大辟，下流疏通，腹心之害已除。断不宜有所更张，隳成功，酿后患。”伊桑阿等还京师，下廷议，工部尚书萨穆哈等请以萧家渡决口责辅赔修，上以赔修非辅所能任，未允；又议维雅条奏，伊桑阿请召辅询之。十一月，辅入对，言萧家渡工来岁正月当竟，维雅所议日用夫四十万、筑堤以十二丈为率，皆不可行。维雅议乃寝。上命塞决口，仍动正项钱粮。二十二年四月，辅疏报萧家渡合龙，河归故道，大溜直下，七里沟等四十馀处险汛日加，并天妃坝、王公堤及运河闸座，均应修筑。别疏请饬河南巡抚修筑开封、归德两府境河堤，防上流疏失。上均如所请。十二月，命复辅官。

二十三年十月，上南巡，阅河北岸诸工，谕辅曰：“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，随时修筑。减水坝原用以泄水，遇泛滥横流，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？且减水旁流，浸灌民田，朕心深不忍。当筹画措置。”上见堤夫作苦，驻辔慰劳久之，

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。复视天妃闸，谕辅宜改草坝，并另设七里、太平二闸杀水势。舟过高邮，见田庐在水中，惻然愍念。遣尚书伊桑阿、萨穆哈察视海口。还蹕，复阅高家堰，至清口，阅黄河南岸诸工，谕辅运口当添建闸座，防黄水倒灌；复召辅入行宫慰谕，书阅河堤诗赐之。

辅以上念减水淹民，因议於宿迁、桃源、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，谓之中河。於清河西仲家庄建闸，引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入中河。漕船初出清口浮於河，至张庄运口，中河成，得自清口截流，迳渡北岸，度仲家庄闸，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。伊桑阿等还奏，议疏濬车路、串场诸河至白驹、丁溪、草堰诸口，引高邮等处减水坝所泄水入海。上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事，仍受辅节制，奏事由辅疏报。

二十四年正月，辅疏请徐州迤上毛城铺、王家山诸处增建减水闸，下廷议。上谕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，不可不熟计，命遣官与辅详议，若分水不致多损民田，即令兴工。九月，辅疏报赴河南勘黄河两岸，请筑考城、仪封、封丘、荥泽堤埝，下部议行。成龙议疏海口泄积水，辅谓下河地卑於海五尺，疏海口引潮内侵，害滋大；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，历兴化白驹场，束所泄水入海，堤内涸出田亩，丈量还民，馀招民屯垦，取田价偿工费。疏闻，上谓取田价恐累民，未即许。

寻召辅、成龙驰驿诣京师廷议，成龙议开海口故道，辅仍主筑长堤高一丈五尺，束水敌海潮。大学士、九卿从辅议，通政使参议成其范、给事中王又旦、御史钱鄞从成龙议，议不决。上命宣问下河诸州县人官京师者，侍读宝应乔莱等乃言：“从成龙议，工易成，百姓有利无害；从辅议，工难成，百姓田庐坟墓多伤损，且堤高一丈五尺，束水至一丈，高於民居，伏秋溃决，为害不可胜言。”上颇右成龙，遣尚书萨穆哈、学士穆

称额诣淮安会漕督徐旭龄、巡抚汤斌详勘。二十五年正月，萨穆哈等还奏，谓民间皆言濬海口无益。寻授成龙直隶巡抚，罢濬海口议。四月，召斌为尚书，入对，上复举其事以问，斌言濬海口必有益於民。上责萨穆哈、穆称额还京时不以实奏，夺官。召大学士九卿及莱等定义濬海口，发帑二十万，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。

工部劾辅治河已九年，无成功。上曰：“河务甚难，而辅易视之。若遽议处，后任者益难为力，今姑宽之，仍责令督修。”二十六年，辅疏言：“运堤减水以下河为壑，东即大海，濬海口似可纾水患；惟泰州安丰、东台、盐城诸县地势甚卑，形如釜底，若止就此挑濬，徒增其深。淮流甚涨，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，仍不能救民田之淹没。臣以为杜患於流，不若杜患於源。高家堰堤外直东为下河，东北为清口，当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筑重堤万六千丈，束减水北出清口，则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。下河十馀万顷皆成沃产，而高、宝诸湖涸出田亩，可招民屯垦，以裕河库。”上使以辅疏示成龙，成龙仍言下河宜开，重堤不宜筑。上遣尚书佛伦，侍郎熊一潇，给事中达奇纳、赵吉士与总督董讷，总漕慕天颜会勘。佛伦等皆欲用辅议，天颜、在丰与相左。佛伦等还奏，下廷议，会太皇太后崩，议未上。

二十七年春，给事中刘楷，御史郭琇、陆祖修交章论辅，琇辞连辅幕客陈潢，祖修请罢辅，至以舜殛鲧为比；天颜、在丰亦疏论屯田累民，及辅阻挠开濬下河状。琇旋劾大学士明珠等，语复及辅。辅入覲，亦疏讦成龙、天颜、在丰等朋比谋陷害。上曰：“辅为总河，挑河筑堤，漕运无误，不可谓无功；但屯田、下河二事，亦难逃罪。近因被劾，论其过者甚多。人穷则呼天，辅若不陈辨朕前，复何所控告耶？”三月，上御乾清门，召辅与成龙、琇等廷辨，辅、成龙各持所见不相下。琇

言辅屯田害民，辅言属吏奉行不善致民怨，因引咎，坐罢，以王新命代，佛伦、讷、在丰、达奇纳皆左迁，天颜、吉士并夺官，陈潢亦坐谴。

时中河工初竣，上遣学士开音布、侍卫马武往勘，还奏中河商贾舟楫不绝。上谕廷臣曰：“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，今开音布等还奏，数年未尝冲决，漕运亦不误。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，微特辅不服，即朕亦不愜。”因遣尚书张玉书、图纳，左都御史马齐，侍郎成其范、徐廷玺阅工，遍察辅所缮治，孰为当改，孰为不当改，详勘具奏。玉书等还言河身渐次刷深，黄水汎溜入海，两岸闸坝有应循旧者，有应移改者，多守辅旧规。

十一月，上遣尚书苏赫等阅通州运河，命辅偕往，请於沙河建闸蓄水，通州下流筑堤束水，从之。二十八年正月，上南巡阅河，辅扈行。阅中河，上虑逼近黄河，水涨堤溃；辅对若加筑遥堤即无患。还京师，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，命还旧秩。二十九年，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，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；仓场侍郎开音布复疏请濬北运河。上谕辅，言南旺河水尽北流，南河必水浅，惟从北河两旁下埽束水，自可济运。上命偕开音布董理。

三十一年，王新命坐事罢，上曰：“朕听政后，以三籓及河务、漕运为三大事，书宫中柱上。河务不得其人，必误漕运。及辅未甚老而用之，亦得纾数年之虑。”令仍为河道总督，辅以衰弱辞，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为协理。会陕西西安、凤翔灾，上命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，自黄河运蒲州。辅疏言水道止可至孟津，亲诣督运，上嘉之。辅疏请就高家堰运料小河培堤使高广，中河加筑遥堤，并增建四闸，堵塞张庄旧运口，皆前此缮治所未竟者。别疏请复陈潢官，并起用熊一潇、达奇纳、赵吉

士。辅病剧，再疏乞解任，命内大臣明珠往视，传谕调治。十一月，卒，赐祭葬，谥文襄。三十五年，允江南士民请，建祠河干。四十六年，追赠太子太保，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。雍正五年，复加工部尚书。

子治豫，袭职。世宗以其侍父在官，知河务，命自副参领加工部侍郎衔，协理江南河工。

陈潢，字天一，浙江钱塘人。负才久不遇，过邯郸吕祖祠，题诗壁间，语豪迈。辅见而异焉，踪迹得之，引为幕客，甚相得。凡辅所建白，多自潢发之。康熙二十三年，上巡河，问辅：“孰为汝佐？”以潢对。二十六年，辅疏言潢十年佐治勤劳，下部议，授潢佾事道衔。二十七年，郭琇劾辅，辞连潢。辅罢，潢削职衔，逮京师，未入狱，以病卒。辅复起，疏请复潢官，部议以潢已卒，寝其奏。

潢佐治河，主顺河性而利导之，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；工主覈实，料主豫备，而估计不当过省，省则速败，所费较所省尤大；慎固堤防，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，尤以减水坝为要务；有溃决，先固两旁，不使日扩，乃修复故道，而疏引河以注之；河流今昔形势不同，无一劳永逸之策，在时时谨小慎微，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。张霫生采潢所论，次为治河述言十二篇。高宗以霫生河图能得真源，命采其书入四库，与辅治河奏绩并列。

宋文运，字开之，直隶南宫人。顺治六年进士，授山东滋阳知县，行取刑部主事。再迁吏部郎中，掌选政，清直守正。以魏象枢荐，擢鸿胪寺少卿，累擢刑部侍郎。命佐伊桑阿行河，上特谕之曰：“尔有所见，当坚持详议，毋以伊桑阿为尚书而阿其意也。”以病乞休，加太子少保，致仕。卒，谥端悫。久之，上犹谓文选司事要，文运操守声名，无能及之者。

董讷，字兹重，山东平原人。康熙六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累擢至江南总督。为政持大体，有惠於民。左迁去，江南民为立生祠。二十八年，上南巡，民执香跪讷生祠前，求复官讷江南。上还蹕，笑谓讷曰：“汝官江南惠及民，民为汝建小庙。”旋以侍读学士复出为漕运总督。卒。

熊一潇，字蔚怀，江西南昌人。康熙三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浙江道监察御史。请罢投诚武官改授文官例，并议裁并各关，皆下部议行。累官工部尚书，坐夺官。以辅遗疏荐，起太常寺卿，复至工部尚书。致仕，卒。孙学鹏，进士，官广东巡抚。

于成龙，字振甲，汉军镶黄旗人。康熙七年，自廪生授直隶乐亭知县。八年，署灤州知州。以逸囚当降调，乐亭民列善政，两叩阊籥留，下巡抚金世德勘实，得复任。十三年，以缉盗逾限未获，又当降调，世德疏请留，上特许之。十八年，迁通州知州。

二十年，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，疏荐可大用；会江宁府缺员，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著与相类者，上即以命成龙。二十三年，上南巡至江宁，嘉成龙廉洁，亲书手卷赐之。超擢安徽按察使。上还京师，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，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，各贻书训勉，视得水之教成龙。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，敕议疏濬，命成龙分理，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。辅请於上流筑堤束水；成龙拟疏海口，濬下河水道，持异议。上遣尚书萨穆哈、学士穆称额往谘於民，萨穆哈等还奏，言众谓濬海无益，乃命缓兴工。

二十五年二月，授成龙直隶巡抚。入对，上问：“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？”成龙对：“弭盗为先。奸宄倚旗下为渊藪，有司莫敢谁何，臣当依法治之。”濒行，赐白金千、表里二十端。上官，疏言：“弭盗当力行保甲，旗下庄屯不屬於

州县，本旗统领远在京师，仅有拨什库在屯，未能约束。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，拨什库、乡长互相稽察，盗发，无问所劫为旗为民，协力救护。得盗，赏；藏盗、纵盗，罚。”又疏言：“燕山六卫，所辖辽阔，与州县不相统属，盗发止责汛弁捕治，而卫官置不问。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，并於通州、卢沟桥、黄村、沙河各设捕盗同知，守备以下分汛、墩、台及旗下庄屯，悉归稽察。”并下部议行。先后捕治旗丁沈颠、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、张破楼子等，置於法。二十六年，上奖成龙廉能，加太子少保。幸霸州，成龙朝行在，赐白金千、马具黄鞍辔。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，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、山西巡抚马齐往按，得实，论如律。

初，成龙分理下河，未兴工而罢。上又以汤斌言，复命濬治，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。辅仍主重堤束水，并议开中河，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。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，成龙力主濬下河，罢筑重堤，并谓中河虽开无益。辅诣京师，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，朋谋陷害。成龙自湖广还，上命诸臣廷辨之。辅言濬海口虑倒灌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，纵上流水不来，而秋雨时至，天长、六合诸水泄归何处，故海口仍当濬。上罢辅，代以王新命。及中河工竟，遣学士开音布、侍卫马武阅视，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。上逮问天颜，天颜发成龙私书，嘱毋附辅。下廷臣议，削太子少保，降调，命留任。二十九年，迁左都御史，兼镶黄旗汉军都统。

三十一年，新命罢，辅复为河督，旋卒，上以命成龙。辅领帑购柳束，工部驳减，成龙覈无虚冒。辅筑高家堰重堤，募夫远方，预给银安家，工中止，未扣抵。新命题销，格部议，成龙复以请，上并与豁免。三十三年，召诣京师，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峰县，黄河自茌泽至碭山，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，并

高家堰诸处改石工，毛城铺诸处疏引河，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、高邮诸堤工，策大举修治。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，又计工费，请开捐例，减成核收；并推广休革各员，上至布政使，皆得捐复。上召成龙入，问：“开捐例得无累民？”成龙言：“无累。”“请益力，上廷折之，成龙乃请罪。上因问：“尔尝短靳辅，谓减水坝不宜开，今果何如？”成龙曰：“臣彼时妄言，今亦视辅而行。”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，当夺官，上命留任。仍兴举简要各工，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。

三十四年，命复官。旋丁父忧，还京师，以董安国代。上亲征噶尔丹，再出塞，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，噶尔丹窜死，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。三十七年，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，请修永清、固安浑河堤，并加以濬治，上为改河名曰永定。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。董安国罢，复授河道总督。三十八年，上南巡，临阅高家堰、归仁堤诸处，谕以增筑疏濬诸事。寻以病乞假，命在任调治，遣医往视。三十九年，卒，赐祭葬，谥襄勤。

孙在丰，字杞瞻，浙江德清人。康熙九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直起居注，充日讲官，进讲屡称旨。累迁工部侍郎，仍兼翰林院学士。二十六年，命率郎中鄂素等赴淮、扬濬海口，铸监修下河工部印授之。在丰疏言开新不如循旧，筑高不如就低，迤远不如取近。施工以冈门镇为最先，次白驹场，次丁溪场，次草堰。上悉从之，并以在丰请，令辅闭高家堰及高邮诸减水坝。辅仍主筑堤束水。上令辅会总督董讷、总漕慕天颜及在丰集议，遂会疏用辅议。在丰监修海口冈门镇、白驹工已毕，丁溪、草堰工俱停。上以谂成龙，成龙言：“上遣在丰监修下河，万民欢颂。今冈门、白驹诸工将竣，而辅又以为无益，欲於高家堰等处筑堤。在丰先经履勘，始行兴工；若果无益，何

待开濬年馀又会议请停？此实臣所不能解也。”二十七年，在丰疏劾辅阻挠下河，辅亦劾在丰与天颜结姻，附和成龙。下廷臣议，辅罢，成龙坐镌秩，责在丰前后言不仇，降调。上命仍以翰林官用，俄授侍读学士。二十八年，迁内阁学士。卒。

开音布，西林觉罗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，累迁至左副都御史。康熙二十六年，偕成龙按湖广巡抚张汧，论罪如律。二十七年，擢户部侍郎，命监理高邮、宝应下河工程。二十八年，上南巡，成龙扈行，命与侍郎徐廷玺阅视下河，还奏丁溪至白驹，水三道入海，上流冯家坝引河当仍开濬，馀工悉可停。乃召开音布还，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。寻擢步军统领，迁兵部尚书，授镶白旗满洲都统。三十八年，命专管步军统领。四十一年，卒，谥肃敏。

张鹏翮，字运青，四川遂宁人。康熙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改刑部主事，累迁礼部郎中。十九年，授江南苏州知府，丁母忧。除山东兖州知府，举卓异，擢河东盐运使，内迁通政司参议，转兵部督捕副理事官。从内大臣索额图等勘定俄罗斯界，还擢大理寺少卿。二十八年，授浙江巡抚。疏言绅民原亩捐穀四合，力不能者听。旋以杭州、嘉兴等府秋收歉薄，请暂免输穀。上曰：“昨岁浙江被灾，循例蠲赋，并豁免钱粮，岂可强令捐输？鹏翮原题力不能者听，自相矛盾。”下部议，夺官，上宽之。寻授兵部侍郎，督江南学政。三十六年，迁左都御史。三十七年，迁刑部尚书，授江南江西总督。三十八年，上南巡，命鹏翮扈从入京，赐朝服、鞍马、弓矢。

初，陕西巡抚布喀劾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，命鹏翮与傅腊塔往按。还奏未称旨，命鹏翮与傅腊塔复往陕西详审。三十九年春，还奏布喀、吴赫及知州蔺佳选、知县张鸣远等侵蚀挪用，各拟罪如律。上谕大学士曰：“鹏翮往陕

西，朕留心访察，一介不取，天下廉吏无出其右。”

寻授河道总督，入辞，上谕令毁拦黄坝通下流，濬芒稻河、人字河湖入江。鹏翮到官，请撤协理徐廷玺及河工随带人员，并乞敕工部毋以不应查驳之事阻挠，并从之。寻疏言：“臣过云梯关，见拦黄坝巍然如山，下流不畅，无怪上流之溃决。应拆拦黄坝，挑濬河身，与上流一律宽深。”又言清口淤垫，应於张福口开引河，引清水入运敌黄，建闸以时启闭。又言人字河至芒稻山分二派，又名芒稻河，应濬使畅流；并濬凤凰桥引河及双桥、湾头二河，皆汇芒稻河入江。俱下部议行。寻以拦黄坝既撤，河身开濬深通，畅流入海，疏请赐名大通口。上嘉鹏翮章奏词简意明，治事精详，遣员外郎拖抗拖和、中书张古礼驰驿令鹏翮举所规画入奏。鹏翮疏陈开濬引河、运口，培修河岸堤坝诸事，并下部速议行。寻又疏陈河工诸弊，并请河员承挑引河，偶致淤垫，免其赔修；夫役劳苦，工成日请给印票免杂徭。上嘉其陈奏切要周备。寻又请於归仁堤五堡建矶心石闸，并於三义坝旧中河筑堤，改入新中河，合为一河，便粮艘通行。上谓所议甚当，并如所请。

上倚鹏翮治河，谓鹏翮得治河秘要，谕大学士曰：“鹏翮自到河工，日乘马巡视堤岸，不惮劳苦。居官如鹏翮，更有何议？”鹏翮以修治事状遣郎中王进楫入奏，上谕进楫归语鹏翮，加意防守高家堰。鹏翮乃增筑月堤及旁近诸堤坝。洪泽湖溢，泗州、盱眙被灾，上询修治策，鹏翮言：“泗州、盱眙屡被灾，即开六坝亦不能免。”上怒曰：“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，不自鹏翮始。顷因泗州、盱眙灾，令与阿山议修治，非欲开六坝救泗州、盱眙而令淮、扬罹水患也。鹏翮何昏愤乃尔！”四十一年，鹏翮疏请加筑清河县黄河南北岸戩堤，天妃闸改筑运口，草坝建石坝，改卞家庄土堤为石堤，皆议行。又以桃源城

西烟墩黄水大涨，请加筑卫城月堤，并於邵家庄、颜家庄开引河，上虑部议迟延，特允之。四十二年，上南巡视河，制河臣箴、淮黄告成诗以赐，并书榜赉鹏翮父良。

山东泰安、沂州等州饥，上命截漕二万石交鹏翮往赈。鹏翮令河员动常平仓穀二十八万馀石散赈，疏请以山东各官俸工补还。上责鹏翮河员发仓穀邀誉，乃令山东各官补还，鹏翮谢罪，仍以“殚心宣力、清洁自持”，加太子太保。

河决时家马头，数年未堵塞。鹏翮以淮安道王谦言劾山安同知佟世禄冒帑误工，夺官追偿。世禄再叩阍，上令尚书徐潮按治，鹏翮、谦坐诬劾当谴，上特宽鹏翮。工部侍郎赵世芳又劾鹏翮浮销十三万有奇，请逮治。上曰：“河工钱粮原不限数，水大所需多，水小所需少。如谓鹏翮以十三万入己，必无之事。河工恃用人，鹏翮用人不胜事，故至此耳。”因还世芳疏。上南巡，阅清口，见黄水倒灌，诘鹏翮，鹏翮不能对。上曰：“汝为王谦辈所欺，流於刻薄。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，况大臣为国，若徒自表廉洁，於事何益？”上舟渡河阅九里冈，嘉鹏翮修治如法，御制诗书扇以赐。及秋，淮、黄并涨，古沟、清水沟、韩家庄并溢，廷臣议夺官，上命仍留任。寻督塞诸处漫口。

四十五年，疏请开鲍家营引河，寻用通判徐光启言，拟开引河出张福口，分洪泽湖异涨，即为高家堰保障，谓为溜淮套。鹏翮与总督阿山、总漕桑额合疏请上莅视。四十六年，上南巡，阅所拟引河道，谕曰：“朕自清口至曹家庙，见地势甚高，标竿错杂。依此开河，不惟坏田产，抑且毁冢墓。鹏翮读书人，乃为此残忍事，读书何为？”诘责鹏翮，鹏翮谢罪。上以议为河山所主，非鹏翮意，削太子太保，夺官，仍留任。四十七年，以黄、运、湖、河修防平稳，命复官，并免应追帑银。寻迁刑部尚书。四十八年，调户部。

五十一年，江南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，命鹏翮与总漕赫寿往按。鹏翮等右噶礼，请罢伯行。五十二年，调吏部。伯行劾布政使牟钦元，赫寿时为总督，与异议。五十三年，命鹏翮与副都御史阿锡鼐往按，复请雪钦元，议伯行罪斩。事互详伯行传。寻丁父忧，以原官回籍守制，服阕还朝。

六十年，汶水旱涸阻运，命往勘。请疏濬坎河、鸡爪诸泉分注南旺，而於彭口筑堤，障沙水入微山湖。河决开州，横流至山东张秋，阻运，命往勘。请筑南旺、马场等湖堤，蓄水济运；并陈引沁入运利害，谓地势西北高於东南，若沁水从高直下，而河躐其后，害且叵测。

六十一年，世宗即位，加太子太傅。雍正元年，授武英殿大学士。河决马营口，久未塞，命往勘。议并塞詹家店四口，濬治黄、沁合流处积沙，从之。三年，卒，加少保，命於定例外加祭，汉堂上官、科道皆会赐葬，谥文端。

论曰：明治河诸臣，推潘季驯为最，盖借黄以济运，又借淮以刷黄，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。方兴、之锡皆守其成法，而辅尤以是底绩。辅八疏以濬下流为第一，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。成龙主治海口，及躬其任，仍不废减水策。鹏翮承上指，大通口工成，入海道始暢。然终不能用辅初议，大举濬治。世以开中河、培高家堰为辅功，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。

列传六十七

郎坦 朋春 萨布素 玛拉

郎坦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内大臣吴拜子。年十四，授三等侍卫。顺治六年，进二等。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，次浑源，围城。贼渡濠来犯，郎坦射其酋，贯心，殪，遂败贼。师还，进一等。八年，以吴拜附和内大臣洛什等获罪，并夺郎坦官。寻复之。康熙二年，代吴拜管佐领，迁护军参领。从定西将军图海讨李自成馀党李来亨等於茅麓山，深入贼巢，获所置官十一。四年，袭一等精奇尼哈番。十二年，京师有陈三道者，设坛以邪教惑众，命郎坦与诸侍卫捕治。十三年，命行边，获逋盗张飞腿等。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，调本旗满洲。

顺治中，俄罗斯东部人犯黑龙江边境，时称为罗刹。九年，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，师败绩。世祖命诛海塞，鞭希福百，仍驻宁古塔。十一年，固山额真明安达里率师讨之，败敌黑龙江。罗刹未大创，复侵入精奇里江诸处。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，迁延不即去，据雅克萨城，於其旁耕种渔猎；又过牛满、恆滚，侵扰索伦、赫哲、飞牙喀、奇勒尔诸部。

二十一年秋，遣郎坦及副都统朋春等率兵往索伦。比行，谕曰：“罗刹犯我境，恃雅克萨城为巢穴，历年已久，杀掠不已。尔等至达呼尔、索伦，遣人往谕以来捕鹿。因详视陆路远近，沿黑龙江行围，迳薄雅克萨城，勘其形势。度罗刹不敢出战，如出战，姑勿交锋，但率刹引退。朕别有区画。”赐御用

裘服、弓矢以行。及冬，郎坦等还京师，疏言：“罗刹久踞雅克萨，恃有木城。若发兵三千，与红衣砲二十，即可攻取。陆行自兴安岭以往，林木丛杂，冬雪坚冰，夏雨泥淖，惟轻装可行。自雅克萨还至爱濬城，於黑龙江顺流行船，仅须半月，逆流行船，约须三月，倍於陆行，期於运粮饷、军器、輜重为便。现有大船四十、小船二十六，宜增造小船五十馀应用。”上谕曰：“郎坦等奏攻取罗刹甚易，朕亦以为然。第兵非善事，宜暂停攻取。调乌拉、宁古塔兵千五百人，并制造船舰，发红衣砲、鸟枪教之演习。於爱琿、呼玛尔二地建木城，与之对垒，相机举行。所需军粮，取诸科尔沁十旗及锡伯、乌拉官屯，约得一万二千石，可支三年。爱琿城距索伦五宿可至，其间设一驿。俟我兵将至精奇里乌拉，令索伦供牛羊。如此，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，而彼之逋逃且络绎来归，自不能久存矣。”寻擢郎坦前锋统领。

二十二年，命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议，驻兵额苏哩。事还，奏额苏哩七月即经霜雪，宜乘春和，以宁古塔兵分为三班，更番戍守。上以更番戍守非久长策，不允。二十三年，甄别八旗管兵官，罢郎坦前锋统领，以世职随旗行走。二十四年，命都统朋春率师征罗刹，郎坦以副都统衔随征。师薄雅克萨城，罗刹酋额里克舍请降，郎坦宣诏宥其罪，引众徙去，毁木城。是冬罗刹复来，踞雅克萨筑城。二十五年，命郎坦偕副都统班达尔沙携红衣砲，率藤牌兵百人，往会将军萨布素进兵。上以郎坦谙悉地势，即令参赞军务。六月，薄其城，凿壕筑垒，贼出拒，击败之，斩额里克舍。寻，俄罗斯察罕汗上书请释雅克萨围，上许之，令郎坦撤军，还驻宁古塔。寻擢正白旗蒙古都统。二十八年，上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罗斯使人费耀多罗等会於尼布楚，立约定界，命郎坦与议，乃毁所筑城徙去。

二十九年，古北口外盜起，命郎坦偕侍卫赫济尔亨等督兵捕剿，尽歼之。三十一年，噶尔丹侵喀尔喀部，扰及边境，授郎坦安北将军，率师驻大同。疏请出边驻喀喇穆伦侦寇，诏暂驻归化城。寻擢领侍卫内大臣，兼火器营总管，列议政大臣。三十二年，授昭武将军，率师驻甘州。三十三年，移驻宁夏，与甘肃提督孙思克分道侦寇。上闻噶尔丹将逼图拉，命郎坦移兵御剿，以图拉无警，引还。仍任领侍卫内大臣，列议政如故。三十四年，往盛京巡阅边隘，还入塞，疾剧，遣太医驰驿往视。寻卒，赐祭葬。

朋春，栋鄂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何和礼四世孙。何和礼子和硕图，进爵三等公；子何尔本、哲尔本、苏布递袭，至袞布，以恩诏进一等。朋春，哲尔本子也，顺治九年，袭封。康熙十五年，加太子太保，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，调本旗满洲。

二十一年，偕郎坦率兵至黑龙江觐罗刹形势，赐御用裘服、弓矢。与郎坦还奏，上命宁古塔将军巴海、副都统萨布素，建木城於黑龙江、呼玛尔，调取所部兵一千五百人往驻焉。又命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造战船。寻擢朋春正红旗满洲副都统。二十四年，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、河南、山西三省福建投诚藤牌兵，付左都督何祐率赴盛京，命朋春统之，进剿罗刹，以副都统班达尔沙、副都统衔玛拉、銮仪使建义侯林兴珠、护军统领佟宝参赞军务，祐、兴珠皆郑氏将来降者也。师既行，上遣侍卫关保至黑龙江传谕曰：“兵凶战危，朕以仁治天下，素不嗜杀。以我兵马精强，器械坚利，罗刹势不能敌，必献地归诚。尔时勿杀一人，俾还故土，宣朕柔远至意。”五月，师薄雅克萨城，遣人谕降，不从。分水陆兵为两路，列营夹攻，复移红衣砲於前，积薪城下，示将焚焉。罗刹头目额里克舍诣军前乞降，乃宥其罪，释还俘虏，额里克舍引六百余人徙去，毁木城，

以归附巴什里等四十五户及被掠索伦、达呼尔百馀户安插内地。

二十九年，厄鲁特与喀尔喀构衅，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，出边剿噶尔丹，以朋春与都统苏努参赞军务。苏努率左翼，朋春率右翼，至乌阑布通。噶尔丹依山列阵，朋春所部为泥淖所阻，苏努督兵冲击，大破之。噶尔丹伪乞和，夜自大磧山遁走。部议朋春坐夺官，上命宽之，降级留任。三十一年，命解职赴西路军前管队。三十五年，复授正红旗蒙古都统。旋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，朋春仍参赞军务，出西路，破噶尔丹於昭莫多。师还，以本队护军骁骑十八人战死未收其骸，下部议。以师有功，免罪，仍录战绩，增注敕书。三十八年，因病解职。寻卒。子增寿，改袭三等公。

萨布素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四世祖充顺巴本，以勇力闻，世为岳克通鄂城长。太祖时，其后人哈木都率所部来归，屯吉林，遂家焉。萨布素自领催授骁骑校，迁协领。康熙十六年，圣祖遣内大臣觉罗武默讷等瞻礼长白山，至吉林，欲得识路者导引。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萨布素率兵二百，携三月粮以从。水陆行，至长白山麓，成礼而还，事具武默讷传。

十七年，授萨布素宁古塔副都统。罗刹据雅克萨，二十一年，诏率兵偕郎坦等勘视雅克萨城形势，并往视自额苏哩至黑龙江及通宁古塔水陆道。寻郎坦还奏罗刹可图状，命建木城於黑龙江、呼玛尔两地，以巴海与萨布素统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往驻，造船备砲。二十二年，疏言：“黑龙江、呼玛尔距雅克萨尚远，若驻兵两处，则势分道阻，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。罗刹倘水陆运粮，增兵救援，更难为计。宜乘其积贮未备，速行征剿。俟造船毕，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，即统兵直薄城下。“疏下王大臣议，如所请，上不许。寻命巴海留守吉林，以萨布素偕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率兵驻额苏哩。额苏哩在黑龙江、

呼玛尔之间，为进攻雅克萨要地，有田陇旧迹。萨布素因移达呼尔防兵五百人赴其地耕种，并请调宁古塔兵三千更番戍守。上念兵丁更戍劳苦，命在黑龙江建城，备攻具，设斥堠，计程置驿，运粮积贮，设将军、副都统领之。擢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，招抚罗刹降人，授以官职，更令转相招抚。

上命都统瓦山、侍郎果丕与萨布素议师期，萨布素请以来年四月水陆并进，攻雅克萨城，不克，则刈其田禾。上谓攻罗刹当期必克，倘谋事草率，将益肆猖狂。二十四年，以朋春等统兵进攻，萨布素会师，克雅克萨城，乃命萨布素移驻墨尔根，建城防御。二十五年，疏言罗刹复踞雅克萨，请督修战舰，俟冰泮进剿。上遣郎中满丕往诘得实，乃命萨布素暂停墨尔根兵丁迁移家口，速修战 监，率宁古塔兵二千人往攻。又命郎坦、班达尔沙会师，抵雅克萨城。城西濒江，萨布素令於城三面掘壕筑垒为长围，对江驻水师，未冰时泊舟东西岸，截尼布楚援兵，冰时藏舟上流汉港内；马有疲羸者，分发墨尔根、黑龙江饲秣，计持久。上因荷兰贡使以书谕俄罗斯察罕汗，答书请遣使画界，先释雅克萨围，上允之，命撤围。二十八年，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至尼布楚，命内大臣索额图等往会，令发黑龙江兵千五百人为卫。寻议以大兴安岭及格尔必齐河为界，毁雅克萨城，徙其人去。二十九年，萨布素入觐，赐赉优渥，命坐内大臣班。寻命总管索伦等部贡物，疏陈各部生计土俗采捕之事，拟为则例以上，上悉允行。

三十一年，奏建齐齐哈尔及白都讷城，以科尔沁部献进锡伯、卦尔察、达呼尔壮丁万四千有奇分驻二城，编佐领，隶上三旗，并设防守尉、防御等官。噶尔丹入犯，疏陈进兵事宜，略言：“兴安岭北形胜地，以索约尔济山为最。已遣识路官兵自盛京、吉林、墨尔根审度至山远近，分置驿站，其无水处，

掘井以待。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，与臣驻军地近，即率墨尔根兵先进，吉林、盛京继之；山之西乌勒辉等处有警，则盛京兵先进，臣率部下及吉林兵继之：皆会於索约尔济山。”上可其奏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自独石口出中路，大将军费扬古自归化城出西路，命萨布素扼其东路，督盛京、宁古塔、科尔沁兵，自索约尔济山剋期进剿。四月，上次克鲁伦河，噶尔丹西窜，为费扬古所败。诏分萨布素所部兵五百人隶费扬古军。三十六年，召至京师，寻命回任。

初，边境有墨尔哲勒屯长，累世输贡。康熙初，屯长扎努喀布克托请率众内移，宁古塔将军巴海安辑於墨尔根，编四十佐领，号新满洲。萨布素奏於墨尔根两翼立学，设助教，选新满洲及锡伯、索伦、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，教习书义。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。三十七年，上幸吉林，褒其勤劳，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，并御用冠服，於众前宣谕赐之。寻疏言黑龙江屯堡因灾荒积欠米石，请俟年丰交仓。上以萨布素曾奏革任总督蔡毓荣经理十二堡，著有成效；嗣因官堡荒弃，请停止屯种，将壮丁改归驿站，存贮仓米，支放无馀，致驻防兵饷匮乏，责令回奏。萨布素具疏引罪，请以齐齐哈尔、墨尔根驻防兵每年轮派五百人往锡伯等处耕种官田，穫穀运齐齐哈尔交仓。诏侍郎满丕等往按，以萨布素将荒废地妄报成效，并浮支穀石，应斩，命罢任，夺世职，在佐领上行走。寻授散秩大臣。

三十九年，卒。乾隆间，敕修盛京通志，列名宦，且称萨布素谙练明敏，得军民心，其平罗刹及黑龙江兴学，有文武幹济才云。

玛拉，那喇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尚书尼堪从子。尼堪卒，无子，玛拉与叔阿穆尔图、阿锡图及弟兆资分袭尼堪世职，玛拉袭三等阿达哈哈番。初任理藩院笔帖式。顺治五年，英亲王

阿济格征叛将姜瓖，围大同，令玛拉调蒙古兵以从。累迁理藩院副理事官。康熙十四年，察哈尔布尔尼叛，圣祖命信郡王鄂扎帅师讨之。玛拉自陈久任理藩院习知蒙古状，原赴军前效力，遂命与员外郎色棱赴科尔沁诸部调选兵马协剿。师还，擢通政使，迁礼部侍郎。十六年，擢工部尚书。偕内大臣喀岱往科尔沁诸外藩宣谕禁令。玛拉初受任，上诫以工部积弊，宜殚心釐剔。十九年，坐不能清积弊，议降五秩，诏从宽留任。复以煊殿器用修造疏忽，夺尚书，仍留世职。

二十二年，上以俄罗斯数犯边，扰及索伦、飞牙喀诸部，命集兵黑龙江，将进讨，遣玛拉往索伦储军实。寻疏言：“索伦总管博克所获俄罗斯人及军前招降者，皆迫於军威，不宜久留索伦，应移之内地。”诏允行。复言：“雅克萨、尼布楚二城久为罗刹所据，臣密诃雅克萨惟耕种自给，尼布楚岁捕貂与喀尔喀贸易资养贍。请飭喀尔喀车臣汗禁所部与尼布楚贸易，并飭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，示将攻取雅克萨，因刈其田禾，则俄罗斯将不战自困。”上然之，即以玛拉所奏檄示喀尔喀。二十四年，遣都统朋春等帅师往黑龙江议进兵，授玛拉副都统衔，参赞军务。遣蒙古兵三十诃雅克萨城，生擒罗刹七人，得城中设备及乞援各部状。是年夏，朋春等攻罗刹克之，逐其人。玛拉在事有功。二十五年，黑龙江佐领鄂色以耕牛多毙，农器损坏，奏请储备，命玛拉往黑龙江督理农务。谕曰：“农事关军饷，令严督合力播种。”值岁丰，收穫甚稔。二十七年，授护军统领。

二十九年，噶尔丹侵掠喀尔喀，命玛拉偕都统额赫纳、前锋统领硕鼐等率兵往讨之，赐内廝马以行。未几，噶尔丹掠乌珠穆沁，命裕亲王福全等分统大军出塞击之，噶尔丹败遁。师旋，三十年，复来犯，至阿尔哈赉，无所掠而遁。时土谢图汗、

车臣汗率所部来归，上幸塞外抚辑，玛拉扈从。旋命偕都统瓦岱等率兵赴图拉侦噶尔丹，抵克鲁伦河，闻其远窜，乃还。授西安将军。

三十二年，准噶尔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，上以其人未可信，命玛拉徙入内地，毋令复逸。玛拉疏言：“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所属二千馀口，穷乏来归，揆其情状，当不复逸。”遂遣官护送，并其子台吉云木春来朝，优赉遣之。未几，玛拉卒於官，赐祭葬，谥敏恪。

论曰：俄罗斯之为罗刹，译言缓急异耳，非必东部别有是名也。初遣兵诃敌，郎坦主其事；取雅克萨城，朋春、萨布素迭为将，而郎坦与玛拉实佐之。尼布楚盟定，开市库伦，是为我国与他国定约互市之始。用兵当期必克，我苟草率，彼益猖狂，圣祖谕萨布素数言，得馭夷之要矣。

列传六十八

费扬古 满丕 硕岱 素丹 马斯喀 佟国纲 迈图 格斯泰
阿南达 子阿喇纳 吉勒塔布 殷化行 潘育龙 孙绍周
从孙之善 额伦特 康泰 泰弟海

费扬古，栋鄂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内大臣三等伯鄂硕子。状貌魁异。年十四，袭爵。

康熙十三年，从安亲王岳乐率兵徇江西讨吴三桂。三桂将黄乃忠纠众万馀自长沙犯袁州，费扬古与副都统沃赫、总兵赵应奎击败之，克万载。十五年，击走夏国相於萍乡，进围长沙，累战皆捷。十八年，复败吴国贵於武冈。师还，擢领侍卫内大臣，列议政大臣。

噶尔丹劫掠喀尔喀，遣使谕罢兵，不从，数扰边境。二十九年，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，率师讨之，命费扬古往科尔沁徵兵，参赞军事。秋，击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。三十二年，归化城增戍兵，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焉。三十三年，噶尔丹遣使至，请入贡。费扬古发兵迎护，侦其众男妇千五百有奇，留之归化城。疏闻，上察噶尔丹意叵测，阳为修好，潜遣入内地窥探，命侍郎满丕谕责其使，遣之还。七月，闻噶尔丹将窥图拉，诏费扬古偕右卫将军希福率军往御。希福请益兵，上责其疑沮，令勿偕往。寻以图拉无警，虑噶尔丹将趋归化城，诏费扬古旋师。三十四年，噶尔丹至哈密，费扬古往御，乃自图拉河西窜。寻授右卫将军，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。疏言：“闻

噶尔丹据巴颜乌阑，距归化城约二千里，宜集兵运粮，於来年二月进剿。”诏授费扬古抚远大将军，以都统伊勒慎，护军统领宗室费扬固、瓦尔达，副都统硕岱，将军舒恕参赞军事。寻召入觐，授以方略。

三十五年二月，诏亲征，三路出师，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东路，费扬古出西路，振武将军孙思克、西安将军博霖自陕西出镇彝并进，上亲督诸军自独石口出中路。上与费扬古期四月会师图拉。费扬古师自翁金口进次乌阑厄儿几，再进次察罕河朔，与孙思克师会，而上已循克鲁伦河深入。五月，费扬古师至图拉，疏言：“西路有草之地为贼所焚，我军每迂道秣马，又遇雨，粮运迟滞，师行七十馀日，人马疲困，乞上缓军以待。“上进次西巴尔台，再进次额尔德尼拖洛海。噶尔丹屯克鲁伦河，闻上亲督师至，升孟纳尔山遥望，见御营，大惊，尽弃其庐帐、器械遁去。上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，逐噶尔丹，并密谕费扬古要击，亲督大军蹙其后。次中拖陵，费扬古侦知噶尔丹走特勒尔济，遣前锋统领硕岱、副都统阿南达、阿迪等率兵先往挑战，且战且却，诱至昭莫多。昭莫多者，蒙古语“大林”也，在肯特岭之南、土腊河之北。费扬古分兵三队，东则京城、西安诸军及察哈尔蒙古兵，屯山上；西则右卫、大同诸军及喀尔喀蒙古兵，沿河列阵；孙思克率绿旗兵居其中。并遵上方略，令官兵皆步战，俟敌却，乃上马冲击。噶尔丹众犹有万馀人，冒死鏖斗，自未至酉，战甚力。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后阵不动，知为妇女、驼畜所在，麾精骑袭其辎重，敌大乱，乘夜逐北三十馀里，至特勒尔济口，斩级三千馀，俘数百人，获驼马、牛羊、庐帐、器械无算。噶尔丹妻阿奴喀屯素悍，能战，亦殒於阵。噶尔丹引数骑远窜，费扬古令阿南达诣御营奏捷。上乃班师，令费扬古驻守科图。

寻命移驻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，诃噶尔丹所往。甫至，噶尔丹潜使台吉丹济拉率千五百人入掠喀尔喀牲畜、糗粮，遣副都统祖良璧御却之，追至翁金河，丹济拉败遁。寻以马疲，请移军驻喀喇穆伦。会噶尔丹使其宰桑格垒沽英等来请纳款，上再幸塞外，驻蹕东斯垓。召费扬古至行在入对，上褒其功，奏曰：“军中机务，皆遵皇上指授，并未有所效力。况西路粮匮马乏，不能前进。及闻驾至克鲁伦，官兵无不奋发，不俟督责，力战破敌。奈臣庸劣，皇上穷追困蹙之寇，臣不能生擒以献，实臣罪也。”上曰：“噶尔丹穷蹙，朕不忍悉加诛戮，不如抚而活之。”对曰：“此天地好生之仁，非臣等所能测也。”“赐御佩囊鞬、弓矢，命还军。

三十六年春正月，阿南达自肃州奏哈密回人擒献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，上以其疏录示费扬古，并赐胙肉、鹿尾、关东鱼，谕曰：“时当上元令节，众蒙古及投诚厄鲁特等齐集畅春园，适阿南达疏至，众皆喜悦。尔独居边塞，不得在朕左右，故以疏示，并问尔无恙，即如与尔相见也。”

二月，上复亲征，自榆林出塞，诏费扬古密筹进剿。费扬古以去岁未生擒噶尔丹，请解大将军任，上不允，令便宜调遣军马。费扬古进次萨奇尔巴尔哈孙，丹济拉使来，言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饮药自杀，欲携其尸及其女锤齐海率三百户来归。费扬古以闻，上乃班师，令费扬古驻察罕诺尔以待。六月，丹济拉至哈密。费扬古有疾，诏昭武将军马思喀代领其军。还京师，仍领侍卫内大臣，进一等公，仍以未生擒噶尔丹疏辞，不允，因谕曰：“昔朕欲亲征噶尔丹，众皆谏止，惟费扬古与朕意合，遂统兵西进。道路辽远，兼乏水草，乃全无顾虑，直抵昭莫多，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。累年统兵诸将，未有能过之者。”又曰：“屡出征，知为将甚难。费扬古相机调遣，缓急

得宜，是以济事。”

四十年，从幸索约勒济，中途疾作，上驻蹕一日，亲临视疾，赐御帐、蟒缎、鞍马、帑银五千，遣大臣护之还京师。寻卒，赐祭葬，谥襄壮。以子辰泰袭一等侯、兼拖沙喇哈番。

费扬古朴直有远虑。昭莫多破贼，费扬古令幕府具疏减斩馘之数，备言“师行迷道绝粮，皆臣失算，赖圣主威福，微幸成功，非意料所及”。幕府或咎其失体，费扬古曰：“今天子亲御六师，如见策勋，易启穷兵黩武之渐，非国家福也。”及还京师，上尝命大臣校射，费扬古以臂痛辞。出语人云：“我尝为大将事，一矢不中，为外籀笑，损国家威重，故不敢与角耳。”

满丕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世管佐领，自赞礼郎累迁御史，兼管佐领。以事夺官。从都统郎坦赴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议界，还授理藩院郎中。

二十九年，偕员外郎鄂齐尔赉敕宣示噶尔丹。时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统师往乌阑布通，上亲临边指授方略，满丕以噶尔丹奏书至，因言贼距大军仅百里，请往击之。上许之，遂赴乌阑布通督火器营，击败噶尔丹，得头等功牌。累擢理藩院侍郎。三十三年，费扬古进军图拉，尚书阿喇尼率蒙古兵为前哨，命满丕协同经理驿站。三十四年，命往归化城协理军务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，命将两蓝旗兵赴费扬古军，自翁金趋图拉，破贼昭莫多。奉诏还归化城，察视凯旋官兵行粮，及抚辑降人。旋仍赴费扬古军，移驻喀尔喀游牧界外塔拉布拉克，侦防噶尔丹，收降其部人札木素等。未几，噶尔丹窜死，召还京，列议政大臣，予拖沙喇哈番世职。

三十九年，命往四川勘抚番、蛮，同提督唐希顺攻复打箭炉。於是雅陇江滨瞻对、喇衮、革布什咱、绰斯甲布诸土目各

率所属户口投诚。奏请授五品安抚司，其副为六品土百户，从之。擢正蓝旗蒙古都统，以疾乞罢，寻卒。

硕岱，喜塔喇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先世居尼雅满山，有昂郭都哩巴颜者，归太祖，硕岱其五世孙也。初授二等侍卫，兼甲喇额真。世祖幸南苑，硕岱与一等伯巴什泰及蒙古侍卫索尼并从。索尼猝拔刀杀巴什泰，硕岱即举所执长枪击索尼，立仆，擒之，置诸法。上嘉其勇敢，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。授巴牙喇甲喇章京。

从将军卓布泰南征，渡盘江，击败李成蛟。复进攻李定国，度磨盘山遇伏，力战破之。又从将军济席哈讨定山东土寇于七。康熙初，擢前锋统领。吴三桂反，命率兵先诸军发，驻守荆州。寻命参赞顺承郡王勒尔锦军务。未几，罢参赞，从将军穆占等攻长沙。三桂将马宝、胡国柱等犯永兴，硕岱往援失利，弃营入城。穆占劾之，还京师，罢官，夺世职。

二十九年，起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，从定北将军瓦岱征噶尔丹，至克鲁伦河，侦贼远遁，遂还。寻偕都统噶尔玛率兵驻大同。三十五年，大将军费扬古出师西路，命硕岱署前锋统领，率大同护军二百八十人为前锋。噶尔丹遁往西路，命费扬古要击，侦贼至特勒尔济口，令硕岱率前锋挑战，诱至昭莫多，合围奋击，斩获无算。师还，擢内大臣，复世职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。五十一年，卒。子海绶，於雍正七年以护军校随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，击贼和通呼尔哈诺尔，阵没，议恤，予世职拖沙喇哈番。

素丹，富察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费雅思哈子。袭世职，授护军参领。从裕亲王击噶尔丹，战乌阑布通，中箭伤。擢护军统领，命帅师驻大同。康熙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命素丹发兵与费扬古刻期并进。寻召赴行在，统前锋兵为导。上次克

鲁伦河，素丹请俟费扬古军至夹击。师还，赐内廝马，改授前锋统领。以疾解任。

雍正初，命大将军年羹尧征青海，起素丹参赞军务。西宁郭隆寺喇嘛助乱，素丹与提督岳锺琪讨平之。授正黄旗蒙古都统，署固原提督。寻改正红旗满洲都统，列议政大臣，仍驻守陕西。七年，师征准噶尔，命素丹将西安满洲兵出凉州，卒於军，赐祭葬，谥勤僖。

马斯喀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米思翰长子。初授侍卫兼佐领。康熙二十七年，自护军参领授武备院卿。二十八年，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。寻擢内务府总管、领侍卫内大臣，兼管火器营。

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马斯喀率镶黄旗鸟枪兵以从，先期命与诸大臣议定出征营阵队伍序次。上驻郭和苏台，命阅留牧马群，议分马群为七，择水草佳处为牧地。上进驻西巴尔台，距克鲁伦河已近，而费扬古军未至图拉，谕王大臣集行营议。信郡王鄂扎请驻师以待，马斯喀与内大臣苏勒达、明珠请进薄敌营，上从之。复进次克鲁伦河，噶尔丹望见御营严整，遂惊遁。上亲统师逐之，至拖诺山。授马斯喀平北大将军，率师进至巴颜乌阑。噶尔丹败於昭莫多，北走，所部丹巴哈什哈等诣马斯喀军降。马斯喀与费扬古师会，收集降人，遣兵卫送至张家口外，乃还师。列议政大臣。复从上出塞，率师驻大同。

三十六年春，授昭武将军，移师驻宁夏，都统巴浑德、齐世，将军萨布素，都统兼前锋统领硕鼐，护军统领嵩祝，总兵王化行并参赞军务。寻命与费扬古会师，马斯喀以将军参赞费扬古军务。初，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盗马归噶尔丹，及噶尔丹死，复投策妄阿拉布坦。费扬古令马斯喀率师追之，次摩该图，不能及，引师还。上遣侍郎常绶等谕策妄阿拉布坦，得伊拉古

克三胡图克图以归，诛之。马斯喀坐追剿迟缓，当夺官，上命留内务府总管及佐领。

四十一年，授镶白旗蒙古都统。四十三年，卒，赐白金千，遣内大臣奠茶酒；发引，命皇子往送。赐祭葬，谥襄贞。

佟国纲，佟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佟图赖子。初隶汉军，领牛录额真，授侍卫。康熙元年，袭三等精奇尼哈番，授内大臣。十四年，察哈尔布尔尼为乱，授安北将军，率师驻宣府。布尔尼乱定，引还。十六年，推孝康章皇后外家恩，赠佟图赖一等公，仍以国纲袭。二十年，授镶黄旗汉军都统。疏陈世系，请改入满洲，下部议，许以本支改入满洲。二十八年，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等如尼布楚，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议立约定界。

二十九年，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师讨噶尔丹，以国纲参赞军务。八月己未朔，师次乌阑布通，噶尔丹屯林中，卧驼於前，而兵伏其后。国纲奋勇督兵进击，中鸟枪，没於阵。丧还，命皇子迎奠。将葬，上欲亲临，国纲弟国维及诸大臣力阻，乃命诸皇子及诸大臣皆会，赐祭四坛，谥忠勇。上以翰林院撰进碑文不当意，乃自为制文，有曰：“尔以肺腑之亲，心膂之寄，乃义存奋激，甘蹈艰危。人尽如斯，寇奚足殄？惟忠生勇，尔实兼之！”雍正初，加赠太傅。

迈图，亦佟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父乌进，国初自哈达来归。迈图初授侍卫，从信郡王多尼下贵州，破明桂王将李成蛟於凉水井，李定国於双河口、於鲁噶。从康亲王杰书徇福建，讨耿精忠，授行营总兵，战黄岩，克建阳。从将军拉哈达破郑锦将何祐於太平山，复兴化，拔泉州。从将军赉塔破锦将刘国轩、吴淑於蜈蚣山，复长泰。皆有功。康熙二十五年，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兼佐领。寻署前锋统领，从征厄鲁特，战乌阑布通，阵没，谥忠毅，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。

格斯泰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先世居瓦尔喀。父赫勒，归太祖。从伐明，攻献县，先登。入关，西讨李自成，破潼关。下江南，徇浙江，破明兵嘉兴城下。以牛录额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。

格斯泰初为睿亲王护卫，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；从都统玛奇下云南，破贼石门坎、黄草坝，克云南会城：皆有功。累擢前锋参领兼管佐领。从国纲战乌阑布通，国纲战没，格斯泰直入贼营，左右冲击，出而复入者再。乘胜追贼至河岸，阻於淖，贼麇集，格斯泰力战，与迈图等皆歿於阵。师将发，上赐之马，格斯泰请自选，得白鼻。或言白鼻古所忌，格斯泰曰：“效命疆场，吾夙原也！何忌？”师还，裕亲王奏：“方战时，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，众皆识为格斯泰也。”赐祭葬，视副都统，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。

阿南达，乌弥氏，蒙古正黄旗人。祖巴赖都尔莽奈，初事察哈尔林丹汗。林丹汗败走，率所部二百三十馀户保哈屯河。逾岁，归太宗，授一等梅勒章京。从攻宁远，败明兵。复从攻锦州，战死，赠三等昂邦章京。

父哈岱，年十七，从父攻宁远，敌矢殪父马且踣，哈岱不遑甲，驰入阵，下马掖其父超乘，步从击敌，与俱还。太宗嘉其勇，厚赉之。父死，袭世职。屡从伐明，败明兵。入关定江南，徇浙江，击腾机思，讨姜瓖，取舟山，皆在行间。康熙间，授内大臣。讨吴三桂，命与侍卫阿喇尼徵喀喇沁、翁牛特、苏尼特诸部兵，分驻大同、河南、兖州，备调发。卒，谥勤壮。

阿南达，哈岱次子也，以一等待卫兼佐领。康熙八年，鳌拜败，坐党附罪斩，圣祖特宽之。

二十七年，噶尔丹侵掠喀尔喀诸部，命偕喇嘛商南多尔济赉敕谕罢兵。噶尔丹遣使入朝，而侵掠如故。二十九年，命往

会喀尔喀诸部兵讨噶尔丹，以尚书阿喇尼、都统额赫讷等先后率师出塞。阿南达还奏，言：“噶尔丹为拖多额尔德尼击败，侦卒还报，有二人共一骑者，有削木为兵者，状至穷蹙。请发兵讨之。”上命选察哈尔兵六百，率以赴图拉，益额赫讷军。寻阿喇尼请移西路军会剿，阿南达率兵渡瀚海，会大将军裕亲王福全，败贼於乌阑布通。三十一年，命赴宁夏招和硕特部台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，擢正黄旗蒙古都统。三十二年，闻噶尔丹将取粮哈密，授郎坦为昭武将军，召阿南达还。

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命阿南达如喀尔喀诸部求习塞外途迳者二十人为导。上次克鲁伦河，噶尔丹将走还特勒尔济，阿南达方从费扬古自图拉向昭莫多。费扬古令阿南达等先击噶尔丹，伪败以致敌，至昭莫多，纵击败敌，事具费扬古传。阿南达赴行在奏捷，上召询战状，对曰：“噶尔丹闻上亲征，惶骇窜走。不虞我兵绝其归路，突然交战，擒斩过半，死伤枕藉。属下人多怨懟，降者甚众，噶尔丹深以为悔。费扬古虑涉矜张，疏报捷，特约略言之。”上乃班师，命阿南达驻守肃州。寻移军边境，诃噶尔丹踪迹。阿南达遣兵分驻昆都伦、额济内诸处。复与提督李林隆移砲赴布隆吉尔，度要隘留军策应，乃还肃州。上以其章示议政诸臣，奖阿南达防边能称职也。

噶尔丹自昭莫多败后，部众多离散。噶尔丹多尔济者，其妻弟也，阴持两端。阿南达至布隆吉尔，获其逻卒，纵归招之降，遂遣使通款。阿南达因其使檄哈密回部：“噶尔丹且至，当擒献。”即传语噶尔丹多尔济：“噶尔丹至哈密，哈密且擒献，当为哈密助。”未几，噶尔丹遣族子顾孟多尔济等与达赖喇嘛、青海诸台吉通声闻。阿南达复至布隆吉尔侦知之，率兵追及於素尔河，擒其使人，以其书十四函驰奏。

三十六年，哈密回部擒噶尔丹子色卜腾巴尔珠尔及其从者

徽特和硕齐等，送阿南达。继又获厄鲁特土克齐哈什哈。土克齐哈什哈实戕我使臣马迪，至是始就擒。先后槛送京师。寻复疏言厄鲁特晋巴彻尔贝来降，询知噶尔丹穷促状。是岁上复亲征，命与林隆率甘州兵二千出布隆吉尔。次塔尔河，闻噶尔丹已死，所部台吉丹济拉将窜巴里坤依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，因往追之，未及，上命还驻布隆吉尔。丹济拉诣哈密乞降，阿南达护使谒上行在。叙昭莫大功，予拖沙喇哈番世职。寻奉命率兵驻西宁。四十年，卒，赐祭葬。雍正二年，追谥恪敏。

阿喇纳，阿南达长子。少袭其祖哈岱世职，授三等待卫，累进散秩大臣。策妄阿喇布坦继噶尔丹为寇，侵哈密。康熙五十四年，上命尚书富宁安视师，屯巴尔库尔。五十五年，授阿喇纳参赞大臣，选八旗察哈尔劲卒及尝从阿南达出塞者，得四百人，率之以行。五十六年，授富宁安靖逆大将军，令阿喇纳将一千三百人，自乌阑乌苏深入乌鲁木齐。至通俄巴锡搜山，俘一百数十人，收驼马牛羊，躏其稼乃还。五十九年，师入西藏，富宁安复令率四千人自吐鲁番出边，至齐克塔木，破贼敌垒。进至皮禅，回民三百馀以城降，师遂会富宁安於乌阑乌苏，引还。

六十年，上命率师进取吐鲁番，因留驻其地。策妄阿喇布坦来犯，阿喇纳行与遇。令分兵为三，突入阵，策妄阿喇布坦败入林中，弃马步战，我师发枪击杀准噶尔兵百馀，乃败走，逐北数十里，俘获甚众。授协理将军，筑城屯垦，为持久计。阿喇纳久居边塞，悉敌情，疏请进兵伊犁。下议政大臣议，以贼已远窜，暂缓进兵。雍正元年，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。师征青海，命率兵二千驻布隆吉尔。贼酋阿喇布坦苏巴泰来袭，遣师追至推默尔，大败之。未几，卒於军。遗疏为父请谥，上特许之。赐白金千，遣官护丧归，谥僖恪，加拜他喇布勒哈番，

以其子伍弥泰兼袭，合为三等伯。乾隆间，定封号曰诚毅。伍弥泰自有传。

吉勒塔布，李佳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觉善第三子。初授侍卫兼前锋参领。康熙十一年，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。

十三年，耿精忠叛，命偕副都统拉哈率师驻江宁。寻令援浙江。从将军贝子傅喇塔攻嵊县，与精忠将曾养性等战於黄瑞山，督兵乘夜分两翼冲击；又遣兵循山麓疾上，以鸟枪旁击之，养性败溃，克仙居。十四年，养性与叛将祖弘勋犯台州，吉勒塔布与都统沃申赴援，战於平山岭，殪贼四千馀；夺梁蓬隘道，遇贼伏，尽歼之。直趋黄岩，副都统穆赫林督兵夹击，养性夜走温州。克黄岩，复战於上塘岭。攻温州，久未下。十五年，养性复以四万馀人来犯，吉勒塔布遣兵分道逆击。进剿处州，过三角岭，循江度师。养性以百馀舟屯江上，陆兵屯得胜山下，据险拒我师。吉勒塔布与总兵陈世凯分道拔贼垒，又以砲击贼舟，沉诸江。师次温溪渡口，击败精忠将马成龙等，斩千馀级，遂与康亲王师会衢州。偕都统赉塔等击精忠将马九玉，战於大溪滩。吉勒塔布督兵逾三濠，进焚木城，克江山，九玉败遁。遂度仙霞岭，进克浦城、建阳诸县。从康亲王进次福州，精忠降。

十六年，击郑锦同安。十八年，与锦将刘国轩战於下坑、於欧溪头、於郭坑，皆胜，斩二千馀级，收海澄。与沃申驻师漳州。二十一年，师还，累擢护军统领、正红旗蒙古都统。二十七年，授兵部尚书，列议政大臣。

噶尔丹侵喀尔喀，上命吉勒塔布与都统巴海等徵科尔沁诸部兵备边。寻命往苏尼特，度水草佳处为喀尔喀牧地。二十九年，命与尚书阿喇尼出塞，自归化至图拉置台站，率师会喀尔喀诸部，自洮濂河进攻噶尔丹。噶尔丹掠乌珠穆秦部，至乌勒

辉河，我师与遇，分兵乘夜挑战。喀尔喀兵违节度，乱阵，战失利。吉勒塔布当夺官，命留佐领，率兵驻呼鲁固尔河。旋命与内大臣阿密达同驻克勒，待裕亲王师至，分三队以进。吉勒塔布为第一队，大败噶尔丹於乌阑布通。三十年，诏移喀尔喀土谢图、车臣两部归附人牧近边。上出塞抚绥，令吉勒塔布与尚书马齐、班第等，先期集归附人於上都河、额尔屯河以待。上虑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掠喀尔喀，命吉勒塔布督喀尔喀诸部兵为备。三十一年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降，罢兵归。三十五年，擢都统。三十六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殷化行，字熙如，陕西咸阳人。初以王姓成康熙九年武进士。十三年，从经略莫洛讨吴三桂，授守备。会王辅臣叛，莫洛遇害，化行被胁羈秦州，称病不为贼用。逾年，自拔归，总督哈占奏复原职，补火器营守备。从振武将军佛尼勒战牛头山，攻克上、下岭。三桂将王屏藩据汉中，以二万人犯宝鸡。大将军图海檄化行赴援，破敌，解西山堡围。复自大泥峪取两河关，复兴安州城。十九年，佛尼勒援永宁，化行为前锋，败敌托川，击走三桂将胡国柱於安宁桥。调援叙州，与西宁总兵李芳述守城，贼分三路来攻，击卻之。图海、哈占合疏陈化行奋战状，特擢汉中城守营副将。二十年，逐国柱，迭战安边、叙马、连峰、石盘关诸处，屡克要隘，复马湖府城。

二十二年，追议辅臣叛时被胁，坐夺官。哈占以化行未为辅臣用，从征有劳，奏复原职，授直隶三屯营副将。二十三年，叙功加一等，授都司僉书，兼管副将事。二十五年，上幸畿东，化行扈从行围，赐上用佩刀。二十六年，擢福建台湾总兵，赐貂裘、白金。时议城台湾，化行言地皆浮沙，难以巩固，令部下人致树一，植为城，数日而成。诸部亦各植木城，缮治甲兵，防御以固。三十年，移襄阳。陕西旱，米价腾贵，民多流移。

诏发襄阳米二万石水运至商州，改陆运至西安。命内阁学士德珠与化行及总督丁思孔往督水陆輓运，并护流民还里。三十二年，移登州。复移宁夏。

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三路出师，发陕西兵当西路，遣刑部尚书图纳会将军、督、抚及河西提、镇议进兵事。化行陈方略，诏报可。时绿旗兵统於振武将军孙思克，率凉州总兵董大成、肃州总兵潘育龙及化行自宁夏出塞，会大将军费扬古进剿。化行领所部兵三千至翁金河，简精卒前进，遇敌昭莫多。山崖峻削，其南渐纒，有小山横亘，化行急据其巅，麾军士毕登。敌猝至山腹，发砲击之，噶尔丹率众死斗，锋甚锐。化行使告费扬古曰：“贼阵坚，宜遣一军冲其胁，贼妇女辎重俱在后阵，劫之必乱。”费扬古从之。化行望山下两军将薄阵，鼓行而下，敌披靡，死伤枕藉。噶尔丹败遁，诏班师。是役化行功最。

三十六年，疏请率兵二千至郭多里巴尔哈孙擒噶尔丹。会上西巡，将幸宁夏，化行迎谒，奏请行围花马池观军容。上曰：“师行赖马力。今噶尔丹未灭，宁夏兵至花马池，往来七八日，马必疲。猎细事耳，罢猎而休马，以猎噶尔丹何如？”乃令化行率所部兵五百人从昭武将军马思喀复出塞。寻命化行参赞军务，谕谓绿旗总兵官未有授参赞者，并赐孔雀翎。师次郭多里巴尔哈孙，会大将军费扬古兵。进至洪郭罗阿济尔罕，噶尔丹死，诏班师。化行还宁夏。

三十七年，请复本姓。叙昭莫多功，予拖沙喇哈番世职。擢广东提督。三十九年，琼州营游击詹伯豸等扰黎人，黎人王镇邦为乱，以化行约束不严，降级留任。四十年，连、阳瑶为乱，里入峒、油岭二排尤凶横。化行率总兵刘虎驻师里入峒，遣副将林芳入排，使执为乱者以献。瑶人戕芳及所从兵役。上

命尚书嵩祝为将军，令化行及广西、湖南提督各发兵讨之。四十一年夏，会师连州，分扼要隘，瑶人惧，缚献为乱者李贵、邓二等，置诸法，馀悉就抚。寻追按芳被戕，化行、虎不能救，虎夺官，化行休致。四十二年，上幸西安，化行迎谒，授其子纯四等侍卫。四十九年，卒。

潘育龙，字飞天，甘肃靖远人。初入伍，从征李来亨等於茅麓山，有功。康熙十四年，王辅臣叛，育龙从副将偏图攻三水、淳化，复从扬威将军阿密达战泾州。宁夏道梗，大将军董额使育龙赴提督陈福军，自红河川、白马城诸要隘转战七昼夜，达宁夏。驻灵州，招抚散卒。总督哈占调援山阳，败贼於甘沟口。十五年，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夺平凉城北虎山墩。累擢守备。十七年，吴三桂兵犯牛头山、香泉，育龙从总兵王好问等出间道击破之。十八年，克梁河关，斩三桂将李景才、景文略等；薄兴安，三桂将谢泗、王永世以城降。叙功，擢都司佾书。叛将谭弘据川东，育龙从哈占进剿，复大竹、渠县。迁游击。

二十七年，以总督噶思泰荐，擢甘州副将。学士达瑚等自西藏使旋，至嘉峪关外，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掠。将军孙思克使育龙偕游击韩成等捣其巢，斩级四百有奇，阿奇罗卜藏遁。事闻，诏嘉奖。三十年，赴宁夏防剿噶尔丹。时改肃州协为镇，即以育龙为总兵。三十一年，降番罕笃与罗卜藏额林臣、奇齐克等复叛，育龙追至库列图岭，斩四十馀级，获百二十人。三十四年，噶尔丹属回塔什兰和卓等五百余人入犯，渡三岔河，育龙击擒之。三十五年，从征噶尔丹，遇贼昭莫多，飞砲中育龙右颐，益力战，贼败遁。师还，召至京师，上抚视其创，命御医诊视，赐衣一袭。移镇天津。叙功，予拖沙喇哈番世职。

四十年，擢陕西提督，赐孔雀翎。四十二年，上西巡，育龙迎谒山西，赐御书榜。驻蹕渭南，阅固原将卒校射，顾大学

士马齐等曰：“朕巡历诸省，绿旗无如潘育龙兵者。”命加秩。寻特授镇绥将军，领提督如故。四十九年，上幸五台，育龙迎谒，赏赉优渥，亲制诗章宠之。时有陈四等率妻子游行鬻技，走马上竿，鵠索算卦，俗名曰卦子。人既众，遂为盗。育龙捕得五百九十余人。有司讞鞫，因疏请饬各省督抚责所属乡村堡寨，遇令改业，编户为民，给荒地开垦，马骡牲畜变为牛种，载入赋役全书。下部议行。寻以病累疏乞休，诏辄慰留。五十八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赐祭葬，谥襄勇。

孙绍周，改籍陕西西安。袭世职，授二等侍卫。累迁广西庆远协副将。雍正初，总督鄂尔泰奏开古州、都江河道，以定旦、来牛二寨苗梗路，檄绍周统广西兵赴古州诸葛营，与贵州副将赵文英会剿，尽平贼寨。擢云南提督，赐花翎。调古北口，以病解任。乾隆十八年，卒。高宗追念育龙军功，特予恩骑尉世职，以绍周子忱嗣。

之善，育龙从孙，仍籍甘肃靖远。初从育龙征噶尔丹。昭莫多之役，力战中枪，诏来京师医治。四十二年，上幸西安，之善迎谒临潼，授蓝翎侍卫，赐孔雀翎。补肃州镇标游击。策妄阿喇布坦以二千人侵哈密，之善率兵二百击败之。上嘉其勇，超擢陕西潼关副将。从靖逆将军富宁安击准噶尔於乌鲁木齐，多俘获。雍正初，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，侵布隆吉尔，与参将孙继宗引兵夹击，斩获无算。擢四川川北总兵，移镇陕西西安。之善以边外辽阔，当设卡路杜窺伺，乃遣兵於沙州西路伊逊察罕齐老图及察罕乌苏诺尔分路侦御。并以住牧熟夷数百户，分置诸要隘，诃敌情，督修西安城及沙州五堡，以二千四百户屯田沙州，筹牛种，建房舍。疏闻，上深嘉之，命署固原提督。谕曰：“此军乃汝叔祖潘育龙所整理，为天下第一营伍，流风馥韵，至今可观。若不能企及，何颜以对朕耶？”寻以目

管解任。十一年，卒。

额伦特，科奇哩氏，满洲镶红旗人，佛尼埒子也。佛尼埒卒官，家贫不能还京。四川总督哈占请留额伦特西安效力，部议不许，上特允之。康熙二十三年，授西安驻防佐领。三十年，从将军尼雅翰逐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，又从将军郎坦赴克锡图额，皆有劳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从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，破敌昭莫多。以功授世职拖沙拉哈番，擢协领。四十三年，上幸西安阅武，设宴，特命额伦特近御座，亲赐之饮。谕曰：“尔父宣力行间，尔亦入伍能效力，故赐尔饮。”寻迁西安副都统。调荆州副都统。四十九年，擢湖广提督。五十二年，授湖广总督。寻命履勘湖南诸州县荒壤，得四万六千馀顷。疏请听民开垦，六年后以下则起科。五十四年，命往按太原知府赵凤诏贪墨状，论罪如律。

厄鲁特策妄阿拉布坦犯哈密，上遣尚书富宁安等率师讨之。五十五年，命额伦特署西安将军，主军饷。策妄阿喇布坦自噶顺汛山后道沙拉侵青海，执台吉罗卜藏丹济布以去，命额伦特率师驻西宁，为青海诸部应援。五十六年，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侵西藏。命额伦特移军青海，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。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，库库赛尔岭、拜都岭道皆宽广，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。五十七年，策凌敦多布入西藏，破布达拉城，戕拉藏汗，执其子苏尔咱，遂据有其地。六月，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，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。七月，至齐诺郭勒，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，击之退。次日复至，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，贼溃遁，追击十馀里，多所斩获。疏入，上深嘉其勇。俄，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，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，扼狼拉岭，据险御敌。比至喀喇乌苏，色楞以兵来会，合力击贼。贼数万环攻，额伦特督兵与战，被重

创，战益力。相持者数月。九月，复厉兵进战，射杀贼甚众。矢尽，持刀麾兵斫贼，贼益兵合围，额伦特中伤，犹力战，遂没於阵。五十八年，丧还，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，内大臣、侍卫至其家奠茶酒。世宗即位，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，赐祭葬，谥忠勇。

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。额伦特以廉洁著，上尝与张伯行并称，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。

康泰，甘肃张掖人。初入伍，累擢至游击。从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，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。四迁四川提督。额伦特驻西宁，泰率松潘兵千馀出黄胜关为应援。兵譟，夺官，命自具鞍马从军。从额伦特入藏，战喀喇乌苏，跃马杀贼，矢集於臂，叱其子拔矢，裹臂复战，阵没。赠都督同知，谥壮勇。

弟海，陕西凉州总兵。将所部从额伦特，同时战死。赠世职拖沙喇哈番。

论曰：厄鲁特亦出於蒙古，析为四卫拉特，其一曰绰罗斯，牧伊犁。噶尔丹戕兄子自立，乃号准噶尔，移帐阿尔泰山，兼有四卫拉特。北侵喀尔喀，南侵卫藏。圣祖再亲征，乃摧败以死。乌阑布通之役，噶尔丹败遁，我军亦重衄。佟国纲以元舅死绥。及战昭莫多，费扬古麾饥疲之众，当困斗之寇，蹈瑕以破坚，则谋勇胜也。马斯喀、阿南达、吉勒塔布、化行、育龙先后在事有劳。额伦特孤军殉寇，青海之师，准部之灭，皆於是乎起。谨书之以著其本末。

列传六十九

姜希辙 余缙 德格勒 陈紫芝 笏重光 任弘嘉 高层云
沈恺曾 龚翔麟 高遐昌

姜希辙，字二滨，浙江会稽人。明崇祯间举人。顺治初，除温州教授。五年，以瑞安知县缺员，令暂摄。郑成功兵来犯，攻城，希辙督民守，遇事立应。援至，破成功兵齐云江上。九年，迁直隶元城知县。畿北饥，流民至者日以万计。逃人令方严，民虑溷入为累，辄拒不予食。希辙令察非逃人，使垦县中荒田，田辟，饥民以活。善决狱，民称之。

十五年，授工科给事中。吏得盗，自列义王孙可望家人，为买马，镶白旗丁为之因缘。希辙疏言：“可望来归本朝，湔涤不暇，尚敢收亡命相关通？身为旗丁，岂复应桀骜冒法网？夫盗有根柢，有党羽，臣请收义王家人及旗丁穷治之。”上下其疏，罪人皆抵法。国初考功法，获逃人、辟荒田、督运漕粮，皆躐等升擢。希辙疏争非政体，不当开幸进。上方严罪贪吏，吏往往曲法罚鍰。希辙疏言：“例赎杖分有力无力，所轻重不过铢两间。今乃倍五倍十，不拘成数，不应则敲朴随之。是昔以罚省刑，今以罚济刑也。”命仍如定例。

十七年，上诏求言，希辙疏言：“臣闻君臣一德，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，为人臣谗卸责地也。臣观今日积习病根，大要有二：巧於卸肩者，假详慎以行推诿；畏於任事者，饰持重以蹈委靡。请进一德之箴，为中外诸臣诫。”师自江西

下广东，州县供亿繁重。南赣巡抚报曲江、始兴两知县同时自戕。希辙疏言：“大兵所集，米豆、草束、槽秬、釜镬，自所必需。然先时传檄，使之预备，供亿虽艰，何至捐债？行兵不严，责在总督；立法不预，责在巡抚：二者必居一於是。请飭察究。”寻更历兵、礼二科。时会计法严，钱粮完欠，每项各限十分定考成，条例繁贖，有司救过不给。希辙疏请：“总归十分，以一岁之徵收，计一岁之款项，起讫既清，稽核亦便。”自此部计稍纾，有司得久任。

康熙元年，考满，内升，回籍待缺。九年，诣京师，复授户科都给事中。具三疏：请增科员；请令巡抚得辖兵，防地方窃发；请缓奏销之期，使催科不迫。迁顺天府丞。遭父丧归。十七年，授奉天府丞。乞养母归。三十七年，卒於家。

余縉，字仲绅，浙江诸暨人。顺治九年进士，授河南封丘知县。兵后流亡未复，弃地弥望，朝议兴屯，设道、董之。民田徵赋，屯田徵租，租视赋为重，民弃屯不耕。府县吏急考成，以屯租散入田赋，民失业。总督李廕祖行部至县，縉导观民间困苦状，廕祖疏闻，兴屯道、悉罢。十七年，行取授山西道御史，乞养归。起河南道御史。

康熙初，郑成功已死，其子锦屯厦门。有议弃舟山者，縉上疏争之，略谓：“浙江三面环海，宁波尤孤悬海隅，以舟山为外藩。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？江海门户，斂手委之逆竖。夫闽海祇一厦门，数万之众，环而攻之，穷年不能下。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？”福建总督李率泰议迁海滨居民，縉复疏争之。略谓：“海滨之民，与贼狎处。一二冥顽贪狡，嗜厚利，通消息，以相接济者，固未必无之。但据所称排头、方田诸处，民或盗牧马，或缚穷民潜送厦门。当此两军相望，巡徼严密，虽有奸宄，安能飞渡？是其号令不肃，已可

概见。”又云：“派拨舵工、水手，公然不应。海上舵工名曰“老大”，其人必少长海舟内，外洋岛屿径路，靡不熟历，而后驾风使舵，操纵自如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，视同里役，横加金派？彼即勉强应役，技既不精，心复叵测。万一变从中起，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於何地？”两疏语皆切至。

圣祖亲政，顺治间建言诸臣坐迁谪者，次第赦还，惟议及逃人不在赦例。居数年，诏宽逃人禁。缙疏请敕部察当日建言被谪诸臣，存者召还录用，歿者归葬赠恤。寻命巡视长芦盐政。以改葬乞归。二十八年，卒於家。

缙廉而能，治事尤持正。妖人硃方旦言祸福，朝士多信之。缙曰：“此妄男子耳，於法当诛。”方旦卒坐死。

德格勒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康熙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擢侍读学士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、掌院学士。李光地亟称其贤。圣祖时，召见讲论经史，尝扈从巡行。大学士明珠柄政，务结纳士大夫，将餽金为治装。德格勒以装具，固辞不受。会久旱，上命德格勒筮，遇夬。问其占，曰：“泽上於天，将降矣！而卦义五阳决一阴。小人居鼎铉，故天屯其膏。决去之，即雨。”上愕然，曰：“安有是？”德格勒遂以明珠对。明珠闻，大恶之，时以蜚语上闻，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。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，故并嫉之。二十六年，光地乞假归，入辞，面奏德格勒、徐元梦学博文优。逾月，上召尚书陈廷敬、汤斌等及德格勒、徐元梦试於乾清宫。阅卷毕，谕曰：“朕政暇好读书，然不轻评论古人。评论古人犹易，评论时人更难。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，朕心不谓然，故召尔等面试。妍媸优劣，今已判然。学问自有分量，毋徒肆议论为也。”二十七年，明珠罢。

未几，掌院学士库勒讷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，并与徐元梦

互相标榜，下刑部论罪。故事，起居注数易藁然后登籍，德格勒所删易者，实未定藁也。讞上论斩，命改监候秋后处决，徐元梦亦坐讞。语详徐元梦传。光地还京师，上命尚书张玉书等以德格勒试卷示九卿，并诘光地。於是玉书等奏称德格勒文实鄙陋，光地亦以妄奏引罪，命从宽免究。德格勒寻遇赦，释归本旗。卒。

陈紫芝，字非园，浙江鄞县人。康熙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改陕西道御史，力持风纪，绝外僚餽遗。巡视南城，捕大猾邓二置诸法。疏言：“朝章国典宜画一，民间冠昏丧祭未有定制，请编纂礼书，颁行天下。”又请裁屯卫：“以屯务属州县，则田赋可覈，逃盗可清。”诏并允行。

时督、抚、监司皆由廷臣保举。湖广巡抚张汧，大学士明珠所私也，恃势贪暴，言路莫敢摘发。二十六年，紫芝上疏劾之，言：“汧莅任未久，黠货多端，凡地方盐引、钱局、船埠，靡不搜括，甚至汉口市肆招牌，亦按数派钱。当日保举之人，必有贿嘱情弊，请一并敕部论罪。”上命夺汧官，遣直隶巡抚于成龙、山西巡抚马齐、副都御史开音布往按治。复谕廷臣，谓汧贪婪无人敢言，紫芝独能弹劾，即予内升。成龙等按得汧以前官福建布政使亏帑令属吏弥补，又派收盐商银九万，上荆南道祖泽深婪取於民又八万，讞上，论绞。保举汧为巡抚者，侍郎王遵训、学士卢琦、大理寺丞任辰旦，皆坐夺官。擢紫芝大理少卿。每讞狱，稍涉矜疑，即为驳正，多所平反。

紫芝以峭直受上知，同朝多侧目。无何，卒。或传紫芝一日诣朝房，明珠延坐进茗，饮之，归遂暴卒云。

笪重光，字在辛，江南句容人。顺治九年进士。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。巡按江西，与明珠忤，罢归。初，郑成功犯镇江，重光縋城乞援。事平，赐御书榜。卒，祀乡贤。

任弘嘉，字葵尊，江南宜兴人。初以举人官行人。康熙十五年，成进士。十八年，考选江南道御史。巡南城，疏言：“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，庶人知乡学。”又言：“学道不惟受制藩司，抑且受制知府。盖府道阶级不甚悬，无以资表率。部郎声望不甚重，又无由达封章。求其公明，实不可得，乞重其选。”改巡北城，疏陈五城应行事，谓：“盗风未靖，由保甲不行。稽察未清，由旗、民杂处。司坊未洁，由劝惩不当。”又言：“州县昏夜比较，乡民迁宿无地，饥寒受杖，往往殒命。又或因分釐火耗之轻，受金役横索之累。”又言：“朝廷清丈，所以为民，而藩府驳册，上下动费累百。津梁有关，所以御暴，今小港皆设巡拦，旱路亦行堵截，检索至负担，税课遍鸡豚。”所言皆痛切。弘嘉一日巡城，有锦衣骏马突其前，诃叱之。隶卒白曰：“此王府优也。”弘嘉趋王府，索优出，杖之四十。上闻，直弘嘉。由是贵戚敛迹，毋敢玩法。

寻掌山东道，兼江南道如故。上十渐疏：“一曰，朋党交结之渐。始因交际为餽遗，渐以爱憎成水火。二曰，奢侈僭逾之渐。物力既殫，等威亦紊。三曰，文武讦讪之渐。督、抚、提、镇挟私互讦，小吏效尤，何以使民无讼？四曰，绅士吹求之渐。有司视如仇讎，奸民以为鱼肉。五曰，上下奉违之渐。国家良法美意，奉行者徒有虚文，过当者反成弊政。六曰，名器混淆之渐。为生养万民计，守令宜用正途。七曰，常平侵渔之渐。贮穀久易浥损，又难盘察，不若听民输钱，数易稽而无朽蠹。八曰，河工兴建之渐。从古无不徙之河，治河惟去其太甚，不必议开议塞，借一劳永逸之辞，为逐利幸功之术。九曰，情罪过当之渐。如逃人止於鞭刺，过宿反至窜流，轻重不平，枉诬尤甚。十曰，积习胶固之渐。升迁则趕缺压缺，处分则忽重忽轻，视为故常，营竞特甚。”复疏论铨政不平，并下部议

行。三十三年，迁奉天府府丞，兼学政。转通政司参议，署通政使。丁母忧归。服阕，病目，卒於家。

弘嘉素慎，疏上言过直，辄战栗。或曰：“子惹若此，何如不言？”曰：“弘嘉之战栗，气不足也。然知其当言，不敢欺吾心，尤不敢负吾君耳。”

高层云，字二鲍，江南华亭人。康熙十五年进士。授大理寺评事。二十五年，授吏科给事中。二十六年，太皇太后崩，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。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，跪移时，李之芳年老，起而踣。层云曰：“是非国体也。”即日疏言谓：“天潢贵胄，大臣礼当致敬。独集议国政，无弗列坐，所以重君命、尊朝廷也。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，太皇太后在殡，至尊居庐，天威咫尺，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。大学士为辅弼大臣，固当自重，诸王亦宜加以礼节，不可骄恣倨慢，坐受其跪，失籓臣体。”疏入，上曰：“朕召大臣议事，如时久，每赐垫坐语。今大臣为诸王跪，於礼不合。”下宗人府，吏、礼二部议，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，不得引身长跪，著为令。

二十八年，京师旱，诏求言。层云疏论江、淮间行屯田扰民，请急停苏民困，上嘉纳之。迁通政司参议。二十九年，迁太常寺少卿，卒官。

沈恺曾，字乐存，浙江归安人。康熙二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三十年，改山东道御史。喀尔喀率属内附，上亲出塞拊循。恺曾疏言：“巡行口外，为蒙古诸臣定赏罚，编户口，安插新附。但圣躬远出，间关崎岖，乘輿劳顿於外，群臣晏息於家，臣心何安？宜遣部院大臣经理，令逐一奏闻，仍与皇上亲行无异。乞传旨暂缓此行。”疏入，不报。上还京师，召恺曾入对，赐宴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岁暮，以馀孽未靖，复出塞。恺曾复上疏请回銮，语甚剴切。

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有母丧，命夺情视事，光地请给假九月，言路大譁。愷曾疏言：“学臣关系名教，表率士子。使衰经者衣锦论文，其何以训？宜令终丧，以隆孝治。阁臣职司票拟，理应委曲奏请，始不当有在任守制之票，既不当有仍遵前旨之拟。科臣职司封驳，阁臣票拟不当，科臣缴旨覆奏，固其职也。乃亦复默然，不知其所谓封驳者何在也？臣不敢以妄拟阁臣为嫌，劾奏同列为咎。”疏入，下九卿议，寻用彭鹏言，令解任在京守制。陕西提督孙思克请令富民纳粟佐军，愷曾论奏乞敕部停止，上是之。

入台七年，疏数十上，伉直敢言。历掌山西、江南、浙江、河南道事，管登闻院。三十八年，巡两广盐课，多惠政，商民德之。报满，留任一年。还京，复掌山西道。丁父忧，以广东运使罢误事连坐，罢官。四十四年，上南巡，召试行在称旨，赐御书。寻卒。

龚翔麟，字蘅圃，浙江仁和人。父佳育，字祖锡。自龙骧卫经历出知安定县，又自兵部郎中出为分巡通永道佥事，擢江南布政使，所至有声绩。入授光禄寺卿。命修赋役简明书，未竟。卒。

翔麟自副贡生授兵部主事，出榷广东关税。沿海诸税口，远者去省二千里，吏役苛索，商民重困。翔麟严其禁，并移行府县察究。康熙三十三年，考选陕西道御史，遂疏请以诸税口交府县徵收，著为令。

寻命巡视西城。大学士熊赐履以误拟旨罢，复起为吏部尚书。翔麟疏劾：“赐履窃讲学虚声，前因票拟错误，嚼毁草签，卸过同官。皇上从宽，放归田里。旋赐起用，晋位冢宰，毫无报称。其弟赐瓚包揽捐纳，奉旨传问，赐履不求请处分，犹泰然踞六卿之上。乞赐罢斥。”右通政张云翮，故靖逆侯勇子。

勇妻李卒，云翮不居丧。翔麟疏劾：“云翮纵非李出，嫡母、继母并制三年，岂可视为陌路？乞严加议处，以儆败类。”云贵总督赵良栋讨吴三桂，定云南，以叙功未允，为部下乞恩，屡有求请。翔麟疏劾：“良栋效力行间，悉由皇上指授方略。荡平后叙功，既经廷议，重以睿裁，轻重无不允当。事阅十年，而良栋犹哓哓不已，妄肆荐扬，市恩於众，借矜己功。且越例求赐庄田、房屋，言词狂悖，大不敬。乞下所司定罪。”赐履雅负清望，良栋功臣，云翮功臣子，翔麟论列无所避，以是得直声。俄又劾赐履及侍郎赵士麟乱铨政，条列以上。

官御史十年，乞归，贫至不能举火，萧然不改恆度。寻卒。

高遐昌，字振声，河南淇县人。康熙十五年进士，授湖南龙阳知县。以屯赋重，请减与民田同额。父忧去。服阕，补广东东莞知县，历茂名、信宜，护高州知府，皆有声。行取，擢刑部主事，累迁户部郎中。

四十六年，授户科给事中。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讷合齐恃权不法，给事中王懿德列款疏劾。上方幸热河，遐昌诣行在继劾之。略言：“讷合齐欺罔不法，经懿德纠参，臣又何敢置喙？伏念其所以横恣，皆缘握权太过。自督捕裁，而所辖三营改归提督，悍将骄兵，毫无忌惮。请仍归兵部择司官督率，考勤惰、禁勒索，营务防汛，昼夜巡逻，即有奸匪，不得妄牵无辜，私刑酷讯。提督干预词讼，奸民构弁兵，择人而噬，民不聊生。请仍归大、宛二县，五城司坊、巡城御史以及府尹、治中。逃盗命案，归於刑部，一秉国法。提督管理街道，纵其兵丁肆为贪噬，势压官民。请五城分治，仍归司坊。每年工部保题司官督理，庶法官守制，无复轶越。此皆本朝旧例，当归所司，防微杜渐，不致成积重之势。”疏上，上以巡捕三营并步军统领，非自讷合齐始。司坊管街道，畏惧显著，止知勒索铺户，故亦

归并步军统领。今既累商民，即以遐昌兼管，期一年责以肃清。遐昌既任事，革除陋规，街道沟渠次第平治，兵民以安。两届报满，仍命接管。

诿合齐阴谋报复，欲伺隙中伤。五十年，上自暢春园还，见内城街道被侵占甚窄，召诿合齐诘责之。诿合齐奏外城尤窄。命尚书赫硕色等察勘，诿合齐故引视僻巷，民居占官街得三百餘间，谓皆遐昌任内所造，逮下刑部狱。尚书齐世武，诿合齐党也，将刑讯，主事蒋晟持不可。乃议遐昌以官街邀民誉，应发奉天安置。诿合齐党复譁，言遐昌受贿。严讯家属，定爰书，谓据供虽未受贿，但风闻街道旧规，铺户修房，每间与胥役钱二三百，以此例之，房三百餘间，计钱七百五十千，当枉法赃律处绞。朝审，具冤状。尚书王掞、李天馥谓遐昌廉能为上知，宜从宽典，富宁安赞之，狱乃缓。会诿合齐以病乞假，隆科多摄其职，因言诿合齐罔上行私，横恣贪婪，及诬陷遐昌状。上命释遐昌，都人争赴狱舁之出，拥赴阙谢。及出都，送者填溢，釀金完悬赃。遐昌归，未几卒。

论曰：康熙间以直言著者，魏象枢、郝浴、杨素蕴、彭鹏、赵申乔辈，易女历中外，卓然为名臣。希辙、缙，自世祖朝已在谏垣，有献替。弘嘉论十渐，层云争国体，陈义皆甚高。若德格勒、紫芝、重光忤明珠，恺曾弹李光地，翔麟论熊赐履、赵良栋，遐昌抗诿合齐，虽所纠绳贤不肖不同，謇謇匪躬，不为名慑，不为势挠，谥为“遗直”，殆无愧欤？

列传七十

觉罗武默讷 舒兰 拉锡 拉锡子旺札尔 孙博灵阿
图理琛 何国宗

觉罗武默讷，正黄旗人，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。顺治四年，授世职拖沙喇哈番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，擢一等侍卫。康熙六年，授内大臣，管佐领。

十六年，命偕侍卫费耀色、塞护礼、索鼐瞻礼长白山，谕曰：“长白山祖宗发祥之地，尔等赴吉林，选识路之人，瞻视行礼，并巡视宁古塔诸处，於大暑前驰驿速往。”五月己卯，武默讷等发京师；己丑，至盛京，东行；戊戌，至吉林。询土人，无知长白山路者。得旧居额赫讷殷猎户岱穆布鲁，言其父曾猎长白山麓，负鹿归，道经三宿，似去额赫讷殷不远。自吉林至额赫讷殷，陆行十日，舟行几倍之。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运米十七艘诣额赫讷殷，先发，并令协领萨布素护武默讷等行。六月丁未，武默讷等携三月粮，陆行经温德亨河、库埒讷岭、奇尔萨河、布尔堪河、纳丹弗埒城、辉发江、法河、卓隆鄂河，抵讷殷江干，米亦至。乃乘小舟，与萨布素分道行，溯讷殷江逆流上。

丙寅，会於额赫讷殷。一望深林无路，萨布素率众前行，伐木开道。遣人还告：行三十里，得一山，升其巅，缘木而望，长白山乃在百馀里外，片片白光如积玉，视之甚晰。戊辰，武默讷前行。己巳，遇萨布素於林中。壬申黎明，大雾，莫辨山所向。闻鹤唳，寻声往，遇鹿蹊，循行至山麓，见周遭密林，中间平迤圆绕，有草无木。前临小林，尽处有白桦木，整若栽

植，及旋行林外，仍瀰漫无所见。跪诵敕旨，拜毕，雾开，峰峦历历在目，登陟有路。遥望之，山修而扈，既近，则堂平而宇圜，向所睹积玉光，冰雪所凝也。山峻约百馀里，巅有池，环以五峰，其四峰临水拱峙，正南一峰稍低，分列双阙。池广袤约三四十里，夹山涧水喷注，自左流者为松花江，右流者为大小讷殷河，绕山皆平林。武默讷瞻拜而下。峰巅群鹿奔逸，仆其七，坠武默讷等前。时登山者正七人，方乏食，谢山灵赐。卻行未里许，欻然雾合。癸酉，还至前望处，终不复见山光。七月庚辰，至恰库河，马疲甚。甲申，自恰库河乘舟还，经色克腾、图伯赫、噶尔汉、噶达浑、萨穆、萨克锡、法克什、多琿诸河，至松花江。八月丁未，还吉林，巡视宁古塔诸处。乙丑，还京师。

疏闻，诏封长白山之神，秩祀如五岳。十七年，命武默讷赍敕往封，岁时望祭如典礼。十九年，召入养心殿，命工绘其像以赐。谕曰：“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，以昭恩宠。”二十九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舒兰，纳喇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父敦多哩，官刑部侍郎，兼佐领。坐鞫总督蔡毓荣罪，附和尚书希福从轻比，夺官，戍黑龙江。

舒兰自理藩院笔帖式迁主事。康熙三十八年，从侍郎满丕、都统乌达禅等，招降巴尔瑚三千馀人，安置察哈尔游牧地，编隶佐领。未几，巴尔瑚佐领额克图叛，戕察哈尔副总管阿必达、骁骑校班第，掠马驼以遁。上命喀尔喀公锡卜推哈坦等率蒙古兵追剿，舒兰持檄传示蒙古诸贝勒台吉，并徵察哈尔、厄鲁特兵，从乌达禅会剿，擒其渠。迁内阁侍读。

四十年，命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，谕曰：“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，其发源处人迹罕到。尔等务穷其源，察视河流自

何处入雪山边内。凡经流诸处，宜详阅之。”四月辛酉，舒兰等发京师。五月己亥，至青海。庚子，至库库布拉克。贝勒色卜腾扎勒与偕行。

六月癸亥，至鄂棱诺尔。甲子，西行至扎棱诺尔。鄂棱周二百馀里，扎棱周三百馀里，二诺尔距三十里许。乙丑，至星宿海，蒙古名“鄂敦塔拉”。星宿海之源，小泉万亿，历历如星，众山环之。南有山曰古尔班图勒哈，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赫，西有山曰巴尔布哈，北有山曰阿克塔齐勒，东北有山曰乌阑都什，蒙古总名曰“库尔坤”，即昆仑也。山泉出自古尔班图勒哈者，为噶尔玛塘；出自巴尔布哈者，为噶尔玛楚木朗；出自阿克塔齐勒者，为噶尔玛沁尼。三山之泉，溢为三支河，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。三河东流入扎棱诺尔，扎棱一支入鄂棱诺尔，黄河自鄂棱出。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，渊沦萦绕，不可胜数，悉归黄河东下。

丁卯，舒兰等自星宿海还，舍故道，循河流东南行。己巳，登哈尔吉山，见黄河折而东，至库库陀罗海山，又南绕萨楚克山，复北流，经巴尔陀罗海山之南。庚午，达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，山最高，云雾蔽之，不可端倪。蒙古人言长三百馀里，有九高峰，积冰终古不消。常雨雪，一月得晴仅三四日。舒兰等自此返。壬申，至锡喇库特勒，又南过僧库尔高岭，更百馀里，至黄河岸。见黄河自巴尔陀罗海山东北流，经归德堡北、达喀山南两山峡中，流入兰州。自京师至星宿海，七千六百馀里。宁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，天气渐低，地势渐高，人气闭塞，行多喘息。九月，还京师，具疏述所经，并绘图以进。

上谕廷臣曰：“朕於古今山川名号，虽在边徼遐荒，必详考图籍，广询方言，务得其正。故遣使至昆仑，目击详求，载入舆图。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，众泉涣散，灿如

列星，蒙古谓之‘鄂敦塔拉’，西番谓之‘索里玛勒’，中华谓之‘星宿海’，是为河源。汇为扎棱、鄂棱二泽。东南行，折北，复东行，由归德堡、积石关入兰州，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。”

舒兰累擢内阁学士。四十五年，命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。回京得风疾，遣太医诊视。越二年，疾复发，乞休，许解任调治。五十二年，疾愈，起故官。是年以万寿恩典，复其父敦多哩故秩。寻迁工部侍郎。未几，坐事，降三秩调用。五十九年，卒。

拉锡，图伯特氏，蒙古正白旗人。自亲军校三迁二等侍卫，偕舒兰穷河源，进一等。雍正初，累擢本旗都统。以治事明敏，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，授议政大臣。拉锡谙习旗务，奏事辄称旨，累被褒嘉，加授拖沙喇哈番。四年，以隐匿乌梁海事，尽削官职，降授一等侍卫，管太仆寺卿。寻仍擢镶白旗满洲都统，迭署江宁将军、天津满洲水师营都统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卒。

子旺札尔，初授侍卫，袭世职。使从侍郎阿克敦与噶尔丹定界。如苏州、如浙江按事。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、理藩院侍郎、御前大臣。命赴金川察沿途驿站。金川平，擢领侍卫内大臣。卒，谥恪慎。

孙博灵阿，袭世职。初授侍卫，累迁正蓝旗蒙古副都统。从征金川，攻当噶尔拉，扑碉受创，卒。赠都统衔，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，图形紫光阁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，高宗命侍卫阿弥达诣西宁祭河神，再穷河源。还奏：“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，更西有巨石高数丈，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。蒙古语‘阿勒坦’为黄金，‘噶达素’为北极星，‘郭勒’为河，‘齐老’石也。崖壁黄金色，

上有池，池中泉喷涌，酳为百道，皆黄金色。入阿勒坦郭勒，回旋三百馀里，入星宿海，为黄河真源。”高宗命四库馆诸臣辑河源纪略识其事。阿弥达更名阿必达。大学士阿桂子，附见阿桂传。

图理琛，阿颜觉罗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坐事，夺职。康熙五十一年，特命复职，出使土尔扈特。

初，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，假道准噶尔赴西藏谒达赖喇嘛。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奇构怨，阿喇布珠尔不得归，款关乞内属，诏封贝子，赐牧嘉峪关外党色尔腾。嗣阿玉奇遣使入贡，上欲归阿喇布珠尔。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扎纳、郎中纳颜赉敕谕阿玉奇，假道鄂罗斯。

五月，图理琛等自京师启行，七月，至鄂罗斯境楚库柏兴。以假道故，待其国察罕汗进止。五十二年正月，许假道，乃行。还乌的柏兴，越柏海尔湖而北，抵厄尔库。鄂罗斯讷波尔噶噶林遣其属博尔科尼来迎。噶噶林者，彼国所称总管也。图理琛等欲行，博尔科尼言噶噶林令天使当自水路行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，请稍驻俟之。三月，自昂噶拉河乘舟抵伊聂谢柏兴，登陆。五月，抵麻科斯科，复乘舟自揭的河顺流行，经那里穆柏兴、苏尔呼特柏兴、萨玛尔斯科、狄穆演斯科诸地。七月，至讷波尔。其地噶噶林名马提飞费多里鱼赤，迎至廛，留八日。仍遣博尔科尼护之行，抵鸦班沁登陆。自费耶尔和土尔斯科越佛洛克岭，抵索里喀穆斯科，以路泞，守冻十日。复行，经改郭罗多、黑林诺付、喀山、西穆必尔斯科诸地。十一月，至萨拉讷付，是为鄂罗斯与土尔扈特界。水自东北来，折而南，鄂罗斯号为佛尔格，土尔扈特号为额济勒。阿玉奇汗驻牧地曰玛努讷海，距此十日程，以雪盛不能行。

五十三年四月，阿玉奇遣台吉祥伟徵等来迎。五月，图理琛等渡额济勒河，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扎尔玛穆特遣献马，卻之。六年朔，至玛努托海，阿玉奇择日听宣敕。图理琛等以上意諭之曰：“阿喇布珠尔已賜爵优养，欲遣归尔牧地，以策妄阿喇布坦方与尔交恶，恐为所戕。尔若欲令阿喇布珠尔归，当自鄂罗斯来迎。”阿玉奇曰：“我虽外夷，然冠服与中国同。鄂罗斯乃嗜欲不同、言语不通之国也，天使归道当察其情状。鄂罗斯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，则我无由入贡矣。阿喇布珠尔荷厚恩，与归土尔扈特同，复何疑虑？”阿玉奇及纳扎尔玛穆特等各赠马及方物，图理琛等以越境无私交，卻不受。阿玉奇待之有隆礼，留十四日，筵宴不绝。复附表奏谢。图理琛等遂行，由旧路归，鄂罗斯遣护如初。五十四年三月，还京师。

是役也，往返三载餘，经行数万里。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，远阻声教，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紆道行。图理琛奉使无辱命，既归国，入对，述往还事状，并撰异域录，首冠輿图，次为行记，呈上览。上嘉悦，寻授兵部员外郎。阿喇布珠尔亦遂留牧党色尔腾不复遣，再传至其子丹忠，雍正中，迁牧额济内河。

图理琛迁郎中。世宗即位，命赴广东察籓库，就擢广东布政使。调陕西。三年，擢巡抚。五年，召为兵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偕喀尔喀郡王额駙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鄂罗斯界。仍调兵部。六年，追议前定界时，与鄂罗斯使臣萨瓦鸣砲谢天，私立木牌，并擅纳鄂罗斯贸易人入界；又前任陕西巡抚时，将天下兵数繕摺私给将军延信，逮问论斩。诏宥免，遣筑扎克拜达里克城。高宗即位，授内阁学士，迁工部侍郎。乾隆元年，以老解侍郎任，仍为内阁学士。二年，引疾去。五年，卒。

何国宗，字翰如，顺天大兴人。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改庶

吉士，命直内廷学算法。五十二年，命编辑律历渊源。未散馆，授编修。三迁至庶子。雍正初，授侍读学士，再迁至内阁学士。

三年，命视黄、运河道，奏请增筑戴村石坝，疏濬东昌城南七里河、城北魏家湾及德州城南减河；又以汶、泗泉源纡远，请专设管泉通判；又请修高家堰石堤。上皆允其请，并以高家堰石堤工冲要，命发帑兴修。复奏言：“运河自临清以上，赖卫水以济。卫水发源百泉，益以丹、洹二水，其流始盛。请疏百泉为三渠，洹河亦筑坝开渠引水，一分灌田，三分济运。”上从其议。旋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言国宗等奉使所经州县，供亿白金七千六百有奇。上责国宗不惜物力，负任使，坐降调。五年，授大理寺卿。六年，复擢内阁学士，迁工部侍郎。八年，命与侍郎牛钮督修北运河减水坝，并濬引河。国宗等议捍护河西务北堤及耍兒渡鱼鳞坝，别开塌河淀下流贾家沽泄水河，建筑三里浅、筐兒港、张家庄等处挑水坝，上命如议速行。九年，兼河东河道总督。田文镜奏戴村初建玲珑、乱石、滚水三坝。汶水盛涨，自坝面流入盐河归海。国宗等增筑石坝，水不能过，濒河连年被患。请毁石坝，复为乱石、滚水坝。上责国宗勘工错误，贻害民间，夺官。

乾隆初，起充算学馆、律吕馆总裁。九年，赐秩视三品。寻授左副都御史。十年，兼领钦天监正。十三年，迁工部侍郎。

康熙间，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，以天度定准望，一度当二百里，遣使如奉天，循行混同、鸭绿二江，至朝鲜分界处，测绘为图。以鸭绿、图门二江间未详晰，五十年，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。国宗弟国栋亦以通历法直内廷。五十三年，命国栋等周历江以南诸行省，测北极高度及日景。五十八年，图成，为全图一，离合凡三十二 贞，别为分省图，省各一 贞。命蒋廷锡示群臣，谕曰：“朕费三十馀年心力，

始得告成。山脉水道，俱与禹贡合。尔以此与九卿详阅，如有不合处，九卿有知者，举出奏明。”乃镌以铜版，藏内府。

高宗既定准噶尔，乾隆二十一年，命国宗偕侍卫努克三、哈清阿率钦天监西洋人往伊犁，自巴里坤分西北两路，测天度绘图。既还报，命署左都御史。二十二年，授礼部尚书。以京察举弟国栋，坐徇庇，夺官。寻授编修，直上书房。二十八年，复授内阁学士。是岁，上以诸回部悉定，复遣尚书明安图等往测天度绘图，是为乾隆内府皇舆图。二十六年，迁礼部侍郎。二十七年，以老休致。三十一年，卒。

论曰：国家抚有疆宇，谓之版图，版言乎其有民，图言乎其有地。圣祖东访长白山，西探河源，北抚土尔扈特，武默讷、舒兰、图理琛奉使称职。观所还奏，曲折详尽，历历如绘。国宗以明算事圣祖，又幸老寿，迨高宗朝，诣新疆测绘。康熙、乾隆两内府图皆躬与编摹。揆之於古，其裴秀、贾耽之伦欤？

列传七十一

觉罗满保 陈策 施世骠 蓝廷珍 从弟鼎元 林亮 何勉
陈伦炯 欧阳凯 罗万仓 游崇功

觉罗满保，字鳧山，满洲正黄旗人。康熙三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累迁国子监祭酒，擢内阁学士，直经筵。

五十年，授福建巡抚。疏言福州、兴化、泉、漳等属十六州县皆濒海要地，请拣选直省卓异官除授。御史璩廷祐论其不可，部议以为然。诏下九卿等再议，卒从满保言。五十四年，擢福建浙江总督，命巡海。议自乍浦至南澳，沿海五千馀里，建台、寨百二十七所，砲位千一百七十有八。别疏言：“鹿耳门为台湾咽喉，澎湖为厦门藩卫，安平镇为水师三营重地，及海洋各口岸宜分极冲、次冲，筑墩、台，设汛巡守；并严察海船出入，禁渔船私载米粮、军器。”又言：“淡水、鸡笼山为台湾北界，其澳港可泊巨舰百馀。更进为肩豆门，沃野百里，番社交据。请增置淡水营，设官驻防为后蔽。”皆报可。

六十年，凤山民硃一贵为乱。台湾知府王珍苛税滥刑，凤山民黄殿、李勇、吴外等集数百人谋变，一贵素贩鸭，託明裔以为渠。劫冈山塘、槟榔林二汛，掠军器，众益聚，遂破县城，进陷台湾。总兵欧阳凯等率兵御贼，师败绩，死之。台厦道梁文煊等走澎湖。满保疏闻，督兵趋厦门，值淫雨，乘竹兜从数骑行泥淖中。比至，籍丁壮剽悍能杀贼者悉充伍，严申军令，禁舟师毋登陆，民以不扰。淡水营守备陈策使诣厦门乞援，满保移会巡抚吕犹龙，遣兵自闽安渡淡水。未几，南澳镇总兵蓝

廷珍率舟师至，满保命统水陆军，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，剋期进剿。六月，世骠、廷珍攻鹿耳门，败贼安平镇，遂克台湾。上以台湾民附乱非本意，敕满保招抚。寻诸罗民杨旭等密约壮丁六百人，擒一贵及其党十二人，献世骠军前，槛送京师，磔於市。是役，自出师迄事平凡七日。上嘉满保调度有方，加兵部尚书。寻疏言：“贼起，惟守备陈策鼓励兵民，坚守汛地，待大兵进援，奋力效忠。”命擢台湾总兵。复疏劾珍纵役需索，致一贵乘机倡乱；文煊及所属官吏一无备御，退回澎湖，应夺官逮问，从之，文煊等论罪如律。秋，台湾颶作，满保以闻，谕：“台湾有司平日贪残激变，及大兵进剿，杀戮之气上干天和，令速行賑恤。”

上杭民温上贵往台湾从一贵得伪元帅札、印，还上杭，煽乡人从贼。闻一贵诛，走江西，结棚匪数百，谋掠万载。知县施昭庭集营汛剿捕，擒上贵及其党十数人，并伏法。大学士白潢等条奏禁戢棚匪，满保疏言：“闽、浙两省棚民，以种麻靛、造纸、烧灰为业，良莠不一。令邻坊保结，棚长若有容庇匪类，依律连坐。有司於农隙遍履各棚，严加稽察。浙江鄞、奉化等二十七县，福建闽、龙岩等四十州县，皆有棚民，宜如沿海州县例，拣员题补。”诏从之。

雍正三年，卒官。遗疏言：“新任巡抚毛文铨未至，总督印信交福州将军宜兆熊署理，并留解任巡抚黄国材暂缓起程，如旧办事。”诏嘉其得体，下部议恤；时尚书隆科多获罪鞫讯，得满保餽金交通状，世宗谕责满保谄隆科多、年羹尧，命毋赐恤予谥。

策，字锤侯，福建晋江人。由铜山守备调淡水。一贵陷台湾，策孤军力守一隅。奸人苑景文入境煽诱，擒诛之。师下台湾，满保檄剿北路，复南嵌、竹塹、中港、后垄、吞霄、大甲

诸社。以功擢台湾总兵，加左都督。卒。

施世骠，字文秉，靖海侯琅第六子。康熙二十二年，世骠年十五，从琅下台湾，委署守备。台湾既定，以功加左都督衔，授山东济南城守参将。三十五年，圣祖亲征噶尔丹，天津总兵岳升龙荐世骠从军。召试骑射，命护粮运至奎素，从大将军马斯喀追贼至巴颜乌阑。师还，假归葬。上褒世骠勤劳，命事毕仍还任。累迁浙江定海总兵。四十二年，上南巡，赐御书“彰信敦礼”榜。时海中多盗，世骠屡出洋巡缉，先遣裨将假商船饵盗，擒获甚众，斩盗渠江仑。四十六年，上南巡，询及擒斩海盗事，温谕嘉奖，赐孔雀翎。四十七年，擢广东提督。五十一年，调福建水师提督。

六十年，硃一贵为乱，陷台湾。世骠闻报，即率所部进扼澎湖，总督满保檄南澳总兵蓝廷珍等以师会。众议三路进攻。世骠谓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，南风盛，不可泊；北路清风隙去府百馀里，运饷艰；度贼必屯聚中路，宜直捣鹿耳门。时台地诸将吏皆退次澎湖，惟淡水守备陈策坚守汛地。世骠遣游击张馘等赴援，自统师出中路。选劲卒，乘小舟，载旗帜，分伏南北港。六月，抵鹿耳门。贼踞砲台以拒。世骠登楼船督战，发砲中敌贮火药器，火大炽，贼惊溃。众军齐进，两港悉树我军帜。贼不敢犯，扬帆直渡鲲身。鲲身者海沙也，水浅，大舟不能过。是日海水骤涨八尺馀，舟乘风疾上，遂克安平镇。翌日，战，破贼。贼悉众来犯，世骠遣守备林亮等进西港，游击硃文等越七鲲身，自盐埕、大井头分道登陆趋台湾。世骠督将士指挥布阵击贼，贼溃，遂复台湾。一贵走诸罗，诸罗民缚以献，贼党擒斩略尽。台湾南北两路悉平。诏优叙，赐世骠东珠帽、黄带、四团龙补服。未几，以疾卒於军。遗疏乞从父琅葬福建，留妻子守墓，上悉许之。赠太子太保，谥勇果。雍正元

年，世宗命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，以其子廷莠嗣。

世骠和易谦雅，治军严明。与琅先后平台湾，皆以六月乘海潮异涨渡师，遂以成功。

蓝廷珍，字荆璞，福建漳浦人。少习骑射，从祖理器之。入伍，自定海营把总累迁温州镇标左营游击。巡外洋，屡获盗，盗皆畏避。以是为诸将所忌，谗於总督满保，将劾之。会关东大盗孙森等窃辽阳巨砲、战舰逸入海。圣祖震怒，责沿海疆吏严缉。廷珍出巡海，至黑水外洋与遇，力战，尽获森等九十余人，及其船舰、砲械。满保按部至温州，廷珍迎谒以告。满保叹曰：“几失良将！”召入舟，厚抚之，亟疏荐，超擢福建澎湖副将。未几，迁南澳总兵。

六十年，硃一贵为乱，廷珍上书满保策破贼状，满保令统战船四百、将弁一百二十、官兵一万二千，会提督施世骠於澎湖，剋期进剿。廷珍至澎湖，言於世骠曰：“贼皆乌合，不足忧，惟胁从至三十万人，请檄示止歼渠魁，馀勿问。则人人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可不血刃乎也。”世骠从之。师至鹿耳门，贼扼险拒守。诸将林亮、董芳当前锋，殊死战，廷珍率大队继之，连战皆捷。贼大溃，退保府治。世骠遣亮等自西港仔暗度，廷珍以大军蹙其后。贼在苏厝甲，与亮等决战，廷珍分兵驰赴之。贼望见旗帜，战稍却，乘胜追逐，遂大溃。夜驻犁头标，设伏以待，贼果至，四面突击，贼大乱，自相攻杀。追败之木栅仔，复败之葛松溪，遂入府城，秋毫无所犯，民大悦。一贵及其党李勇、吴外等皆就擒。分遣诸将复南北二路，署台湾总兵。秋，南路阿猴林馀孽复起，讨平之。招降陈福寿等十数人，皆渠魁也。未几，世骠卒，廷珍摄提督。馀贼黄殿等以次擒灭。

六十一年，授台湾总兵。雍正元年，擢福建水师提督，加左都督，赐孔雀翎，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。世宗褒廷珍忠赤，

惟屡勉以操守。二年，入觐，命赴马兰峪谒景陵，赏赉稠叠。七年，病闻，遣医诊视。寻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襄毅。子曰宠，嗣世职，官铜山营参将。孙元枚，自有传。

族弟鼎元，字玉霖，力学负才。廷珍统师入台湾，鼎元参军事，著平台纪略。雍正元年，诏举文行兼优之士，贡入太学，有司以鼎元荐，大学士硃轼器之，用荐得召见。上书陈时政，上嘉纳。授广东普宁知县。居官有惠政，长於断狱。性伉直，坐事劾罢。总督鄂弥达白其诬，召诣京师。旋署广州知府。甫一月，卒。鼎元尝论台湾善后策，谓诸罗宜画地更设一县，总兵不可移驻澎湖。后诸罗析县曰彰化，更设北路三营，总兵官仍驻台湾，皆如鼎元言。

林亮，字汉侯，福建漳浦人。少习骑射击刺。生长海滨，岛澳险夷，舟航利钝，靡不讲求。初授台湾水师把总，累迁澎湖协守备。硃一贵陷台湾，官吏渡澎湖，居民汹惧。将吏以孤岛难守，议撤归厦门，各遣家属登舟。亮按剑厉声曰：“朝廷疆土，尺寸不可弃！今锋刃未血，相率委去，纵避贼刃，能逃国法乎？请整兵配船，守御要害，贼至，决死战！战不捷，亮死，君等去未迟。”乃驰赴海口，申号令，驱将吏家属登岸，令敢言退厦门者斩。时粮绝饷匱，亮输赀买穀，碾米给军，制战攻器械，俟师至。提督施世骠、总兵蓝廷珍以亮忠勇，令当前锋，领舟师五百七十人抵鹿耳门。一贵党苏天威据砲台以拒，亮率六舰直进，发砲中敌，火起，毙贼无算。乘胜进攻安平镇，亮先登树帜，贼溃走。翌日，鏖战鯤身，驾舟横冲贼阵，复大败之。贼退至府城，世骠令亮分兵自西港仔暗度拊其背，廷珍以军继进，大战，贼死伤遍野，遂克府治。亮功最，迁台湾参将。雍正元年，叙平台湾功，加都督同知，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。是年秋，入京，上深嘉之，擢水师副将，赐孔雀翎。

二年，授台湾镇总兵。亮以台湾初被兵，加意抚绥，整水陆兵防。又招抚生番一百八社、男妇一万八百余人。亮因番嗜色布、盐、糖，遣吏历各社赉赐之，因宣布德意，群番悦服。五年，移浙江定海，卒於官，赐祭葬。

何勉，字尚敏，福建侯官人。初授督标把总。康熙五十八年，薛彦文等聚后洋山为匪，勉奉檄捕擒之。六十年，从提督施世骠讨硃一贵，勉攻南路，擒其党社会三、苏清等；又於北路获黄潜等二十六人。明年，迁台湾镇标千总。时一贵馀党王忠等出没内山，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督捕治，总兵蓝廷珍檄勉侦缉。遣降卒为导，入凤山深箐中，获贼党刘富生，思拒捕，立擒之。擢北路营参将，予拖沙喇哈番世职。雍正四年，水连沙等社叛番蠢动，总督高其倬檄从台湾道吴昌祚按治。勉攻北港，番请降，水连沙二十五社悉平。

迁湖广洞庭协副将。十年，贵州九股苗作乱，诏发湖广兵二千协剿。提督张正兴檄勉领兵五百赴贵州，进攻交汪寨。勉乘雾夹击，苗败遁，复据莲花峰筑屯。时贵州提督哈元生自台拱移军至，令勉攻其东。勉先登夺，贼窜走，掩击之，阵斩其渠，馀众就擒。擢云南鹤丽镇总兵，调临元，复调广东左翼。五年，调台湾，寻又移南澳，署福建水师提督。乾隆十年，以疾乞休，诏解任回籍调治。寻召诣京师，以笃老，命原品休致。十七年，卒，赐祭葬。子思和，嗣世职。二十七年，复官台湾总兵。

陈伦蚡，字次安，福建同安人。父昂，字英士，弱冠贾海上，习岛屿形势、风潮险易。施琅征台湾，徵从军，有功，授游击。累迁至碣石总兵，擢广东右翼副都统。尝上疏言：“西洋治历法者宜定员，毋多留，留者勿使布教。”又以沿海居民困於海禁，将疏请弛之。会疾作，命伦蚡以遗疏进，诏报可。

伦埔初以廕生授三等侍卫。雍正初，授台湾总兵，调广东高廉。坐事降台湾副将。复授总兵，历江南苏松、狼山诸镇。擢浙江提督。卒。

昂疏并言：“臣详察海上诸国，东海日本为大，次则琉球。西则暹罗为最。东南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，惟噶罗吧、吕宋最强。噶罗吧为红毛一种，中有英圭黎、干丝蟻、和兰西、荷兰、大小西洋各国。和兰西最凶狠，与澳门种人同派，习广东情事。请敕督、抚、关差诸臣防备，於未入港之先，取其火砲。另设所关束，每年不许多船并集。”下兵部，但令沿海将吏昼夜防卫，寝昂议。伦埔为侍卫时，圣祖尝召询互市诸国事，对悉与图籍合。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，独昂、伦埔父子有远虑，忧之最早云。

欧阳凯，福建漳浦人。起行伍，累官江南苏松水师营总兵。康熙五十七年，调福建台湾镇，以功加左都督。六十年，硃一贵作乱，官军遇贼於赤山，千总陈元战死。贼进攻凤山，把总林富战死，守备马定国自杀。凯率所部守备胡忠义、千总蒋子龙、把总林彦御之春牛埔；参将罗万仓，游击孙文元，城守游击许云，守备游崇功，千总赵奇奉、林文煌，把总李茂吉率水师来会，力战破贼。次日，贼大至，凯力战，与忠义子龙彦俱没於阵，贼截凯首去。云、崇功、奇奉、文煌同日战死。茂吉被执，不屈，死。贼陷府治，万仓战死，文元奔鹿耳门投海死。同死者游击王九人、守备吴泰嵩。又有把总石琳，自汀州被檄至台湾，遇变被围，死之。六月，师克台湾。一贵既诛，获其党黄殿等，械送福州狱。雍正元年二月，贼破械斩关出，至下渡尾，都司阎威、守备杨士虎逐捕，杀数贼，被创死。先后议恤，凯赠太子少保，廕守备；云以下皆赠官、予世职有差。

万仓督将卒登埤，发大砲击贼，仆贼旗。贼大至，万仓出城与战，逾沟坠马，贼以竹篙刺其喉，犹挥刀杀贼乃死。妾蒋闻报，自经殉。

游崇功，字仲嘉，福建漳浦人。材力雄健。从总兵蔡元镇襄阳。补右营把总，累迁福建长福营守备，分防长乐县。滨海有磁澳，贼艘所出没。崇功廉得状，以兵二百伏隘口，入澳捕之。贼弃舟登岸，伏发，擒十七人。自是岛澳肃清。长乐水灾，崇功谒巡抚满保，请发粟平糶，民食以济。调台湾北路营守备，巡缉外洋，擒海贼陈阿尾等六十馀人。迁水师游击。一贵作乱，崇功方出洋巡哨，闻报，率兵还赴安平，至则贼已炽，崇功急登岸赴敌。其婿蔡章琦叩马请一过家门区处眷属，崇功不顾，跃马挥众，杀贼甚众。五月朔，贼数万战於春牛埔，凯战死，崇功突围冲击，马被创，遂歿於阵。章琦，国子监生。闻崇功战没，赴海死。

列传七十二

王紫绶 袁州佐 黎士弘 多弘安 佟国聘 王繻 田呈瑞
张孟球

王紫绶，字金章，河南祥符人。顺治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，授编修。乞养归，侨寓苏门山中，从孙奇逢讲学。居十有七年，母歿，服阕，康熙十二年，授江西赣南道副使。

吴三桂反，赣南总兵刘进宝有谋略，紫绶推诚结纳，预筹防御。既而江西降众屯垦者相继叛，惟赣南尚未动。紫绶与进宝谋：“闽、粤反已见端，赣南扼其间，应援前朝故事，设巡抚以资镇摄。”申疆吏上请，允之。十四年，贼势益炽，山寇蜂起，镇兵疲於奔命，乃练乡勇以辅之，屡杀贼有功。十五年，巡抚白色纯及进宝先后卒官，参将周球领镇兵。三桂将高得捷、韩大任据吉安，饷道绝，属县相继陷。大任屡致书劝降，送伪署巡抚劄，紫绶斩其使。球以乏饷为难，紫绶集士商劝输间架税，得白金四万畀球，饷以无缺。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率禁旅下广东，为尚之信将严自明所败，兵退，距赣州三十里。自明约得捷由吉安会师夹击。紫绶荐降将许盛率所部漳州水兵五百人益师，夜泅江斫贼营，禁旅继之，击败自明。得捷等势孤，不敢复窥赣。镇兵出剿土寇，掠村民，紫绶曰：“乡民胁从，若并以贼论，赣南二府十六县将无孑遗。”戒镇将毋妄发兵，饬有司招抚，分别留遣，赈济难民，境内稍安。乃规复万安、泰和两县。自螺山间道达墨潭，可登舟，於是南昌道始通，运饷银十万至。又发附近仓穀贍军，人心大定。巡抚佟国祯亦自间道至，始知紫绶已擢浙江督粮道参政。赣南久不通驿报，大学

士李蔚言於朝曰：“紫绶死守危疆，三年於兹。为国惜才，援而出之，犹可大用。”故有是擢。紫绶闻命泣下。

十六年，上官，察积弊，叹曰：“粮官不可为也！漕截减而军困，白折浮而民困，吾安忍竭东南之泽而渔之？”一月即引疾去。迨开博学鸿词科，魏象枢以紫绶与汤斌同荐入试。放还。卒。

袁州佐，字左之，山东济宁人。顺治十二年进士，授陕西乾州知州。入为工部员外郎，迁郎中。有清直声，胥吏不敢牟利。时山陵工巨，经费浩穰，州佐曰：“民困极矣，寸缣尺缕，皆闾阎膏血！”力清乾没，司焚帛，省金钱钜万。出为陕西甘山道僉事。青海蒙古诸部觊得大草滩为牧地。康熙九年，偕提督张勇度地画界，坚拒，寝其议。自后青海蒙古诸部人不敢复窥边。岁协西宁餽运，负载千里，甘州民苦之，州佐力请得罢。甘州驻兵数千，待饷急，力为筹备，军得宿饱。十年，迁直隶口北道参议。地确民贫，逋课积累，仓储历岁侵渔，耗蚀无算。州佐请按籍覈实，清宿蠹。大吏惧以失察得罪，阳黷而阴沮之。州佐擘画盘错，致疾乞休，未去官，卒。

州佐在甘州久，言边境要害战守状，原委豁然。谓边地民稀，宜用开中法，分河东盐引三之一输粟河西资军食；又宜简练乡勇，拔置卒伍，不待召募，可坐收精锐。时诏简监司具才望者入为卿贰，州佐在选，会卒，未及用。

黎士弘，字媿曾，福建长汀人。少读书山中二十年，笃於孝友。顺治十一年，举顺天乡试，授江西广信府推官。锄强纠贪，奸宄敛戢。理讞牒，脱无罪数百人，时为语曰：“遇黎则生。”署玉山县事。兵后城中草三尺，不辨街巷，居民才三十二家。士弘立学建治，招集流亡，垦田定赋，民复旧业。裁缺，改授永新知县。政清狱简，与民休息。旧例，二月开徵，五月

解其半。士弘陈於上官曰：“县小民穷，二月写租十石，贷银一两，三月可减至六石，四月则三石。请以四月开徵，五月解，展两月之徵，已为穷民留数万之粮。”布政使刘樾素宽仁，即允之。

甲诉乙悔婚。乡俗婚书各装为卷，书男女生辰。两造固邻旧，女生辰所素悉，伪为卷为证。士弘先问媒证：“乙得甲聘礼若干？行聘时有何客？”媒证出不意，妄举以对。复问甲，所对各异。擘视卷轴，竹犹青，笑诘之曰：“若订婚三载，卷轴竹色犹新，此非临讼伪造者乎？”甲乃服罪。县吏左梅伯有叔富而无子，梅伯纠贼劫杀之，获贼而梅伯逃。士弘抵任，叔妻哭诉，阴迹梅伯匿安福势宦家，故缓词曰：“此旧事。前官不了，余安能按之？”数月，梅伯归，叔妻复诉，置不问。梅伯且出收叔遗产，叔妻号於庭曰：“公号廉明，今宽杀人者罪，且占寡妇田，何得为廉明！”阳怒，批其牒曰：“止问田土，不问人命。”梅伯益自得，赴县诉理，乃笑谓曰：“候汝三载矣！”批其牒曰：“止问人命，不问田土。”梅伯遂伏法。其善断狱多类此。考最，擢陕西甘州同知。复考最，擢江南常州知府。

吴三桂乱起，关陇震动，大吏疏请擢洮西道副使，未到官而洮、岷陷。边外群番乘乱内犯，肆剽掠，调署甘山道。王辅臣叛，河东失守。士弘以兵集当谋帅，言於巡抚，谓：“恢复河东，非用河西兵不可；用河西兵，非责之提督张勇不可。”疏入，授勇靖逆将军，节制诸镇。复兰州，士弘赞画功为多。署甘肃按察使，按失守官吏罪，务平允。宁夏兵叛，杀提督陈福，调宁夏道。严守御，安反侧，免卫所逋粮七万五千石。康熙十六年，寇平，以功进布政使参议。母老乞归，家居三十年。卒，年八十。

士弘备兵甘山时，取晋辛宪英语：“军旅之间可以济者，惟仁与恕。”因以名其堂。

多弘安，字君修，直隶阜城人。顺治五年，选拔贡生。康熙初，授广东灵山知县。兵后荒残，居无衙舍。弘安请免积年逋赋，招抚流移，捐给牛种，民得安耕稼。葺城垣，创学宫，缮官廨，捕除盗贼，灵山大治，士民刊石纪其绩。七年，迁奉天承德知县。旗、民抗法者，送部惩治，皆慑服。十年，擢陕西延安靖边同知。十六年，补江南淮安山盱河务同知。时高堰长堤溃决，淮水注宝应、高邮，不复出清口敌黄。黄水直注里河，运道淤浅，复随淮入堰，无由会清口下云梯关入海，近海口尽淤垫。弘安与河督靳辅筹策筑高堰，束淮敌黄，治烂泥浅诸故道，导清水入里河，运道乃通。修筑两岸及河口清江大闸，与淮工相表里。清河达云梯关数百里，葭苇榛莽，壅塞故道。用以水攻沙法，塞周桥、高涧诸闸，使清淮无旁泄，蓄全力攻积沙。十七年，大雨，淮盛涨，与黄并入海。治淮、治黄、治运，并收成效。十九年，擢淮安知府。二十年，擢淮扬道。二十四年，擢安徽按察使。时方议浚下河、治高堰。弘安入覲，疏陈：“高堰宜急治，无论下河开浚与否。治堰法，砌石先安地钉，湖底水深，费帑甚繁。如用板若扫，水势荡掣，尤易摧残。惟密钉排椿，内实以碎石，庶可敌风浪，省金钱。十馀年后，黄河刷深，则湖、河水俱卑，高堰既固，下河亦渐就理。”二十八年，迁江西布政使，乞归。后值黄、运两河溃溢，起用弘安。会病卒，祀灵山名宦。

佟国聘，字君莘，奉天人。以廕生补吏部笔帖式。康熙十年，授江南砀山知县，县当黄河冲，研求治河方略。擢归仁堤同知，调宿桃同知。擢贵州平远知府，河督靳辅疏留任，十馀年倚如左右手。塞杨家庄、萧家渡决口，建硃家堂、温家庙二

石坝，浚白洋引河九道，筑黄河南、北两岸堤，浚中河，靡役不从。久之，擢山东济宁道副使。道地为漕运枢纽，恤夫役，减苛税，除冗费，能举其职。复调监督高堰工程。三十八年，卒於官。

王繻，字慎夫，河南睢州人。少学於汤斌。康熙二十五年，以岁贡生授直隶东明知县。粮赋多欺隐，易甲长，大户使族长督之，飞洒不行，流亡来归。民间养官马为累，力除之。抚盗魁，责以缉捕，盗绝迹。逃人诬攀良民，雪之。民有继妻素淫，欲并乱前妻女，不从，戕之死。繻谓母道绝，当故杀妻前夫子律论斩，报可，因著为例。母忧去，服阕，补获鹿。治驿有法，民不累於供亿。内迁户部员外郎，擢郎中。三十八年，出为江南粮储道。道旧有仓规银钜万，繻一摠勿取。将徵漕，扁舟行县，惩其滥收者。至宜兴，宜兴民曰：“吾民四十年不见粮道，今飞来耶？”号曰“飞粮道”。道库岁收银八十五万两，为修船及弁丁运费。运丁预支行粮，例扣月息，丁益困，繻悉罢之。

四十年，擢江苏按察使。治狱仁恕，多所平反。宿州生携妻子出客授，妻儿女来视，居数日，妻子并中毒死，妻兄素有隙，疑其女置毒，告官，被刑诬服。繻疑之，问其室来往复何人，得十二岁学徒畏师严置羹食中状，事乃白。无锡民毆攻皮匠，匠死，僧与民仇，证为斗毆杀。繻察斗毆日月在保辜限外，诘曰：“伤重何不医？”出医方，则匠死於伤寒，僧乃服。上南巡，入覲，顾宋荦曰：“朕闻繻督粮时官声甚好。”时繻已病，遣御医视之，赐德里雅噶药一器，温旨慰谕，复赐御书。繻曰：“按察任大责重，卧治即辜恩。”引疾归，年甫五十。久之，卒於家。

田呈瑞，字介璞，山西汾阳人。康熙中，仕为中书舍人。出襄南河事。有堤当水冲，曰：“此堤一坏，万家其鱼矣！土

堤易修易败，宜更以石。”家素丰，出私钱成之。以功擢大名道，未之任，调陕西临洮道。遇饥治赈，策马行郡县山谷间，豪右胥吏不敢为奸弊。呈瑞念救荒无善策，於兰州西石佛湾凿渠，教民造水车，引以溉田，岁增粟十馀万石，民为建生祠。调浙江金衢严道，署粮储道，徵漕积弊尽洗涤之。值旱，冒暑省荒，感疾，乞归不得。五十九年，卒於官。

张孟球，字夔石，江南长洲人。康熙二十四年进士，授山东昌乐知县。入为工部主事。累迁礼部郎中。出督云南学政，父忧去，服阕，补福建粮驿道。驻防军食取给於漕。上游四郡阻滩险。故事，徵解折色，官为采置，辄抑勒病商。孟球於延、建产米地平价购米，僦民船运省城，不假吏胥，诸弊尽绝。地多山岭，官吏滥用驿夫，孟球禁革私冒。遇大徭，预期发雇值，终其任无扰驿者。

调河南粮储道。河南漕粮，就卫辉水次收兑。旧无仓廩，又无额役，运船调之他省。天寒水涸，粮不时至，宿河干以待，遇雨雪则米湿霉变，又患盗窃。孟球始以羨馀建仓。署布政使。

西藏用兵，调河南马骡万，凡骡马三需一夫，剋期两月。孟球止宿郊外，躬自检阅，西路近陕诸郡遣吏往督之，尽除需索留难诸弊。凡五十四日，马驴如数遣赴军，而民不扰。擢按察使。兰阳民硃复业附白莲教，自称明裔，煽惑数县。孟球檄杞县知县宁君佐驰往捕治，尽获其党。上命尚书张廷枢往按，从孟球议，诛其与逆谋者，愚民被诱悉释之。浙川营兵博，知县崔锡执而罪之，兵譁，执南阳知府沈渊，众辱之，总兵高成不能治。时巡抚张圣佐坐谴，孟球护巡抚，曰：“南阳地连襄郟，急则铤而走险，事未可知。”密令附近诸县严守御，谕：“止诛首恶，自首免罪。”得倡乱者七人诛之，不数日而事定。

康熙末，乞归，不复出。乾隆初，卒，年八十。

论曰：官监司卓卓有名氏，即平进至督抚，易耳。如紫绶等皆早退，遂以监司终。紫绶崎岖兵间，捍偏隅为民保障；州佐、士弘勤勤重民事；弘安赞治河；繻善断狱；孟球能应变：使得为督抚，其绩效当有大於是者。时方承平，仕得行其意，知止知足，必有说以自处矣。

列传七十三

王掞 子奕清 奕鸿 劳之辨 硃天保 陶彝 任坪 范长发
邹图云

陈嘉猷 王允晋 李允符 范允𨔵 高玠 高怡 赵成 鏞 孙绍曾 邵璿

王掞，字藻儒，江南太仓人，明大学士锡爵孙。康熙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为掌院学士熊赐履所器。迁左赞善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以病告八年，起右赞善。提督浙江学政，严剔积弊，所拔多宿学寒峻。龙泉知县茅国玺以印揭荐武童，掞疏劾，国玺坐谴，别疏陈剔除积弊，报闻。累迁侍读学士。三十年，超擢内阁学士。三十三年，迁户部侍郎，直经筵。三十八年，调吏部，禁革临选驳查、临掣买签诸弊，铨政以肃。偕尚书范承勋、王鸿绪督修高家堰河工。

四十三年，擢刑部尚书。刑部奏讞无汉字供状，掞言：“本朝官制，兼设满、汉，欲其彼此参详。今狱词不录汉语，是非曲直，汉司官何由知之？若随声画诺，几成虚设。嗣后定讞，当满、汉稿并具。”诏报可，著为令。累历工、兵、礼诸部，务总纪纲，持大体。五十一年，授文渊阁大学士，兼礼部尚书，直经筵如故。五十二年，典会试。其冬，以疾疏辞阁务，温旨慰留。越年春，疾愈，仍入直。孝惠章皇后祔太庙，议者欲祔於孝康章皇后之次，掞曰：“孝康章皇后虽母以子贵，然孝惠章皇后，章皇帝嫡配也，上圣孝格天。曩者太皇太后祔庙时，不以跻孝端文皇后之上，今肯以孝康章皇后跻孝惠章皇后上乎？”礼部不从，上果以为非，令改正。

罗万仓，甘肃宁夏人。官北路参将。凯战死，贼攻府城。

时上春秋高，皇太子允礽既废，储位未定。揆年七十馀，自念受恩深，又以其祖锡爵在明神宗朝，以建储事受恶名，欲幹其蛊。五十六年，密奏请建储，疏入，留中。是年冬，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复以为言，上不悦，遂并发揆疏，命内阁议处。忌揆者欲置重典，揆止宫门外不敢入。上顾左右，问：“王揆何在？”李光地奏揆待罪宫门。上曰：“王揆言甚是，但不宜令御史同奏，蹈明季恶习。汝等票拟处分太重，可速召其来。”揆闻命趋入，免冠谢。上招揆跪御榻前，语良久，秘，人不能知。

六十年春，群臣请贺万寿，上勿许。揆复疏前事，请释二阿哥，语加激切。既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连名入奏，上疑出揆意，大怒，召诸王大臣，降旨责揆植党希荣，且谓：“锡爵在明神宗时，力奏建储，泰昌在位，未及数月，天启庸懦，天下大乱，至愍帝而不能守。明之亡，锡爵不能辞其罪。揆以朕为神宗乎？朕初无诛大臣之意，大臣自取其死，朕亦无如何。”令王大臣传旨诘揆，令回奏。时举朝失色，无敢与笔砚者。揆就宫门阶石上裂纸，以唾濡墨，奏言：“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，而晚年立储犹豫，其时名臣如范镇、包拯等，皆交章切谏，须发为白。臣愚，信书太笃，妄思效法古人，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。”奏上，越五日，诏缓议罪，与诸御史俱赴西陲军前效力。因揆年老，责其子奕清代往，为父赎罪。先是，揆尝密奏请减苏、松浮粮，言至剝切，疏久留中。至是忤旨，乃与建储奏疏一并掷还。是年冬，上自热河还京师。揆迎驾石槽，上望见，遣内侍慰问。六十一年元旦，诸大臣表贺，未列揆名，上发表命列名以进。翌日，赐宴太和殿，再召见西暖阁，赐坐，慰谕有加。寻起原官，视事如故。

雍正元年，以老乞休，世宗降旨褒嘉，以原官致仕，仍留

京师备顾问。三年，上谕阁臣云：“王掞向人言，曾在圣祖前奏免苏、松浮粮，未蒙允行。朕查阅宫中并无此奏。”因责掞藉事沽名，并涉其子奕清、奕鸿谄附年羹尧，目为奸巧，乃遣奕鸿与奕清同在军前效力。六年，掞卒，年八十四。乾隆二年，奕清始请血卹於朝，赐祭葬如制。

奕清，字幼芬。康熙三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历官詹事。代父赴军，历驻忒斯、阿达拖罗海。奕清体羸善病，处之晏然。雍正四年，命赴阿尔泰坐台。又十年，乾隆元年，召还，仍以詹事管少詹事。乞假葬父，寻卒。

奕鸿，字树先。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历湖南驿盐、粮储道。奕清赴军，奕鸿尽斥其产与俱。后命赴乌里雅苏台效力。居边十年，与奕清同释还，官四川川东道。引疾归，卒。

劳之辨，字书升，浙江石门人。康熙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户部主事，迁礼部郎中。出为山东提学道佾事，报满，左都御史魏象枢特疏荐之，迁贵州粮驿道参议。师方下云南，羽书旁午，之辨安设驿马以利塘报；复以军米运自湖南，苦累夫役，白大府停运，就地采购，供亿无匮。二十四年，擢通政使参议，迁兵部督捕理事官。连遭亲丧。服阕，起故官。洊擢左副都御史，数有建白。

四十七年，皇太子允礽既废，上日夕忧懣。既，有复储意，王大臣合疏保奏，命留中。旋谕廷臣：“俟废太子疾瘳，教养有成，朕自有旨，诸王大臣不得多渎。”十二月，之辨密奏曰：“皇上之於皇太子，分则君臣，亲则父子。皇太子初以疾获戾，今疾已平复。孝友之本怀，固由至性；肃雍之仪表，久系群心。乞速涣新纶，收回成诏，敕部择吉早正东宫，布告中外，俾天下晓然知圣人举动，仁至义尽，大公无私。事莫有重於此

者。今八荒清晏，一统车书，值星纪初，光华复旦，七庙将行大禘，万国於以朝正。皇上以孝慈治天下，方且称寿母万年之觞，集麟趾繁昌之庆；而顾使前星虚位，震子未宁，圣心得无有遗憾乎？臣年已七十，报主之日无多，知无不言，统望乾断速行。自此以往，皇上待皇太子与诸皇子，尤原均之以恩，范之以礼，则宜君宜王之美，不难上媲成周，远超百代。至万不得已而裁之以法，则非臣之所敢言也。”疏入，上不悻，斥为奸诡，命夺官，逮赴刑部笞四十，逐回原籍。

五十二年，赴京祝万寿，复原秩。逾年，卒於家。

硃天保，字九如，满洲镶白旗人，兵部侍郎硃都讷子。康熙五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五十六年，典山东乡试。

五十七年正月，疏请复立二阿哥允礽为皇太子。时允礽废已久，储位未定，贝勒允禩觊得立，揆叙、王鸿绪等左右之，欲阴害允礽。硃天保忧之，具疏上，略曰：“二阿哥虽以疾废，然其过失良由习於骄抗，左右小人诱导之故。若遣硕儒名臣为之羽翼，左右佞幸尽皆罢斥，则潜德日彰，犹可复问安侍膳之欢。储位重大，未可移置如釭，恐有籓臣傍为觊觎，则天家骨肉之祸，有不可胜言者。”疏成，以父在，虑同祸，徘徊未即上。硃都讷察其情，趣之入告。时上方幸汤山，硃天保早出德胜门，群鸦阻马前，硃天保挥之去。疏上，上欵歔久之。阿灵阿，允禩党也，媒孽之曰：“硃天保为异日希宠地。”上怒，於行宫御门召问曰：“尔云二阿哥仁孝，何由知之？”硃天保以闻父语对。上曰：“尔父在官时，二阿哥本无疾，学问弓马皆可观。后得疯疾，举动乖张，尝立朕前辱骂徐元梦。於伯叔之子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，尔知之乎？尔又云二阿哥圣而益圣，贤而益贤，尔从何而知？”硃天保亦以父闻之守者对。诘其姓名，不能答。上曰：“朕以尔陈奏此大事，遣人传问，或

将尔言遗漏，故亲讯尔。尔无知稚子，数语即穷，必有同谋者。“硃天保对父与婿戴保同谋，遂逮硃都讷、戴保。

上复御门召问曰：“二阿哥因病拘禁，朕犹望其痊愈，故复释放，父子相见。教训不悛，始复拘禁。二阿哥以矾水作书与普奇，属其保举为大将军，并谓齐世、札拉克图皆当为将军。朕遣内侍往询，自承为亲笔。此事尔知之否？”硃都讷自称妄奏，应万死。上曰：“尔奏引戾太子为比。戾太子父子间隔，朕於二阿哥常遣内监往视，赐食赐物。今二阿哥颜貌丰满，其子七八人，朕常留养宫中，何得比戾太子？尔又称二阿哥为费扬古陷害。费扬古乃功臣，病笃时，朕亲临视，没后遣二阿哥往奠。尔何得妄言？尔希侥幸取大富贵，以朕有疾，必不亲讯。今尔始知当死乎？”辞连硃都讷婿常赉及金宝、齐世、萃泰等，并逮讯议罪。硃天保、戴保皆坐斩。硃都讷与常赉、金宝皆免死荷校，齐世拘禁，萃泰夺官。

陶彝，顺天大兴人。康熙三十九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再迁郎中。考选广西道御史，巡视两浙盐政。

六十年三月，彝与同官任坪、范长发、邹图云、陈嘉猷、王允晋、李允符、范允〔、高玠、高怡、赵成 麋、孙绍曾合疏奏曰：“皇上深恩厚德，浹洽人心。兹逢六十年，景运方新，普天率土，欢欣鼓舞，而建储一事，尤为钜典。恳独断宸衷，早定储位。”疏入，下内阁。时大学士王揆正密疏请建储。后数日，彝等疏又上，上震怒，斥揆植党希荣。於是王大臣奏请夺揆及诸御史官，从重治罪。越日，谕廷臣曰：“王揆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，俱称为国为君。今西陲用兵，为人臣者，正宜灭此朝食。可暂缓议罚，如八旗满洲文官例，俱委署额外章京，遣往军前效力赎罪。”雍正四年，世宗以诸御史不谙国体，心本无他，诏释归，以原职休致还籍。

坪，字坦公，山东高密人。康熙三十年进士。自刑部郎中
考选山西道御史，转掌陕西道。赴军，驻忒斯河。大漠荒寒，
盛夏冰雪，坪处之怡然。及归，闭户读书，终老於家。

长发，字廷舒，浙江秀水人。康熙三十三年进士，授南城
知县。行取礼部主事，考选广西道御史，转掌浙江道。遣戍，
予额外主事衔，随都统图腊赴征西将军营。还，驻归化城。后
命赴察汉新台。归，以原职休致。

图云，字伟南，江西南城人。康熙三十六年进士，授大竹
知县。行取礼部主事，考选河南道御史，转掌山东道，巡视东
城。

嘉猷，字切叔，江南溧阳人。康熙三十九年进士。自吏部
员外郎考选山西道御史。五十六年，王掞密请建储。未几，嘉
猷与同官八人亦合疏陈请，上疑之，掞几获罪，事具掞传。至
是，嘉猷复与彝等申请，获咎。

允晋，直隶清苑人。康熙四十五年进士。自户部员外郎考
选陕西道御史。

允符，字揆山，浙江嘉善人。康熙二十六年举人，授什邡
知县。行取江西道御史。

允〔，字用宾，浙江钱塘人。康熙三十九年进士，授安平
知县。行取工部主事，考选山东道御史。

玠，字荆襄，河南柘城人。康熙二十七年进士。自礼部郎
中考选广东道御史，巡视东城。谪戍忒斯军营，运粮西藏。居
塞上六年，著出塞集，备言屯戍之苦。释归，终於家。

怡，字仲友，浙江武康人。康熙二十七年进士，授长洲知
县。善听讼，吏胥惮之。尚书韩菼，怡师也，其姻党系狱，以
菼故请恕，怡怒杖之。选鄞州知州，行取工部主事。考选山东
道御史。谪戍时，年逾六十。以原职释归。

成 麋，字德培，江南吴县人。康熙四十七年举人，授内阁中书。累迁兵部郎中，考选福建道御史。

绍曾，字二乾，浙江山阴人。康熙二十五年举人，授开县知县。行取户部主事，授四川道御史。赴军，驻归化城，地当孔道。故事，徭役供张，取给於戍员。绍曾清介无馀资，困甚。迨释还，卒於途。又有邵璿，亦以疏请建储获罪。

璿，字玗亭，江南无锡人。自拔贡生授芮城知县。行取工部主事，授江南道御史，掌登闻院，巡视北城。六十年，遣戍军前。时同谪者十三人，图云、允符、成 麋、璿皆死於塞外，而给事中刘堂，御史柴谦、吴镐、程镡续以言事谪，同时释还，仍为十三人，世称“十三言官”。堂，彭泽人。谦，仁和人。镐，汉阳人。镡，钱塘人。

论曰：理密亲王在储位久，未闻显有失德，而终遭废黜，圣祖手诏，若有深痛钜慝至不可言者。夫以圣祖之仁明，而不克全监抚之重，终父子之恩，谗人罔极，靡所不至，甚矣！揆力主复故，圣祖虽深罪之，固谅其无他心。劳之辨谏於初废，大臣拜杖，已非故事；殊天保争於再黜，遂以诛死，罪及其亲。一则但责其沽名，一则深疑其受指，故谴有重轻欤？彝等但坐谪戍，已为宽典，拳拳效忠，固人臣之义也。

列传七十四

佟国维 马齐 子富良 马齐弟马武 马武子保祝
阿灵阿 子阿尔松阿 揆叙 鄂伦岱

佟国维，满洲镶黄旗人，佟国赖次子，孝康章皇后幼弟，孝懿仁皇后父也。顺治间，授一等侍卫。康熙九年，授内大臣。吴三桂反，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，谋为乱，以红帽为号。国维发其事，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，获十余人，械送刑部诛之。二十一年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、议政大臣。二十八年，推孝懿仁皇后恩，封一等公。

二十九年，师征噶尔丹，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军务，次乌阑布通，与兄都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战。国纲战没，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，溃遁。师还，以未穷追，部议当夺官，命罢议政大臣，镌四级留任。三十五年，从上征噶尔丹，出独石口，以驼运稽迟请罪，上贯之。三十六年，复从上征噶尔丹，噶尔丹窜死。叙功，还所镌级。四十三年，以老解任。

四十七年，皇太子允礽以病废幽禁，上郁怒成疾。国维奏：“皇上治事精明，断无错误。此事於圣躬关系甚大，请度日后若易於措置，祈速赐睿断；若难於措置，亦祈速赐睿断。总之，将原定意指熟虑施行是。”上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，诸大臣举皇子允禩，上愈不悖。旋以皇太子病愈，命释之。四十八年正月，召诸大臣诘孰先举允禩，实出大学士马齐。上召国维，举国维前奏语，问：“尔既解任，事与尔无与。乃先众陈奏，何意？”国维对：“臣虽解任，蒙皇上

命为国舅，冀圣躬速愈，故请速定其事。”上曰：“将来措置难易，至时自知之。人其可怀私而妄言乎？”次日，复谕曰：“尔每言祝天求佛，原皇上万岁。嗣后惟深念朕躬，谓诸皇子皆吾君之子，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，是即俾朕易於措置也。”

“阅月，上已定复立允礽为皇太子，又谕曰：“尔乃国舅，又为大臣。皇太子前染痲疾，朕为国家计，安可不行拘执？后知为人镇魘，调治全愈，又安可不行释放？朕拘执皇太子时，并无他意。不知尔肆出大言，激烈陈奏，果何心也？诸大臣闻尔言，众皆恐惧，遂欲立允禩为皇太子，列名保奏。朕临御已久，安享太平，并无所谓难措置者，臣庶亦各安逸得所。今因尔言，群小复肆为妄语，诸臣俱终日忧虑，若无生路。此事关系甚重，尔既有此奏，必有确见，其何以令朕及皇太子、诸皇子不致殷忧，众心亦可定？其明白陈奏。”

国维引罪请诛戮。上复谕曰：“朕特为安抚群臣，非欲有所诛戮。尔初陈奏，众方赞尔，谓如此方可谓国家大臣。今尔情状毕露，人将谓尔为何如人？朕断不加尔诛戮，尔其无惧，但不可卸责於朕。观尔言迷妄，其亦为人镇魘欤？”

五十八年，卒，赐祭葬。雍正元年，赠太傅，谥端纯。世宗手书“仁孝勤恪”榜，命表於墓道。子隆科多，自有传。

马齐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米斯翰子。由廕生授工部员外郎。历郎中，迁内阁侍读学士。康熙二十四年，出为山西布政使，擢巡抚。马齐入觐，上褒其居官勤慎，勉以始终如一。久之，上命九卿举督抚清廉如于成龙者，以马齐及范成勋、姚缔虞对。寻命偕成龙、开音布往按湖广巡抚张汧贪黷状。初命侍郎色楞额往按上荆南道祖泽深，并令察汧，色楞额曲庇，不以实陈。马齐与成龙覆按，具得汧、泽深贪墨状，并色楞额论罪如律。

二十七年，迁左都御史。时俄罗斯遣使请定界，诏遣大臣往议。马齐疏言：“俄罗斯侵据疆土，我师困之於雅克萨城，本可立时剿灭，皇上宽容，不忍加诛。今悔罪求和，特遣大臣往议，垂之史册，关系甚钜。其档案宜兼书汉字，使臣并参用汉员。”诏如议行。寻命偕尚书张玉书等勘阅河工。二十九年，列议政大臣。都御史与议政，自马齐始。寻迁兵部尚书。时喀尔喀诸部避噶尔丹侵掠，举族内乡。诏沿边安插，命马齐偕侍郎布图等先期檄左右翼部长至上都河、额尔屯河两界以待。上出塞，喀尔喀诸部朝行在，定诸王、贝子、公等爵秩牧地。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，命马齐往按，寘诸法。调户部尚书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命马齐檄喀喇沁、翁牛特兵备战。还京师，兼理藩院尚书。噶尔丹旋败遁，诏来春复亲出塞，命先期往宁夏安置驿站。三十八年，授武英殿大学士，赐御书“永世翼戴”榜。

四十七年冬，皇太子允礽既废，储位未定，佟国维奏请速断。上召满、汉文武诸大臣集畅春园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。上意在复立皇太子，而诸皇子中贝勒允禩凯为皇太子最力，诸大臣揆叙、王鸿绪及佟国纲子鄂伦岱等为为之羽翼。集议日，马齐先至，张玉书后入，问：“众意谁属？”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。俄，上命马齐毋预议，马齐避去。阿灵阿等书“八”字密示诸大臣，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，上不恚。明年正月，召诸大臣问其日先举允禩者为谁，群臣莫敢对。上严诘，群指都统巴琿岱。上曰：“是必佟国维、马齐意也。”马齐奏辩。巴琿岱言汉大臣先举。上以问大学士张玉书，玉书乃直举马齐语以对。上曰：“马齐素谬乱。如此大事，尚怀私意，谋立允禩，岂非为异日恣肆专行计耶？”马齐复力辩，辞穷，先出。翌日，上谕廷臣曰：“马齐效用久，朕意欲保全之。昨乃拂袖

而出，人臣作威福如此，罪不可赦！”遂执马齐及其弟马武、李荣保下狱。王大臣议马齐斩，马武、李荣保坐罪有差，尽夺其族人官，上不忍诛，命以马齐付允禩严锢，李荣保、马武并夺官。

四十九年，俄罗斯来互市，上念马齐习边事，令董其事，李荣保、马武皆复起。寻命马齐署内务府总管。五十五年，复授武英殿大学士。

世宗即位，降敕褒谕，予一等阿达哈哈番，寻命袭其祖哈什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，进二等伯，加太子太保。雍正元年，改保和殿，进太保。三年，复降诏褒其忠诚，加拜他喇布勒哈番，以其子富良袭。十三年，引疾乞罢，许致仕。乾隆四年，病笃，高宗谕谓马齐历相三朝，年逾大耋，举朝大臣未有及者，命和亲王及皇长子视疾。寻卒，年八十八，赠太傅，谥文穆。子富兴，袭爵，坐事黜，以富良袭，进一等伯。十五年，加封号曰敦惠。

富良，自散秩大臣授銮仪卫銮仪使，累迁西安将军，兼领侍卫内大臣。卒，谥恭勤。

马武，马齐弟。初授侍卫，兼管佐领。累擢镶白旗汉军副都统。因马齐得罪夺官。旋起内务府总管，迁镶白旗蒙古都统。世宗即位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雍正四年，卒，命视伯爵赐恤，授三等阿达哈哈番，赐祭葬，谥勤恪。

马武子保祝，初授侍卫。累迁直隶提督，以病解任，起正红旗蒙古都统。卒，谥恭简。

阿灵阿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遏必隆第五子。初任侍卫，兼佐领。康熙二十五年，袭一等公，授散秩大臣，擢镶黄旗满洲都统。阿灵阿女兄，上册为贵妃。贵妃薨，殡朝阳门外，阿灵阿举家在殡所持丧。与兄法喀素不睦，欲致之死，乃

播蜚语诬法喀。法喀以闻，上震怒，夺阿灵阿职，仍留公爵。寻授一等侍卫，累迁正蓝旗蒙古都统，擢领侍卫内大臣、理藩院尚书。四十七年，与揆叙、王鸿绪等密议举允禩为皇太子。上以马齐示意诸大臣，予严谴，不复穷治兴大狱。五十五年，卒。

子阿尔松阿，降袭二等公，擢领侍卫内大臣、刑部尚书。雍正二年，世宗召诸大臣谕曰：“本朝大臣中，居心奸险，结党营私，惟阿灵阿、揆叙为甚。当年二阿哥之废，断自圣衷。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？乃阿灵阿、揆叙攘为己力，要结允禩等，造作无稽之言，转相传播，致皇考愤懣，莫可究诘。阿灵阿子阿尔松阿柔奸狡猾，甚於其父。令夺官，遣往奉天守其祖墓；并将阿灵阿墓碑改镌‘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’，以正其罪。”四年，命诛阿尔松阿，妻子没入官。乾隆元年，以阿灵阿墓碑立祖莹前，墓已迁而碑尚存，命去之。妻子释令归旗。

揆叙，字凯功，纳喇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大学士明珠子。康熙三十五年，自二等侍卫授翰林院侍读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累擢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兼礼部侍郎。奉使册封朝鲜王妃。寻充经筵讲官，教习庶吉士。迁工部侍郎。

初，明珠柄政，势焰薰灼。大治园亭，宾客满门下。揆叙交游既广，尤工结纳，素与允禩相结。皇太子既废，揆叙与阿灵阿等播蜚语，言皇太子诸失德状，杜其复立。四十七年冬，上召满、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，揆叙及阿灵阿、鄂伦岱、王鸿绪等私与诸大臣通消息，诸大臣遂举允禩。事具马齐传。

五十一年，迁左都御史，仍掌翰林院事。疏言：“近闻外省塘报，故摭拾大小事件，名曰‘小报’，骇人耳目。请饬严

禁，庶好事不端之人，知所儆惧。”诏允行。五十六年，卒，谥文端。雍正二年，发揆叙及阿灵阿罪状，追夺揆叙官，削谥。墓碑改铸“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”。

鄂伦岱，满洲镶黄旗人，佟国纲长子。初任一等待卫。出为广州驻防副都统。康熙二十九年，擢镶黄旗汉军都统，袭一等公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鄂伦岱领汉军两旗火器营，出古北口。扈蹕北巡塞外。三十六年，擢领侍卫内大臣。坐事降一等待卫。寻授散秩大臣。四十六年，复授领侍卫内大臣。五十九年，命出边管蒙古驿站。世宗立，召还，授正蓝旗汉军都统。

雍正三年，谕曰：“鄂伦岱与阿灵阿皆党於允禩。当日允禩得罪，皇考时方驻蹕遥亭，命执允禩门下宦者刑讯，具言鄂伦岱等党附状。鄂伦岱等色变，不敢置辩。四十九年春，皇考自霸州回銮，途中责鄂伦岱等结党，鄂伦岱悍然不顾。又从幸热河，皇考不豫，鄂伦岱日率乾清门侍卫较射游戏。皇考於行围时数其罪，命侍卫鞭撻之。鄂伦岱顽悍怨望，虽置极典，不足蔽辜。朕念为皇祖妣、皇妣之戚，父又阵亡，不忍加诛。令往奉天与阿尔松阿同居。”四年，与阿尔松阿并诛，仍谕不籍其家，不没其妻子。

子补熙，自廕生授理藩院员外郎，袭国纲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，官至绥远城将军。卒。谥温僖。

论曰：理密亲王既废，自诸皇子允禔、允禔我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禩，圣祖终不许。诚以储位至重，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。佟国维陈奏激切，意若不利於故皇太子，语不及允禩，而意有所在，马齐遂示意诸大臣。然二人者，皆非出本心，圣祖谅之，世宗亦谅之，故能恩礼勿替，赏延於后嗣。若阿灵阿父子、揆叙、鄂伦岱、王鸿绪固拥允禩最力者，世宗既谴允禩，

诸臣生者被重诛，死者蒙恶名，将安所逃罪？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，被论。事别见，故不著於此篇。

列传七十五

鄂尔泰 弟鄂尔奇 子鄂弼 鄂宁
张廷玉 子若霭 若澄 若淳 从子若淮

鄂尔泰，字毅庵，西林觉罗氏，满洲镶蓝旗人，世居汪钦。国初有屯泰者，以七村附太祖，授牛录额真。子图扞，事太宗，从战大凌河，击明将张理，阵没，授备御世职。雍正初，祀昭忠祠。

鄂尔泰，其曾孙也。康熙三十八年举人。四十二年，袭佐领，授三等侍卫。从圣祖猎，和诗称旨。五十五年，迁内务府员外郎。世宗在籓邸，偶有所嘱，鄂尔泰拒之。世宗即位，召曰：“汝为郎官拒皇子，其执法甚坚。”深慰谕之。雍正元年，充云南乡试考官，特擢江苏布政使。於廨中建春风亭，礼致能文士，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。以应得公使银买穀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，分贮苏、松、常三府备赈贷。察太湖水利，拟疏下游吴淞、白茆，役未举。

三年，迁广西巡抚，甫上官，调云南，以巡抚治总督事。贵州仲家苗为乱二十馀年，巡抚石礼哈、提督马会伯请用兵，上未即许。巡抚何世璜疏言仲家苗药箭鋗利，地势险阻，用兵不易，上即命世璜招抚，久未定，诏谕鄂尔泰。四年春，疏言：“云、贵大患无如苗、蛮。欲安民必制夷，欲制夷必改土归流。而苗疆多与邻省相错，即如东川、乌蒙、镇雄，皆四川土府，东川距云南四百馀里。去冬乌蒙攻掠东川，滇兵击退，而川省令箭方至。乌蒙距云南省城亦仅六百馀里，钱粮不过三百

馀两，取於下者百倍。一年四小派，三年一大派，小派计钱，大派计两。土司娶子妇，土民三载不敢婚。土民被杀，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，终身不见天日。东川虽已改流，尚为土目盘据，文武长寓省城，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。若改隶云南，俾臣得相机改流，可设三府、一镇。此事连四川者也。广西土府、州、县、峒、寨等一百五十馀员，分隶南宁、太平、思恩、庆远四府。其为边患，自泗城土府外，皆土目横於土司。黔、粤以牂牁江为界，而粤属西隆州与黔属普安州越江互相斗入。苗寨寥阔，将吏推诿。应以江北归黔，江南归粤，增州设营，形格势禁。此事连广西者也。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，江外为车里、缅甸、老挝诸境，其江内镇沅、威远、元江、新平、普洱、茶山诸夷，巢穴深邃，出没鲁魁、哀牢间，无事近患腹心，有事远通外国。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，江内宜流不宜土。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。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，苗患甚於土司。苗疆四围几三千馀里，千三百馀寨，古州踞其中，群寨环其外。左有清江可北达楚，右有都江可南通粤，蟠据梗隔，遂成化外。如欲开江路通黔、粤，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。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。臣思前明流、土之分，原因烟瘴新疆，未习风土，故因地制宜，使之乡导弹压。今历数百载，以夷治夷，即以盗治盗，苗、僮无追赃抵命之忧，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。直至事上闻，行贿详结，上司亦不深求，以为镇静，边民无所控诉。若不剷蔓塞源，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，皆非治本。改流之法：计擒为上，兵剿次之；令其自首为上，勒献次之。惟剿夷必练兵，练兵必选将。诚能赏罚严明，将土用命，先治内，后攘外，实边防百世之利。”疏入，上深然之。

会石礼哈疏报遣兵击破谷隆、长寨、者贡、羊城诸隘，擒其渠阿革、阿给及诸苗之从为乱者，上命交鄂尔泰按谏。五

月，鄂尔泰遣兵三道入：一自谷隆，一自焦山，一自马落孔。破三十六寨，降二十一寨，抚苗民五百馀户、二千馀口，察出荒熟田地三万亩。又以镇远土知府刁瀚、霑益土知州安於藩素凶诈，计擒之；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乞免死，改土归流。鄂尔泰疏报仲家苗悉定。上嘉其成功速，令议叙。旋条上经理仲苗诸事，报可。十月，真除云贵总督。

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锺为乱，侵东川。鄂尔泰请以东川改隶云南，上从之。仍命会四川总督岳锺琪按治，招其渠禄鼎坤投降。鄂尔泰令鼎坤招万锺，数往不就抚，乃檄总兵刘起元率师讨之，破其所居寨。万锺走匿镇雄土司陇庆侯所。五年，万锺诣锺琪降，庆侯亦诣锺琪请改土归流。上命锺琪以万锺、庆侯交鄂尔泰按谡。叙功，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。三月，镇沅保刁如珍等戕官焚掠，遣兵讨平之，获如珍。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，又发兵屯者相，立七营。鄂尔泰疏劾，令诸道兵候檄进讨，映宸乞免死存祀，改土归流。鄂尔泰请映宸送浙江原籍，留其弟映翰奉祀。七月，发兵与湖北师会讨定谬冲花苗，获其渠，降其馀众。威远倮札铁匠等、新平倮李百叠等应如珍为乱。九月，鄂尔泰檄临元总兵孙宏本率师讨之，获札铁匠，降李百叠。威远、新平皆定。十一月，招降长寨后路苗百八十四寨，编户口，定额赋。得旨嘉奖，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。十二月，攻破云南倮窝泥种，取六茶山地千馀里，划界建城，置官吏。

云南南徼地与安南接，前总督高其倬疏言安南国界应属内地者百二十里，请以赌咒河为界。安南国王黎维禔奏辩，上命鄂尔泰清察。鄂尔泰请与地八十里，於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立界，上从之，敕谕安南。六年，维禔表谢，上嘉其知礼，命复与四十里。旋讨擒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、则补土目禄世豪；

按治米贴土目禄永孝，论斩。永孝妻陆氏结僮为乱，檄总兵张耀祖讨之，攻克门坎山。师入，获陆氏。米贴平。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，提督田峻不能讨。鄂尔泰遣兵往，侬杀光色以降。上命鄂尔泰总督云、贵、广西三省，发帑十万犒师。旋又抚贵州拜克猛、长寨、古羊等生苗百四十五寨。十月，万寿节，云南卿云见，鄂尔泰疏闻。

七年正月，命超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，云、贵两省巡抚、提督、总兵，文知县、武千总以上，皆加级。三月，令按察使张广泗率师攻贵州丹江鸡沟生苗，破其寨，种人悉降。上下九股、清水江、古州诸地以次定。下部议叙，鄂尔泰疏辞，而乞予曾祖图扞封典，俾昭忠祠位得改书赠官，列大臣之末，上允其请，仍命议叙。七月，招安顺、高耀等寨生苗及侬、仲诸种人内附。十月，云南赵州醴泉出，鄂尔泰疏闻。上褒鄂尔泰化民成俗，格天致瑞，寻加少保。八年五月，招黎平、都匀等寨生苗内附。鄂尔泰既讨定群苗为乱者，诸土司慑军威纳土，疆理其地，置郡县，设营汛，重定三省及四川界域，而诸土司世守其地，一旦归版籍，其渠诛夷、迁徙皆不幸。

属苗内愤，乌蒙倮最狡悍，总兵刘起元移镇其地，恣为贪虐。六月，禄鼎坤及其族人鼎新、万福遂纠众攻城，劫杀起元及游击江仁、知县赛枝大等，尽戕其孥。鄂尔泰疏闻，请罢斥，上慰谕之。乌蒙既陷，江外凉山、下方、阿驴，江内巧家营、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皆起而应之，又令则补、以址诸寨要截江路，以则、以擢诸寨窥伺城邑，东川境内挖泥、矣氏、歹补、阿汪诸寨，东川境外急罗箐、施鲁、古牛、毕古诸寨，及武定、寻甸、威宁、镇雄所属诸夷，远近响应，杀塘兵，劫粮运，堵要隘，毁桥樑，所在屯聚为乱。鄂尔泰集官兵万数千人，土兵半之，分三路进攻：令总兵魏翥国攻东川；哈

元生攻威宁，副将徐成贞副之；参将韩勋攻镇雄。翥国师行，土目禄鼎明遣行刺，被创，以总兵官禄代将。师进，焚苗寨十三。遣游击何元攻急罗箐，杀三百馀，降一百三十馀。游击纪龙攻者家海，破寨，尽歼其众。勋与苗兵遇於莫都，战一昼夜，破寨四，杀数百人。进攻奎乡，战三日，杀二千馀。元生、成贞自威宁攻乌蒙，射杀其渠黑寡、暮末，连破寨八十馀，击败其众数万，遂克乌蒙。鄂尔泰檄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，剖肠截脰，分悬崖树间，群苗誓栗。上奖鄂尔泰及诸将，以元生、成贞、勋为功首，发帑犒师。陇庆侯庶母二禄氏、四川沙马土妇沙氏以不从乱，给诰命，赉银币。於是苗疆复定。鄂尔泰令於云、贵界上筑桥，命曰庚戌桥，以年纪其绩也。

是岁，永昌边外孟连土司请岁纳厂课六百，鹤庆边外嫩子请岁贡土物，鄂尔泰疏闻。上以边外野夷向化，命减孟连厂课之半。嫩子入贡，犒以盐三百斤。九年，疏请重定乌蒙、镇远、东川、威宁营汛。别疏请兴云南水利，濬嵩明州杨林海，开垦周围草塘，疏宜良、寻甸诸水，耕东川城北漫海，筑浪穹羽河诸堤，修临安诸处工，暨通粤河道，皆下部议行。十年，召拜保和殿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办理军机事务。叙定苗疆功，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，上特命授一等伯爵，世袭。

师讨准噶尔，六月，命鄂尔泰督巡陕、甘，经略军务。九月，师破敌额尔德尼昭，鄂尔泰檄大将军张广泗遣兵截袞塔马哈戈壁，断敌北遁道。寻疏请屯田。十一年六月，还京师。入对，言准部未可骤灭，用兵久，敝中国，无益，上颇然之。

十三年，台拱苗复叛。上命设办理苗疆事务处，以果亲王、宝亲王、和亲王、鄂尔泰及大学士张廷玉等董其事。苗患日炽，焚掠黄平、施秉诸地。鄂尔泰以从前布置未协，引咎请罢斥，并削去伯爵。上曰：“国家锡命之恩，有功则受，无功则辞，

古今通义。”允其请，予休沐，仍食俸。寻命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。

八月，世宗疾大渐，鄂尔泰仍以大学士与庄亲王允禄，果亲王允礼，大学士张廷玉，内大臣丰盛额、讷亲、海望同被顾命。鄂尔泰与廷玉捧御笔密诏，命高宗为皇太子。俄，皇太子传旨命鄂尔泰等辅政。世宗崩，宣遗诏以鄂尔泰志秉忠贞，才优经济，命他日配享太庙。高宗即位，命总理事务，进一等精奇尼哈番。乾隆二年十一月，辞总理事务，授军机大臣；又辞兼管兵部，上不许，加拜他喇布勒哈番，合为三等伯，赐号襄勤。迭主会试，充领侍卫内大臣、议政大臣、经筵讲官。

四年，南河河道总督高斌请开新运口，河东河道总督白锺山请复漳河故道，命鄂尔泰按视。寻加太保。七年，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，命王大臣会鞫，请夺鄂尔泰官逮问，上不许。十年，以疾乞解任。上慰留，加太傅。卒，命遵遗诏配享太庙，并祀贤良祠，赐祭葬，谥文端。二十年，内阁学士胡中藻以诗辞悖逆获罪，中藻出鄂尔泰门下，鄂尔泰从子甘肃巡抚鄂昌与唱和，并坐谴。上追咎鄂尔泰植党，命撤出贤良祠。

鄂尔泰弟鄂尔奇，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雍正中，四迁至侍郎，历工、礼二部，署兵部。五年，擢户部尚书，兼步军统领。十一年，直隶总督李卫论劾坏法营私、紊制扰民诸状，鞫实，当治罪，上推鄂尔泰恩，宥之。十三年，卒。

鄂尔泰子鄂容安，鄂实，鄂弼，鄂宁，鄂圻，鄂谟。鄂容安自有传。鄂实与高天喜同传。

鄂弼初授三等侍卫，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。出为山西巡抚，调陕西，署西安将军。擢四川总督，未上官，卒，赐祭葬，谥

勤肃。

鄂宁，举人，初授户部笔帖式。屡以员外郎署副都统，复自郎中擢礼部侍郎。出为湖北巡抚，调湖南，再调云南。师征缅甸，云南总督杨应琚战失利，鄂宁以实疏闻。明端代应琚，深入战死。鄂宁劾参赞额勒登额、提督谭五格逗遛失机。上奖鄂宁，加内大臣衔，即命代明瑞为云贵总督。寻以与参赞舒赫德合疏议抚失上指，夺内大臣衔，左授福建巡抚，迭降蓝翎侍卫。卒。

张廷玉，字衡臣，安徽桐城人，大学士英次子。康熙三十九年进士，改庶吉士。散馆授检讨，直南书房，以忧归。服除，迁洗马，历庶子、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。五十九年，授刑部侍郎。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，巡抚李树德令捕治，得百五十余人。上命廷玉与都统讷赖、学士登德会勘，戮七人、戍三十五人而讫定。旋调吏部。

世宗即位，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、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，赐廕生视一品，擢礼部尚书。雍正元年，复命直南书房。偕左都御史硃轼充顺天乡试考官，上嘉其公慎，加太子太保。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调户部。疏言：“浙江衢州，江西广信、赣州，毗连闽、粤，无籍之徒流徙失业，入山种麻，结棚以居，号曰‘棚民’。岁月既久，生息日繁。其强悍者，辄出剽掠。请敕督抚慎选廉能州县，严加约束。其有读书向学，膂力技勇，察明考验录用，庶生聚教训，初无歧视。”下督抚议行。命署大学士事。四年，授文渊阁大学士，仍兼户部尚书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五年，进文华殿大学士。六年，进保和殿大学士，兼吏部尚书。七年，加少保。

八年，上以西北用兵，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，以怡亲王允祥、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。嗣改称办理军机处。廷玉定

规制：诸臣陈奏，常事用疏，自通政司上，下内阁拟旨；要事用摺，自奏事处上，下军机处拟旨，亲御硃笔批发。自是内阁权移於军机处，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，始得预政事，日必召入对，承旨，平章政事，参与机密。

廷玉周敏勤慎，尤为上所倚。上偶有疾，奖廷玉等翊赞功，各予一等阿达哈哈番，世袭。廷玉请以子编修若霭承袭。十一年，疏言：“诸行省例，凡罪人重者收禁，轻者取保。独刑部不论事大小、人首从，皆收禁，累无辜。请如诸行省例，得分别取保。刑部引律例，往往删截，但用数语，即承以所断罪；甚有求其彷彿，比照定义者：高下其手，率由此起。请敕都察院、大理寺驳正；扶同草率，并予处分。”命九卿议行。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，复即本籍谕祭，命廷玉归行礼，并令子若霭从；弟廷璐督江苏学政，亦命来会。发帑金万为英建祠，并赐冠带、衣裘及貂皮、人参、内府书籍五十二种。十二月，廷玉疏言：“行经直隶，被水诸县已予赈，尚有积潦不能种麦，请敕加赈一月。”并议以工代赈。得旨允行。十二年二月，还京师，上遣内大臣、侍郎海望迎劳卢沟桥，赐酒膳。十三年，世宗疾大渐，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。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，抒诚供职，命他日配享太庙。高宗即位，命总理事务，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，合为三等子，仍以若霭袭。

乾隆元年，明史成，表进，命仍兼管翰林院事。二年十一月，辞总理事务，加拜他喇布勒哈番，特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，赐号勤宣，仍以若霭袭。四年，加太保。寻谕：“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，廷玉为例外，命自兼，不必令若霭袭。”又谕：“廷玉年已过七十，不必向早入朝，炎暑风雪无强入。”十一年，若霭卒。上以廷玉入内廷须扶掖，命次子庶吉士若澄直南书房。十三年，以老病乞休。上谕曰：“卿受两朝厚恩，

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，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？”廷玉言：“宋、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。且七十悬车，古今通义。”上曰：“不然。易称见几而作，非所论於国家关休戚、视君臣为一体者。使七十必令悬车，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？武侯鞠躬尽瘁，又何为耶？”廷玉又言：“亮受任军旅，臣幸得优游太平，未可同日而语。”上曰：“是又不然。皋、夔、龙、比易地皆然。既以身任天下之重，则不以艰钜自诿，亦岂得以承平自逸？朕为卿思之，不独受皇祖、皇考优渥之恩，不可言去；即以朕十馀年眷待，亦不当言去。朕且不忍令卿去，卿顾能辞朕去耶？朕谓致仕之义，必古人遭逢不偶，不得已之苦衷。为人臣者，设预存此心，必将漠视一切，泛泛如秦、越，年至则奉身以退，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？是不可以不辨。”因命举所谕宣告朝列，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，廷玉自是不敢言去。然廷玉实老病，十四年正月，命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，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。是冬，廷玉乞休沐养病，上命解所兼领监修、总裁诸职，且令军机大臣往省。廷玉言：“受上恩不敢言去，私意原得暂归。后年，上南巡，当於江宁迎驾。”上乃许廷玉致仕，命待来春冰泮，舟行归里。亲制诗三章以赐，廷玉入谢，奏言：“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，上年奉恩谕，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，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。免冠叩首，乞上一言为券。”上意不悻，然犹为颁手诏，申世宗成命，并制诗示意，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。次日，遣子若澄入谢。上以廷玉不亲至，遂发怒，命降旨诘责。军机大臣傅恆、汪由敦承旨，由敦为乞恩，旨未下。又次日，廷玉入谢，上责由敦漏言，降旨切责。廷臣请夺廷玉官爵，罢配享。上命削伯爵，以大学士原衔休致，仍许配享。十五年二月，皇长子定安亲王薨，方初祭，廷玉即请南还，上愈怒，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廷玉，

命自审应否配享。廷玉惶惧，疏请罢配享治罪。上用大学士九卿议，罢廷玉配享，仍免治罪。又以四川学政编修硃荃坐罪，荃为廷玉姻家，尝荐举，上以责廷玉，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。二十年三月，卒，命仍遵世宗遗诏，配享太庙，赐祭葬，谥文和。

乾隆三年，上将临雍视学，举古礼三老五更，谕鄂尔泰及廷玉。廷玉谓无足当此者，撰议以为不可行。四十三年，上撰三老五更说，辟古说踳驳，命勒碑辟雍。五十年，复见廷玉议，以所论与上同，命勒碑其次，并题其后，谓“廷玉有此卓识，乃未见及。朕必遵皇考遗旨，令其配享。古所谓老而戒得，朕以廷玉之戒为戒，且为廷玉惜之。”终清世，汉大臣配享太庙，惟廷玉一人而已。

子若霭，字晴岚。雍正十一年进士。廷试，世宗亲定一甲三名。拆卷知为廷玉子，遣内侍就直庐宣谕。廷玉坚辞，乃改二甲一名，授编修，直南书房，充军机章京。乾隆间，屡迁至内阁学士。若霭工书画，内直御府所藏，令题品鉴别，诣益进。十一年，扈上西巡，感疾，归卒。

若澄，字镜壑。乾隆十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直南书房，累迁至内阁学士。卒。若澄亦工画，亚若霭。

若渟，字圣泉。入赀授刑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，再迁郎中。出为云南澂江知府、四川建昌道。内擢太仆少卿，五迁至侍郎，历工、刑、户诸部。嘉庆五年，授兵部尚书，调刑部。七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赐祭葬，谥勤恪。

从子若淮，字树穀。雍正八年进士，授兵部主事。考选江西道御史。擢鸿胪寺少卿，六迁刑部侍郎，擢左都御史。上命旌恤胜朝殉节诸臣，若淮请遍行采访。下大学士、九卿议，以为明史外兼采各省通志，专谥、通谥已至千五六百人，不必更

行采访。若淮以老乞休。上南巡，屡迎谒。五十年，与千叟宴，御书榜以赐。归，又二年，卒。

论曰：世宗初即位，擢鄂尔泰於郎署，不数年至总督。廷玉已贰礼部，内直称旨，不数年遂大拜。军机处初设，职制皆廷玉所定。鄂尔泰稍后，委寄与相埒。庶政修举，宇内乂安，遂乃受遗命，侑大烝，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。顾以在政地久，两家子弟宾客，渐且竞权势、角门户，高宗烛几摧萌，不使成朋党之祸，非二臣之幸欤？

列传七十六

硃轼 徐元梦 蒋廷锡 子溥 迈柱 白潢 赵国麟
田从典 子懋 高其位 逊柱 尹泰 陈元龙

硃轼，字若瞻，江西高安人。康熙三十二年，举乡试第一。三十三年，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。潜江俗敝赋繁，轼令免耗羨，用法必持平。有斗殴杀人狱，上官改故杀，轼力争之，卒莫能夺。四十四年，行取，授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四十八年，出督陕西学政。修横渠张子之教，以知礼成性、变化气质训士。故事，试册报部科，当有公使钱。轼独无，坐迟误被劾，士论为不平。会有以其事闻上者，上命轼毕试事。五十二年，擢光禄寺少卿。历奉天府尹、通政使。

五十六年，授浙江巡抚。五十七年，疏请修筑海塘：北岸海宁老盐仓千三百四十丈，南岸上虞夏盖山千七百九十丈；并议开中亶淤沙，复江海故道。又疏言：“海宁沿塘皆浮沙，虽长椿巨石，难期保固。当用水櫃法，以松、杉木为 匱，实碎石，用为塘根，上施巨石为塘身。附塘为坦坡，亦用水櫃，外砌巨石二三重，高及塘之半，用护塘址。塘内为河，名曰备塘河。居民筑坝积淤，应去坝濬河，即以其土培岸。”俱下部议行。杭州南、北两关税，例由巡抚监收。轼以税口五十馀，稽察匪易，请委员兼理。部议以杭州捕盗同知监收，仍令巡抚统辖。五十八年，疏劾巡盐御史哈尔金索商人贿，上命尚书张廷枢、学士德音按治，论如律。五十九年，擢左都御史。六十年，遭父丧，命在任守制，疏辞，上不许，请从军自效。

上以山、陕旱灾，发帑五十万，命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劝赈治赈。轼往山西，疏请令被劾司道以下出资贍饥民，富民与商人出资於南省余米，暂停淮安、凤阳等关米税；饥民流徙，令所在地方官安置，能出资以贍者得题荐；饥民群聚，易生病疫，设厂医治。又疏言：“仓庾积贮，有司平日侵蚀，遇灾复假平糶、借贷、煮粥为名，以少报多，有名无实。请敕详察亏空，少则勒限补还，多则严究治罪。至因赈动仓穀，辄称捐俸抵补，俸银有限，仓穀甚多。借非实借，还非实还，宜并清覈。皆从所议行。别疏请令山西各县建社仓，引泉溉田。上谓：“社仓始於硃子，仅可行於小县乡村。若奏为定例，官吏奉行，久之，与民无益。山、陕山多水少，间有泉源，亦不能暢引溉田。轼既以为请，即令久驻山西，鼓励试行。”轼自承冒昧，乞寝其议，上不许。未几，川陕总督年羹尧劾西安知府徐容、凤翔知府甘文煊亏帑，请特简亲信大臣会鞫。上命轼往勘，得实，论如律。六十一年，乞假葬父，归。

世宗即位，召诣京师，充圣祖实录总裁，赐第。雍正元年，命直南书房。予其母冷氏封。加吏部尚书衔，寻复加太子太保。充顺天乡试考官，嘉其公慎，进太子太傅。二年，兼吏部尚书。命勘江、浙海塘。三年，还，奏：“浙江馮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，旧土塘三道，本为民灶修筑。今民灶无力，应动帑兴修。自临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，土塘七千丈，应以石为基，就石累土。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，土塘七百六十六丈，应就塘加宽，覆条石於巔，塘外以乱石为子塘，护塘址当修砌完固。至子塘处，依式兴筑。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，圯八十丈，溃七十丈，均补筑。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。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，土塘六千二百馀丈，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。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，水势稍缓，土塘加筑高厚，足

资捍御。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。”下部议行。拜文华殿大学士，兼吏部尚书。

上命怡亲王胤祥总理畿辅水利营田，以轼副之。四年，请分设四局，各以道员领其事。二月，轼遭母丧，命驰驿回籍，谕曰：“轼事母至孝，但母年八十馀，禄养显扬，俱无馀憾。当节哀抑恸，护惜此身，为国家出力。”赐内帑治丧，敕江西巡抚俟轼至家赐祭。轼奏谢，乞终制，上允解任，仍领水利营田，期八月诣京师。九月，轼将至，遣学士何国宗、副都统永福迎劳，许素服终丧。上以浙江风俗浇漓，特设观风整俗使，轼疏言：“风俗浇漓，莫甚於争讼。臣巡抚浙江，知杭、嘉、湖、绍四府民最好讼。请增设杭嘉湖巡道，而以绍兴属宁台道。民间词讼冤抑，准巡道申理。”上从其请。六年，以病乞解任，上手诏留之。八年，怡亲王薨，命轼总理水利营田。寻兼兵部尚书，署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十三年，议筑浙江海塘，轼请往董其役，上俞之，敕督抚及管理塘工诸大臣咸听节制。

高宗即位，召还，命协同总理事务，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。时治狱尚刻深，各省争言开垦为民累，轼疏言：“四川丈量，多就熟田增加钱粮；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，其实多系虚无。因请通行丈量，冀求熟田弓口之馀，以补报垦无著之数。大行皇帝洞烛其弊，饬停止丈量；而前此虚报升科，入册输粮，小民不免苦累。河南报垦亦多不实。州县田间有未能耕种之处，或因山区硗确，旋垦旋荒；或因江岸河滨，东坍西涨。是以荒者未尽开垦，垦者未尽升科。至已熟之田，或粮额甚轻，亦由土壤硗瘠，数亩不敌腴田一亩，非欺隐者比。不但丈量不可行，即令据实首报，小民惟恐察出治罪，勉强报升，将来完纳不前，仍归荒废。请停止丈量，饬禁首报，详察现在报垦之田，有不实者，题请开除。”又疏言：“法吏以严刻为能，不问是非曲

直，刻意株连，惟逞锻鍊之长，希著明察之号。请敕督抚谕有司，讞狱务虚公详慎，原情酌理，协於中正。刑具悉遵定制，不得擅用夹棍、大枷。”上深嘉纳之。

乾隆元年，充世宗实录总裁。九月，病笃，上亲临视疾。轼力疾服朝服，令其子扶掖，迎拜户外。翌日，卒。遗疏略言：“万事根本君心，用人理财，尤宜慎重。君子小人，公私邪正，判在几微，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。至国家经费，本自有馀，异日倘有言利之臣，倡加赋之税，伏祈圣心乾断，永斥浮言，实四海苍生之福。”上震悼辍朝，复亲临致奠，发帑治丧。赠太傅，赐祭葬，谥文端。

轼朴诚事主，纯修清德，负一时重望。高宗初典学，世宗命为师傅，设席懋勤殿，行拜师礼。轼以经训进讲，亟称贾、董、宋五子之学。高宗深重之，怀旧诗称可亭硃先生，可亭，轼号也。子必塔，以廕生官至大理寺卿；璡，进士，官至左庶子；必坦，举人，袭骑都尉。

徐元梦，字善长，舒穆禄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康熙十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户部主事。二十二年，迁中允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寻复迁侍讲。徐元梦以讲学负声誉，大学士明珠欲罗致之，其迂词曹直讲筵，明珠尝荐於上。徐元梦以明珠方擅政，不一至其门，而掌院学士李光地亦好讲学，贤徐元梦及侍讲学士德格勒，亟称於上前，二人者每於上前相推奖；明珠党蜚语谓与光地为党。二十六年夏，上御乾清宫，召陈廷敬、汤斌、徐乾学、耿介、高士奇、孟亮揆、徐潮、徐嘉炎、熊赐瓚、励杜讷及二人入试，题为理学真伪论。方属草，有旨诘二人，德格勒於文后申辩，徐元梦卷未竟。上阅毕，於德格勒及赐瓚有所讙让，命同试者互校，斌仍称徐元梦文为是。

是时斌被命辅导皇太子，寻亦命徐元梦授诸皇子读。秋，

上御瀛台，教诸皇子射，徐元梦不能挽强，上不怿，责徐元梦。徐元梦奏辩，上益怒，命扑之，创，遂籍其家，戍其父母。其夜，上意解，令医为治创。翌日，命授诸皇子读如故。徐元梦乞赦其父母，已就道，使追还。冬，掌院学士库勒纳奏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，并言与徐元梦互相标榜，夺官逮下狱。二十七年春，狱上，当德格勒立斩，徐元梦绞。上命贷徐元梦死，荷校三月，鞭百，入辛者库。上徐察徐元梦忠诚，三十二年，命直上书房，仍授诸皇子读。寻授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。四十一年，充顺天乡试考官。五十年，谕曰：“徐元梦繙译，现今无能过之。”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。五十一年，充会试考官。五十二年，擢内阁学士，归原旗。

五十三年，授浙江巡抚，上谕之曰：“浙江驻防满洲兵，尔当与将军协同训练。钱粮有亏空，尔宜清理，无累百姓。至於用人，当随材器使，不可求全。”赐御制诗文集及鞍马以行。五十四年，疏言：“杭州、绍兴等七府旱潦成灾，已蒙蠲赈，并截漕平糶。未完额赋，尚有十三万馀两，请秋成后徵半，馀俟来岁。”上允之。又疏陈修复万松岭书院，上赐“浙水敷文”榜，因请以敷文名书院。

五十六年，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缺员，吏部以请。上曰：“是当以不畏人兼学问优者任之。”以命徐元梦。上谕科场积习未除，命甄别任满学政及考官不称职者，皆劾罢之。五十七年，迁工部尚书，仍兼掌院学士。六十年，上赐以诗，谓：“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，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祇此一人。”

世宗即位，复命直上书房，授诸皇子读。雍正元年，命与大学士张鹏翮等甄别翰詹各官不称职者，勒令解退回籍。大学士富宁安出视师，命徐元梦署大学士。寻复命兼署左都御史，充明史总裁，调户部尚书。四年，以繙译本章错误夺官，命在

内阁学士之列效力行走，仍司繙译。八年，复坐前在浙江失察吕留良逆书，命同繙译中书行走。十三年，充繙译乡试考官。

高宗即位，命直南书房，寻授内阁学士。擢刑部侍郎，以衰老不能理刑名，疏辞，调礼部。充世宗实录副总裁。诏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，命与鄂尔泰、福敏董其事。复命直上书房，课皇子读。乾隆元年，乞休，命解侍郎任，加尚书衔食俸，仍在内廷行走，领诸馆事。二年，上临雍，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，改宰我、冉求两庑，而进南宫适、虑不齐升配。下大学士九卿议，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，馀寝未行。复乞休，上曰：“徐元梦年虽逾八十，未甚衰惫，可量力供职。”四年正月，召同诸大臣赋柏梁体诗。寻加太子少保。

六年秋，疾作，遣太医诊视，赐葭药。冬十一月，疾剧，上谕曰：“徐元梦践履笃实，言行相符。历事三朝，出入禁近，小心谨慎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寿逾大耋，洵属完人。”命皇长子视疾。疾革，复遣使问所欲言。徐元梦伏枕流涕曰：“臣受恩重，心所欲言，口不能尽！”使出，呼曾孙取论语检视良久。翌日遂卒，年八十七。上复命和亲王及皇长子奠茶酒，发帑治丧。赠太傅，赐祭葬，谥文定。孙舒赫德，自有传。

蒋廷锡，字扬孙，江南常熟人，云贵总督陈锡弟。初以举人供奉内廷。康熙四十二年，赐进士，改庶吉士。四十三年，未散馆即授编修。屡迁转至内阁学士。雍正元年，擢礼部侍郎，世宗赐诗贤之。廷锡疏言：“国家广黉序，设廩膳，以兴文教，乃生员经年未尝一至学宫。请敕学臣通饬府、州、县、卫教官，凡所管生员，务立程课，面加考校，讲究经史。学臣於岁、科考时，以文艺优劣定教职贤否。会典载顺治九年定乡设社学，以冒滥停止。请敕督抚令所属州、县，乡、堡立社学，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社师，量给廩饩。乡民子弟年十二以上、二十以

下有志者得入学。”下部议，从之。二年，奏请续纂大清会典，即命为副总裁。调户部。

三年，命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察阅京仓。寻疏言：“漕运全资水利，宜通源节流，以济运道。山东漕河，取资汶、济、泲、泗四水，而四水又赖诸泉助成巨流。山东一省，得泉百有八十，其派有五，分水、天井、鲁桥、新河、沂水是也。五派合为一水，是名泉河，旧设管泉通判。今虽裁汰，仍设泉夫。请饬有泉州县，督率疏濬。济南、兖州二府为济水伏流之地，若广为濬导，则散湮沙砾间者，随地涌见。应立法泉夫濬出新泉，优赉银米，岁终册报，为州县课最。诸泉所汇，为湖十五，各设斗门为减水闸，以时启闭。漕溢则减漕入湖，漕涸则启湖济漕，号诸湖为水櫃。其后居民壅水占耕，坝圯闸塞，低处多生菱草，高处积沙与漕河堤并。请察勘未耕之地，就低处挑深，即以挑出之土筑堤，复水櫃之制。诸湖开支河，以承诸泉之入，益漕河之流，建闸以时减放。旧制，运河於每岁十月筑坝，分泄诸湖，来春三月冰泮，开坝受水。法久玩生，筑坝每至十一月，则失之迟；开坝在正月初旬，又失之早。请饬所司筑必十月望前，开必二月朔后，以循旧制。汶水分流南北，运道攸赖。明宣德间，筑戴村坝於汶水南，以遏汶水入泲；建坎河坝於汶水北，以节汶水归海。嘉靖时，复堆积石滩，水溢纵使归海，水平留之入湖。岁久颓废，万一汶水北注，挟湖泉尽归大清河，四百馀里运道所关非小。请饬总河相度形势，修复旧石滩，改建滚水石坝，以为蓄泄。”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携仪器輿图，会总河齐苏勒、巡抚陈世倌履勘，请如廷锡奏。下九卿议行。

四年，迁户部尚书，充顺天乡试考官。既入闈，谕曰：“廷锡佐怡亲王董理户部诸事，秉公执正，胥吏嫉妒怀怨。今廷锡典试，或乘此造作浮言，妄加谤议。令步军统领、顺天府尹、

五城御史察访捕治。”寻命兼领兵部尚书。遭母丧，遣大臣奠茶酒，予其母封诰，发帑治丧。命廷锡奉母丧还里，葬毕还京，在任守制。六年，拜文华殿大学士，仍兼领户部，充圣祖实录总裁。七年，加太子太傅。命与果亲王允礼总理三库，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。九年，廷锡病，上遣医疗治。十年夏，病复作，上命日二次以病状奏。闰五月，卒，上为辍朝，遣大臣奠茶酒，赐祭葬，谥文肃。

廷锡工诗善画，事圣祖内直二十馀年。世宗朝累迁擢，明练恪谨，被恩礼始终。

子溥，字质甫。雍正七年，赐举人。八年，进士，改庶吉士，直南书房，袭世职。廷锡卒，溥奉丧归，命葬毕即还京供职。十一年，授编修。四迁内阁学士。乾隆五年，授吏部侍郎。疏言：“凡条奏发九卿会议，主稿衙门酌定准驳。会议日，书吏诵稿以待商度，其中原委曲折，一时难尽。请於会议前二日将议稿传钞，俾得详勘畅言。至命、盗案，刑部例不先定稿，俟议时平决；不关命、盗各案，亦宜先期传知，庶为审慎。”下部议，如所请。

八年，授湖南巡抚。九年，疏言：“永顺及永绥、乾州、凤凰诸处苗民贪暴之习未除，城步、绥宁尤多狡恶。臣整饬武备，渐知守法。”谕曰：“驭苗以不扰为要，次则使知兵威不敢犯。此奏得之。”旋劾按察使明德不详鞫盗案，夺官；驿盐道谢济世老病，休致。给事中胡定奏请湖南滨湖荒土，劝民修筑开垦，令溥察议。溥奏言：“近年湖滨淤地，筑垦殆遍。奔湍束为细流，洲渚悉加堵截，常有冲决之虑。沅江万子湖、湘阴文洲围，士民请修筑开垦。臣亲往履勘，文洲围倚山面江，四围俱有旧堤，已议举行。万子湖广袤八十馀里，四面受水，费大难筑，并於上下游水利有碍。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，当防

湖患，不可有意劝垦。”上韪之。

十年，授吏部侍郎、军机处行走。十三年，擢户部尚书，命专治部事。十五年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命协办大学士，兼礼部尚书，掌翰林院事。二十年，兼署吏部尚书。二十四年，授东阁大学士，兼领户部。二十六年，溘病，上亲临视。及卒，复亲临奠。赠太子太保，发帑治丧，赐祭葬，谥文恪。

子櫛，进士。自编修累迁兵部侍郎；赐擢，初授云南楚雄知府，再至户部侍郎。并坐事夺官，左授光禄寺卿。复夺官，以世职守护裕陵。

迈柱，喜塔拉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初授笔帖式，三迁户部员外郎，授御史。康熙五十五年，巡视福建盐课。雍正元年，巡视宁古塔。三年，命如荆州会将军武纳哈籍前任将军阿鲁家，偿侵蚀兵饷。议荆州近县民有原鬻地者，官购俾兵耕种，或招佃徵租，兵婚丧量饮之。下部议行。

擢工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命如江西按治德安知县萧彬、武宁知县廖科龄亏帑，并命察通省钱粮积弊。寻命署巡抚。疏请以江西额徵丁银摊入地粮，从之。五年，授湖广总督，命俟江西事毕赴任。迈柱疏陈：“江西仓穀亏缺，弊在无穀无银，虚报存贮，及至交代，又虚报民间借领，后任徵追，悉归无著。又或出棗仓穀得价侵用，及至交代，以二钱一石折价，后任不敷余补。又或因不敷之故，并此折价而亦侵用，及至交代，复称民欠，多方掩饰。皆因前任巡抚裴懋度，布政使陈安策、张楷徇庇所误。”上为夺懋度等官，察究追完。又言：“江西通省公用需款，请视河南、湖广诸省例，提州、县耗羨二分充用，另提充各员养廉，多至一分五釐，少至四釐，馀仍留州县养贍。巡抚及司道，亦於所提一分五釐内量行支用。”又言：“江西被灾州县，设厂煮赈，米价石至一两三四钱。请於未被灾州县

发银预购平糶。”又言：“南安、赣州，闽、广交界，及鄱阳湖滨，最易藏奸。万载、宁州等地，棚民聚集，素好多事。已饬严整塘汛，操练标兵，豫为之备。”得旨，嘉其条画详晰，令新任巡抚照行。寻讞定彬等俱论斩。并请令徇庇之上官分偿亏帑，上命自雍正六年起著为例。奖迈柱秉公持正，下部议叙，乃赴湖广任。

湖广濒江州县频年被水，迈柱令民间按粮派夫，修筑江堤，议定确估土方夫数及加修尺寸，并岁修抢险诸例。疏闻，上发帑六万，命视工多寡分给。镇筸苗最悍，屡入内地剽掠。迈柱疏言：“臣闻云南提督张国正先任镇筸总兵，以雕剿法治苗。闻有警，诃为何种苗，所属何寨，即携兵驰往，围寨搜擒。如雕之捕鸟，取其速而鸟可必得。臣今与总兵周一德循行此法，但期得罪人而止，不敢多为杀戮。”居数年，又疏言：“收缴六里镇筸土司所藏鸟枪，完整者俾兵充用，余改造农具，给土苗耕作。土苗所用环刀、标枪，亦令给价收缴。”上谕曰：“所奏深得卖刀买犊之意。环刀、标枪，自当收缴，可顺其原，不宜强迫。”疏定苗与民为市，於分界地设市，一月以三日为期，不得越界出入。民以物往市，预报地方官，知会塘汛查验。苗疆州县立苗长，选良苗充民壮，备差遣访缉。鄂尔泰督云、贵，建策改土归流，迈柱亦行之湖广，收永顺、保靖、桑植三土司。永顺设府县，仍其名，又於府西北设县曰龙山。保靖、桑植各设县，仍其名。收容美土司设州，曰鹤峰，所属五峰新设县曰长乐。并改彝陵州为府，曰宜昌，领新设州县。收第冈土司，改永定卫为县，以其地属焉。

上命通察湖广积欠钱粮，都计银三十馀万，令与巡抚马会伯、王国栋同董其事。逾年，报湖南已完六万有奇，湖北已完八万有奇。寻察出沔阳积欠内为官侵役蚀包揽未完者三万有

奇，其实欠在民者三万二千有奇。上以沔阳常被水，民欠命予豁除。七年，迈柱疏请以湖广额徵丁银摊入地粮，从之。迈柱督湖广数年，声绩显著。他所区画，如以汉阳通判移汉口，荆州通判移沙市。又裁施州、大田二卫所，合为县曰恩施，复请改为府，曰施南，设县四，曰宣恩、来凤、咸丰、利川。宜昌既为府，设附郭县曰东湖，又以归州及所领长阳、兴山、巴东诸县隶焉。道州及宁远、永明、江华诸县邻广西，请以永州同知移江华，并分设游击、守备，调驻兵千五百，与广西桂临营月三次会哨。永顺、保靖、桑植三营新立，月饷给米折，永顺石折一两，保靖、桑植石折八钱，以苗疆米贵，不与他营同。上悉如所请。

十三年，召拜武英殿大学士，兼吏部尚书。乾隆元年，兼管工部。二年，以病乞解任。三年，卒，赐祭葬，谥文恭。

同时督抚入为大学士者，又有白潢、赵国麟。

潢，字近微，汉军镶白旗人。初授笔帖式，考授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授福建粮驿道佥事，以父忧去官。服阕，除山东登莱青道佥事，迁贵州贵东道参议。以巡抚刘廕枢荐，就迁按察使。潢操守廉洁，闻於圣祖，擢湖南布政使。未上官，会廕枢以请缓西师，命诣军前察视，潢护贵州巡抚。贵州山多田少，诸镇营兵饷米，於徵米诸州县支发。以运道艰阻，改徵折色，迟至次年春夏，米值昂不足以余。诸驿例设夫百、马四十五，而巡抚以下私函付驿，谓之便牌，役夫至数百。潢奏请兵米於籓库借支，州县徵解归项，并檄诸驿禁便牌。兵民困皆苏。又以贵州僻远，官於外，商於外，皆不肯归，潢奏请勒限回籍。贵州民初以为不便，久之文物渐盛，乃思潢惠焉。

廕枢还贵州，调潢江西。入觐，至热河谒上，即擢江西巡抚。潢革诸州县漕节陋例，并令火耗限加一，旧加至三四者，

悉罢除之，不率者奏劾。湖口关地险港窄，潢度关右武曲港山势开阔，可容千艘，乃濬江口，建草坝，使估舟得聚泊。建亭颂潢德。会城西南有袁、赣二江，至临江合流，旧有堤久圯，春夏水发，往往坏田庐。潢奏请重建，九阅月而成。民自是无水患，号为白公堤。五十九年，奏请补京职，授户部侍郎。擢兵部尚书。六十一年，世宗即位，命协办大学士。寻授文华殿大学士。疏辞，不许。充圣祖实录总裁。雍正三年，以疾乞解任，许之。

潢抚江西时，南昌、吉安、抚州、饶州四府旧有落地税千三百两有奇，设大使徵收。潢以官役苛徵，令停收。巡抚、司道公捐代纳，伪编纳税人名册报部，王企靖、裴幪度代为巡抚，皆如潢例。及汪灏至，以其事闻，且请裁大使。上曰：“国家经制钱粮，岂可意为增减？若此税不当收，潢当请豁免，何得以公捐代完，沽名邀誉？”下部议，夺潢官。灏亦坐左迁，税如旧例徵收。乾隆二年，潢卒，命还大学士衔。

国麟，字仁圃，山东泰安人。祖瑗，手书春秋内外传，史、汉蒙文授之。笃志於学，以程、硃为宗。康熙四十五年进士。五十八年，授直隶长垣知县。当官清峻，以礼导民，民戴如父母。世宗闻其贤，雍正二年，擢永平知府。三迁福建布政使，调河南。擢福建巡抚，调安徽。御史蒋炳奏请州县徵收钱粮，依部颁定额，刊印由单，申布政使覈发。国麟以安徽通省数百万由单由司覈发，恐误徵收，疏请停止。内阁学士方苞疏言：“常平仓穀原定每年存七粃三，南省地卑湿，应令因地制宜。”下部议行。乾隆三年，擢刑部尚书，调礼部，兼领国子监。四年，授文华殿大学士，兼礼部尚书。

六年，御史仲永檀疏劾内阁学士许王猷邀九卿至京师民俞长庚家吊丧，国麟亦亲往，下王大臣勘不实。国麟乞引退，上留之。俄，给事中卢秉纯复论国麟当上举永檀疏面诘，阳若不知，出告其戚光禄寺卿刘藩长，藩长被命休致；国麟又告以为侍郎蒋炳所劾。上命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召国麟及藩长相质，藩长力辩。上命毋深究，令鄂尔泰、张廷玉谕国麟引退。国麟疏未即上，上降诏诘责，左授礼部侍郎。七年，擢尚书。国麟乞引退，不许。逾数月，复以请，上不悦，命夺官，在咸安宫效力。八年，乃许其还里。十五年，诣京师祝上寿，赐礼部尚书衔。明年，卒。

田从典，字克五，山西阳城人。父雨时，明诸生。寇乱，挈子及兄之孤徙避，度不能兼顾，弃子负兄子以走。贼退，求得子草间，即从典也。

从典笃学，以宋五子为宗。康熙二十七年，成进士。旋居父丧，事必遵家礼。服终，就选。三十四年，授广东英德知县。县地瘠，赋籍不可稽，诡寄逋逃，民重困。陋例两加至八九钱，名曰“均平”。从典尽革之，清其籍。

四十二年，行取，四十三年，授云南道御史。疏言：“督抚不拘成例，请调州县，有秉公者，即有徇私者。州县求调，其弊有三：图优缺，避冲繁，预为卓荐地。督抚滥调，其弊亦有三：徇请托，得贿赂，引用其私人。名为整顿地方，简拔贤良，实乃巧开捷径。屡经败露，有骇听闻。嗣后请除江、浙等省一百一十馀县钱粮难徵，及边远烟瘴地，仍旧例调补，其他不准滥调。”又疏言：“京官考选科道，令部院堂官保送，恐平日之交结，临时之营谋，在所难免。请敕吏部，遇考选科道，凡正途部属，及自知县升任中、行、评、博，与翰林一体论俸开列，听候考选。”均下部议行。巡视西城，罢铺垫费。察通

州仓储，僦神祠以居，庙祝不受值，不入也。

四十九年，擢通政司参议。屡迁转授光禄寺卿。寺故有买办人，亏户部帑至四十一万馀，从典请限年带销。迁左副都御史，再迁兵部侍郎，并命兼领光禄寺。五十八年，迁左都御史。两江总督常鼐疏言安徽布政使年希尧、凤阳知府蒋国正婪取，为属吏所讦。命从典与副都御史屠沂往按，国正坐斩，希尧夺官。五十九年，擢户部尚书。雍正元年，调吏部。二年，协办大学士。三年，授文华殿大学士，兼吏部尚书。六年三月，乞休，优诏褒许，加太子太师致仕。赐宴於居第，令部院堂官并集，发帑治装，行日，百官祖饯，驰驿归里，驿道二十里内有司送迎。入辞，赐御榜联并冠服、朝珠。四月乃行，甫一舍，次良乡，病大作，遂卒，年七十八。上闻，以从典子懋幼，遣内阁学士一、侍读学士一为治丧，散秩大臣一、侍卫六奠茶酒，并命地方官送其丧归里。赐祭葬，谥文端。

懋，自廕生授刑部员外郎，世宗命改吏部，迁郎中，授贵州道御史。乾隆初，迁礼科给事中。疏言河南秋审宽纵，巡抚尹会一、按察使隋人鹏下吏议。又劾工部尚书赵弘恩受赇，夺官，戍军台。迁鱣胪寺少卿。高宗奖懋敢言，超擢副都御史。迁刑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十一年，上责懋奏事每漏言，且嗜酒务博，命解任归里读书。十四年，召授吏部侍郎。以仆从斗殴伤人，责懋旧习未悛，仍命归里读书。家居二十年，卒。

高其位，字宜之，汉军镶黄旗人。父天爵，语在忠义传。其位初隶镶白旗，自笔帖式管佐领。康熙间，以署参领从军驻襄阳。叛将杨来嘉、王会等以二万人出掠，将攻南漳，其位率二十骑觐敌，与遇，越敌队入南漳，与共守，敌围攻不能下。叛将谭弘以三万人犯郟阳，其位将百人扼杨谿铺，与相持七十馀日。粮尽，煮马鞞以食。副都统李麟隆援至，合击，大败之。

寻追论御敌穀城失利，夺官。久之，授火器营操练校尉，袭其祖尚义二等阿达哈哈番。从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讨噶尔丹，战於乌阑布通，破骆驼营，擢参领。授甘肃永昌副将。明法令，筑堡塞，边境肃清。迁湖广襄阳总兵。擢提督，赐孔雀翎、囊鞬、鞍马。调江南。两江总督常鼐有疾，上命其位署理。世宗即位，召入觐，旋命回提督任。奏请保护圣躬，上褒其有爱君之心，温诏嘉许。雍正二年秋，奏飞鸦食蝗，秋禾丰茂。上以蝗不成灾，传示王大臣，赐诗褒之。冬，奏进黄浦渔人网得双夔龙纽未刻玉印，上赐以四团龙补服。三年，授文渊阁大学士，兼礼部尚书，加太子少傅。以衰老辞，不许。改隶镶黄旗。赐寿，赉榜联及白金千。屡乞休，乃命以原官致仕。五年，卒，赐祭葬，谥文恪。

子高起，以廕生授四川茂州知州。累迁兵部尚书，坐事夺官逮治。乾隆初，戍军台，释回。卒。

逊柱，栋鄂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曾祖郎色，太祖时，从其兄郎格来归。逊柱初授笔帖式，擢工部主事。再迁户部郎中，授御史。历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、盛京工部侍郎。召改吏部，擢兵部尚书。雍正五年，署大学士，旋授文渊阁大学士，仍兼兵部尚书。逊柱长兵部十六年，屡陈奏部政，多所考覈釐正。十年，以老，命不必兼兵部。十一年，致仕，卒，年八十四，谕褒逊柱“醇厚和平”，赐祭葬。

尹泰，章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初授翰林院笔帖式，再迁内阁侍读。康熙二十七年，授翰林院侍讲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三十四年，授国子监祭酒。三十七年，改锦州佐领。五十二年，以病罢，遂居锦州。世宗在籓邸，奉命诣奉天谒陵，过锦州宿焉，与语奇之，见其子尹继善。雍正元年，召授内阁学士。迁工部侍郎，再迁左都御史。疏言：“六科书吏，贿通提塘，造

为小钞、晚帖，内开口传谕旨，或误繙清文，甚至伪造上有赐予及与诸臣问对，应请禁止。”二年，充会典总裁。三年，命以原品署盛京侍郎，兼领奉天府尹。疏言：“承德等九州县原徵豆米，多贮无用。请自雍正四年始，停徵黑豆，按亩徵米，按丁徵银，而以原贮米豆视时价出糶。”又言：“关东风高土燥，请掘地窖藏存穀，以节建仓工费。”

四年，山海关总管多索礼疏言应交庄头馀地，尹泰不即派官丈收。命侍郎查郎阿往按，坐解府尹任，仍以左都御史协理奉天将军。将军噶尔闐议设外海水师，尹泰以为旅顺、天津俱有水师，锦、复、盖诸州亦可更番巡察，增设需费浩繁，於巡察无益。别疏以闻。下议政王大臣议，如尹泰言。六年，坐遗漏入官财产，夺官。寻命复官。七年正月，与尚书陈元龙同授额外大学士。寻授东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。十三年，高宗即位，充世宗实录总裁。乾隆元年，以老病乞罢，上留之。尹继善自两江总督入觐，授刑部尚书，俾使朝夕侍养。三年，复乞罢，命以原官致仕。寻卒，赐祭葬，谥文恪。尹继善自有传。

陈元龙，字广陵，浙江海宁人。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，直南书房。郭琇劾高士奇，辞连元龙，谓与士奇结为叔侄，招纳贿赂，命与士奇等并休致。语互详士奇传。元龙奏辩，谓：“臣宗本出自高，谱牒炳然。若果臣交结士奇，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？”事得白，命复任。累迁侍读学士。元龙工书，为圣祖所赏，尝命就御前作书，深被奖许。上御便殿书赐内直翰林，谕曰：“尔等家中各有堂名，不妨自言，当书以赐。”元龙奏臣父之闾年逾八十，家有爱日堂，御书榜赐之。四十二年，再迁詹事。以父病乞养归，赐葭。时正编赋汇，令携归校对增益。上南巡，元龙迎谒，御书榜赐之闾及元龙母陆。之闾卒，丧终，召元龙授翰林院掌院学士。

五十年，迁吏部侍郎。授广西巡抚。值广东岁歉，广西米价高，元龙遣官诣湖南采米平糶。五十四年，修筑兴安陡河闸，护两广运道。并於省城扩养济院，立义学，创育婴堂，建仓贮穀。五十七年，擢工部尚书。六十年，调礼部。世宗即位，命守护景陵。七年，与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额外大学士，寻授文渊阁大学士，兼礼部尚书。元龙在广西，请开例民捐穀得入监。李绂为巡抚，请以捐穀为开垦费。上责其借名支销，命元龙诣广西清理。绂旋奏：“元龙分得羨馀十一万有奇，除在广西捐公费九万，又助军需十万。今仓穀尚有亏空，应令分偿。”及授大学士，命免之。十一年，以老乞休，加太子太傅致仕，令其子编修邦直归侍养。行日，赐酒膳，令六部满、汉堂官饯送，沿途将吏送迎。乾隆元年，命在籍食俸。寻卒，赐祭葬，谥文简。

论曰：轼以德望尊，徐元梦以忠饗重。世宗谴允禩、允禵，徐元梦言：“二人罪当诛，原上念手足情缓其死。”二人者既死，吏议奴其子，轼言：“二人子实为圣祖孙，孰敢奴之？”世宗皆为动容。谅哉，古大臣不是过也。廷锡直内廷领户部，迈柱等领疆节，卓然有绩效。从典、尹泰皆以端谨奉职。古所谓大人长者，殆近之矣。